**目** **录**

[张鸣岐 白雪生(1)](#bookmark1)

[回声 宋永魁咏今(62)](#bookmark2)

[甘巴拉 丁 一 三王向明张子影(126)](#bookmark3)

[我家住在大山里 黄伟英(176)](#bookmark4)

**张** **鸣** **岐**

白雪生

白雪生，男，42岁，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中共 锦州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主要作品有话剧《毛泽东与萧 军》、《家常理短》,评剧《山村新苗》、《弯弓河畔》、《茉莉花》, 电视连续剧《张鸣岐》等。

人 物

张鸣岐——中共锦州市委书记，49岁。

杨 晔——锦州市有线电视台记者，26岁。 张秀和——凌海市委办秘书，28岁。

张雪松——张鸣岐的女儿，22岁。

张瑞松——张鸣岐的儿子，18岁。

王桂香——张鸣岐的妻子，45岁。

鲁处长——省交通厅处长，30多岁。 老烈属——女，近80岁，遇难者亲属。

张士毅——30多岁，锦州第一任市委书记，烈士。 神 牛——三轮车夫，某亏损企业职工。

肖志侠——女，企业家，40多岁。

姜大炮——锦州市某局局长，后被撤职，54岁。

沈善谋——著名经济学家，65岁。

小 许——锦州市委办秘书，28岁。

吴村长——某村民委员会主任，37岁。

青 嫂 — -- 女，蔬菜专业户，32岁。

刘 晶——女，锦州市有线电视台记者，19岁。

锦州市领导、干部群众，遇难家属，村姑甲、乙、丙， 军、警战士、列车长、列车员、总指挥、通讯员。

〔这是再现与表现、写实与写意相兼容，戏剧性、纪实 性、叙述性相统一的一种戏剧形态。剧中场景或十 字路口或居室客厅或烈士陵园或车站月台；时而厂 部花坛时而田园棚舍时而大河长堤。时空转换自 由、角度多变，在创造具象的同时又不失其抽象性、 概括力、象征感和诗意美。

〔充分利用光色及不同部位光源，用以切割表演区， 制造不同环境氛围和人物心理情调。

〔藉音乐的表现力，渲染剧中各种复杂的情绪，表现 人物微妙的情愫，激发观众情感，产生强烈的共鸣。

〔文字投影：“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有一支数量可观的 干部队伍。过去，他们曾以辉煌的业绩和重大的奉 献赢得过人民的信任和崇敬。然而，由于‘文化大革 命’的摧残和商品大潮的冲击，他们的形象受到了严 重的伤害。历史和现实造成的恶果正由新一代当官 的人默默承受。他们渴望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 候，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本剧就是在这个历史条 件下发生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画外音：“1994年7月13日，辽宁西部连降暴雨，锦 州遭受了三十年未遇的特大洪峰袭击。经组织军民 奋力抢险，主堤完好无损，全区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无一伤亡。但是，连夜赶赴抗洪前线指挥的锦州市 委书记张鸣岐一行十一人，在巡视凌海市尤山子村 险段时，突然失踪。无数脱离险境的群众，沿岸搜 寻，高声呼唤：鸣岐书记，你在哪里?…… ”

〔幕启。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呼唤声声，此起彼伏。

〔倏地，漆黑的剧场中，猛然立起一排歌舞队员，着 军、警、民装，持电筒、火把，数道光柱射向观众席。

〔音乐顿起。歌舞队涌上舞台，张开雨伞翩然起舞。 〔须臾，骤雨初歇，歌舞队拢伞散去。舞台高处露出 一尊塑像，一束红色追光打在塑像身上。

〔稍顷，张雪松手持雨伞款款走上台。

张雪松 (慢慢走近塑像)爸爸，你是我心中的偶像。这些年 来，我一直在努力走进你的心灵。听到你失踪的消 息后，党和政府组织了那么大的力量，还有那么多的

人民群众，都自发寻找你。妈妈、弟弟哭得好伤心， 而我却总不相信从此你会离去。说不定在什么时 候，也许你会突然推开家门，走近我的身旁，大声喊 我一声——

〔塑像——张鸣岐突然活动起来。 **张鸣岐** 雪松……

**张雪松** (意外地)爸? **张鸣岐** 雪松!

**张雪松** 爸爸! **张鸣岐** 雪松!

**张雪松** 爸，(扑向张鸣岐)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吗? **张鸣岐** 傻孩子，爸爸还有假的吗?

张雪松 爸，这些日子我特想你。

张鸣岐 爸爸也想你啊。好了好了，别哭啦。

张雪松 老爸，你在别人眼里是个官儿，可在女儿眼里，只是

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所有的虚构、夸张、美化都比不 上你本人生动、真实。

张鸣岐 (与张雪松一起走下高台，坐在台下阶梯上)是啊，我 只是一个普通的生命，任何色彩也遮盖不了我。

**张雪松** 在家里，只有我爱和你辩论。人说，我既有恋父之 情，又有叛父意识，说我是解开你心灵秘密的一把钥 匙。

张鸣岐 你是我的影子嘛。我喜欢这种心灵深处的真实对 话 。

**张雪松** 这些天，我总在琢磨一个问题。

**张鸣岐** 嗬，又是一个关于人生的哥德巴赫猜想?

**张雪松** 我不明白：你失踪，亲人想着你、念着你，这不奇怪。

可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寻找你、呼唤你，这是为什么? **张鸣岐** 可能这是人们的厚爱。

**张雪松** 厚爱?一个厚爱就能回答了吗?

**张鸣岐** (思考)嗯，也许人们表达了一种愿望。 **张雪松** 愿望?

**张鸣岐** 对，愿望。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或许能从中找

出答案。那是1993年1月31日在新民发生的一件 火车与汽车相撞的事 …… (下)

*〔切光。*

〔张雪松出现在光圈里。

**张雪松** 就在这个路口，就是这片庄稼地，公共汽车与列车正 面相撞，当场死伤八十九人，造成建国以来最大交通 恶性事故。几个小时后，我爸驱车赶到现场。那里 真是惨不忍睹，那场面像恶梦似地在人们眼前出现

〔紧张的音乐中灯明。

〔警笛呜叫，车灯闪闪，人们从四处奔向出事地点。 〔少顷，张鸣岐随鲁处长及一干部上。

**鲁处长** 张副市长，这是事故发生现场，正在清理。

**张鸣岐** (心情沉重地)我是主管副市长，这路口事故频发，我 早该发现，指令设卡。(痛心地)七、八十条人命啊， 说没就没啦 ……

**鲁处长** 你刚来沈阳上任，责任不在你。联席会上各部门都 主动承担责任。

张鸣岐 我要竭尽全力请铁路、公交、当地政府、保险公司、民 政部门、死者单位……拿出爱心；我亲自出面一个单 位一个单位去化缘；八十九家遇难者亲属，我一家一 家去看望安顿，以慰死者在天之灵。

**鲁处长** 几名死者家属代表哭喊着要见市领导。家属很不冷 静，你最好回避一下。

**张鸣岐** 不，我这就去看他们。

〔一村干部带众死难者亲属上。

一少女 (哭着扑上来)张市长!我爸今天给我买皮夹克去 了，我不要皮夹克，我要我爸爸……

〔众人围住张鸣岐，一片嘈杂。

张鸣岐 乡亲们，市委市政府派我来看望大家。我是主管副 市长，没有保护好你们的亲人，我对不起你们 …… (伤心俯首，良久，抬起头已是泪水满面)大家有要求 跟我提，有怨气朝我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不为人 民负责，要我这个市长有啥用?

**一家属** 张市长，死者的抚恤金怎么给?

**张鸣岐** 我把实话告诉大家，按照标准，规定每名死者抚恤金 两千元。

〔众人不满声、怨声一片。

张鸣岐 但是，尽管政府十分困难，也绝不能委屈大家。我召 集了各部门联席会，各家主动出资理赔，这次破个 例，抚恤金想方设法多给一些。我知道，就是十万百 万也换不回来你们的亲人，这只是各方面的一点情

义，微不足道。 众 人 市长，市长……

〔老烈属从舞台深处拄杖走上。

**老烈属** (神思恍惚地呼唤着)儿啊，媳妇，孙子，吃饭了，回家

来吧 ……

**张鸣岐** 这老人是谁?

村干部 这是咱村老烈属，今儿个她一家三口都……

**张鸣岐** (急忙上前扶住)老人家!

**老烈属** 你是谁?

**村干部** 这是咱张副市长。

**老烈属** 市长啊，我老糊涂了，我咋就让他们都坐这趟车进城 呢?

**张鸣岐** 老人家，您千万要保重身体。

老烈属 (竭力压抑着)解放战争那咱，我丈夫在黑山阻击战 中牺牲了 ……可还给我留下了个儿子，我觉着这日 子还有奔头。四十多年了，我老婆子还真挺过来了 ……眼下啊，我一家四口，也算全科儿。儿子、媳妇、 孙子，吃饭一张桌，睡觉一铺炕，挨膀靠脊儿的热闹 着呢。最可人疼的是我那大孙子，一进家就奶奶、奶 奶地叫，小嘴啊甜着哪……可今儿个呢，一眨眼的功 夫，都走了，都走了，再也不回来了……不说了、不说 了，哪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呀……

**张鸣岐** (对工作人员)请尽快组织人力找齐尸体，缺肢体的 安装假肢，千方百计让家属见到完整的亲人遗体。

**工作人员** 是 。

老烈属 市长啊，难为你了，做到这样啊，可以了。 张鸣岐 大妈!

老烈属 掏心说，这事不怨你。政府也不愿死人哪，天灾人祸 谁也免不了。出事啦，大伙怨政府，骂市长，话挺难 听，市长啊，你别见怪……

张鸣岐 (抽泣着)大妈，我懂，大伙儿看重的不是那几个钱 儿 。

老烈属 凭心说，这钱给的不少了。可再给这些，让我这老婆 子咋花呀?这都是儿孙的血肉钱哪!我没别的要 求，给我那一家子发送完，剩下的我一分不要，留着 给政府修修这个路口吧，别再出事啦……儿啊、孙 子!奶奶回家啦，这就回去给你们看家去……往后 啊，就剩我这孤老婆子打发这有今儿没明儿的日子 啦。(捶胸顿足，撕心裂肺地)一大家子打我这儿就 算绝户了，绝户了!

**张鸣岐** (发自内心地)老人家，往后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保证 难不着您!

**老烈属** 有你这句话我知足了 …… (双膝一弯，几欲下跪)

**张鸣岐** (猛然跪在老烈属脚下)老妈妈! **老烈属** 儿子?

**张鸣岐** (大声地)哎 … … (与老烈属相拥相抱) 〔《父老乡亲》的歌声徐起：

“我住过不少小山村， 到处有我的父老乡亲。

小米饭把我养育， 风雨中教我做人。 一声声唤我乳名，

几声叮咛几多期待几多情深。 啊，父老乡亲，

我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

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 … "

〔歌声中，歌舞队员围着老烈属翩然旋转，最后， 一齐 匍伏在老烈属四周。

〔老烈属慢慢走向舞台高处，宛如一座雕像。 〔收光。

三

〔张雪松出现在追光里。

张雪松 老烈属的话震憾了爸爸的心灵，我的感情也受到了 巨大的冲击。从那以后，爸爸总觉得老烈属的眼睛 在盯着他。我说那是上帝的眼睛。爸爸说，不，那是 母亲的叮咛。也许就是从那一天起，爸爸找到了他 的人生站位。不久，市政府换届选举，爸爸的人生历 程又经历了严峻的一关。

〔 灯 明 。

〔张鸣岐家。

〔张呜岐上，妻子儿女从内室迎出。 **张雪松** 老爸，快透露一下选举结果吧。

**张鸣岐** (莞尔一笑)怎么,都急不可耐了? **张瑞松** 快点吧，我妈早都坐立不安了。

**王桂香** (佯怒地)去!

**张鸣岐** 我到沈阳工作仅仅八个月，就得到了沈阳人民的信 任，我很感动。

**张雪松** 这么说，你当选了?

**张瑞松** 噢，祝贺老爸竞选成功!

王桂香 入席吧，张副市长。 张雪松

请!

张瑞松

王桂香 尽管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但会是一位好市长

张雪松 虽然你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却是一个受人爱戴的

公 仆 。

〔 众 人 笑 。

张鸣岐 可是这时候我却想起了他。 众 人 谁?

张鸣岐 冯副市长。他比我年轻，又熟悉沈阳工作，我翻过来 掉过去地想，也许他比我更合适……

王桂香 行。鸣岐，你在春风得意之时，还能想到别人。 张鸣岐 所以呀，我既高兴又很不安。

张雪松 竞争时代，优胜劣汰，如果你能胜任，就不必不安；如 果你缺乏自信就激流勇退，我相信老爸不会官迷心 窍。

张瑞松 (鼓掌)高!老弟深表赞同 〔 众 人 笑 。

张鸣岐 你们这么高兴，假如我落选了呢? 张瑞松 不可能。

张鸣岐 我是说如果……

王桂香 你正好借机休养身体。市里不缺你，咱家需要你。

张瑞松 市里少了一位副市长，咱家多了一位好家长，我以同 样心情欢迎你，老爸万岁!

张雪松 假若这是真的，老爸你能经受这种失落吗?

张鸣岐 没有大痛苦就没有大境界，承认现实，战胜自我，才 是现代人品格。

张雪松 老爸，我佩服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面对起浮沉落 荣辱不惊，潇洒从容，是男子汉风范!

张鸣岐 (心情矛盾地)如果给我提供一个舞台，我真想尽展

才华，叱咤风云，大干一场，也不虚此生，可是…… 王桂香 (敏感地)鸣岐，结果到底怎么样?

张雪松 爸，你究竟当选没有? 张鸣岐 没有。

张瑞松 那你落选了? 张鸣岐 也没有。

王桂香 既没当选又没落选，到底是咋回事呀?你说呀。

张鸣岐 大会最后统计结果是，我和冯副市长票数相同，因

此，人代会决定延期一天，重新选举。 〔 静 场 。

王桂香 鸣岐，想开一点，无官一身轻。

张瑞松 老爸，顺其自然吧。天涯何处无芳草，英雄脚下路千 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张雪松 不，人生难得一搏。(哼起《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

争 …… " 张鸣岐 跑调啦。

张雪松 中国足球中场表现都很优秀，臭就臭在那临门一脚! 张鸣岐 你是鼓励老爸带球射门?

张雪松 对，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王桂香 你这也是咎由自取。你不是沈阳“坐地户”,当初要 是能听别人劝，春节时走动走动……可倒好，为了避 嫌，干脆带全家回哈尔滨。

张雪松 别假冒诸葛亮了，老爸，只要你今晚给熟人打个电 话，多出一张选票，就能挽狂澜于既倒，扳回关键一

局 。

张鸣岐 一个电话打出去，我就不是我了。

**张雪松** 拿破伦说，制造历史的人不怕弄脏自己的手套。未 来的女名人张雪松说，每临大事当果断，老爸，你还 顾忌啥?

**张瑞松** 现代人讲的是推销自己。优柔寡断会坐失良机，傻

爸，你太不现代了! **王桂香** 鸣岐，你在想啥呢?

**张鸣岐** 说心里话，我也怕选不上。可平常咱都瞧不起削尖 脑袋往上爬的人，轮到个人了，就腆着脸去拉选票， 就算当选了，也露脸了、风光了，可那还是我吗?失 去自我的人能叫现代人吗?我想好了，宁可不要这

个官儿也不能扭曲个人，还是做人要紧! 众 人 做人要紧?

〔停顿，众人默默走开。 **王桂香** 来，给你爸爸拿酒来。

〔一家人擎起酒杯，一齐向张鸣岐敬酒。 **张雪松** 我的傻爸呀 ……

**张鸣岐** (轻声地)干杯!

〔在清脆的碰杯声中收光。

〔张雪松出现在追光里。

张雪松 没想到，我爸做了另外一种选择，他向人民代表大会 递交了一份报告，也给我留下一个无法完全破译的 谜团 ……

〔张鸣岐画外音：“经过认真考虑，从事业出发，我决 定自愿放弃候选人资格，特向本届人民代表提出申

请，恳请全体代表理解并给予支持。本人卸任之后， 一定服从组织安排，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 生，鞠躬尽瘁。”

〔音乐中收光。

四

〔张雪松出现在追光里。

张雪松 几个月之后，省委一纸调令，把我爸派往锦州担任市 委书记。不知为什么,上任不久，他就到了辽沈战役 纪念馆，他去寻找什么呢?

〔 灯 明 。

〔辽沈战役纪念馆。

〔枪炮声、冲锋号声，战场厮杀声此起彼伏。 〔一束红色追光射向烈士张士毅塑像。

〔张鸣岐走向塑像。

**张士毅** (画外音悠远苍劲)你来了 ……

**张鸣岐** 我来了。张士毅同志，一站在你的面前，我立刻找到 了锦州的感觉。

张士毅 (画外音)作为锦州市第 一 任市委书记，我欢迎你。 (伸出手来)

张鸣岐 你的声音怎么这么苍凉?

张士毅 (朗声大笑，疾步走下平台)哈哈哈哈!久违了， 一晃 五十年喽。当年我率兵骑马出关，从日伪手里接管 了这座城市，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废墟。今天，虽

然古塔还在，但锦州已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了。(走 到张鸣岐面前，指着舞台下面)下面坐的都是什么 人?

**张鸣岐** 大多数都是你的后代子孙。

**张士毅** 噢，有的像我，有的根本不像，有的让我看见就别扭! ……咳，死了还操这份心。老弟，作为锦州今天的主 帅，守业难吧?

**张鸣岐** 现在我既是守业又是创业，既有压力又有困惑。 **张士毅** 困惑?你们现代人 一 张嘴就冒新名词。

张鸣岐 辽沈战役中锦州是主战场，这次环渤海经济战役，锦 州是辽西中心城市，应该发挥主要作用。你能告诉 我制胜之策吗?

**张士毅** 用兵之道全在于因时因地而异，可以千变万化；但决

胜之本却是千古不变，关键在于赢得民心。

**张鸣岐** 赢得民心?

张士毅 对。当年国民党占据锦州拥兵自重，可在一夜之间 被我们打得土崩瓦解，他们不是败于武器装备，而是 败在失去人心。

**张鸣岐** 战争年代，凭着一杆枪加上不怕死，高喊一声“跟我

上!”群众就会一呼百应。可如今搞市场经济…… **张士毅** 什么,什么经济?

张鸣岐 市场经济。一搞市场经济，生活富裕了，人心却复杂 多了。整个社会的兴奋点都集中在金钱上，不瞒你 说，有时候我真感到畏难……

张士毅 同志，这可是个新的考验哟。(走到台前)胜利了、和 平了，人们追求幸福，讲究点物质享受是应当的。可 是在每天参观者的眼神里，我分明看见了一种忧虑，

一种对战争年代那种精神的怀念。毛主席说过，锦 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沈战役的时候，我们的战士一 个都不吃。可是，今天，当人民的苹果摆在面前，你 们还能做到当年那样吗?

**张鸣岐** (沉思)问得好……(蓦然转身，面对观众爆发地)问 得好!

**张士毅** 哎，你还经常唱国际歌吗?

张鸣岐 有时唱，不过有时有点走调，大概我五音不全吧?

**张士毅** 我嗓子虽然不好，我可不走调，要不我唱给你听听? 张鸣岐 我要是练练，一定能比你唱得好!

张士毅 练吧练吧，唱别的歌走调行，唱国际歌可不能走调。 江山辈有英雄出，一任自有一任的使命，我相信你会 比我们干得漂亮。

**张鸣岐** 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张士毅** 人哪，就是几十年的活头，关键在于生命的质量。

**张鸣岐** 有人干事为当官，有人当官为干事，有人当官却不想 干事儿……

**张士毅** 说得好。哎，我该走了。

**张鸣岐** 你上哪去?

**张士毅** 回辽沈战役纪念馆站着呗，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 (转身大步走上平台，挺身而立，忽又弯下腰来)哎， 老弟，你能读懂脚下这片土地吗?

**张鸣岐** (思索)读懂土地!这是一本书吗?

**张士毅** 对，这是一部厚重的书，你在这本书里看到了什么?

**张鸣岐** 我看到了，这里是一片红色。

**张士毅** 对，这是千千万万不知姓名的奴隶泪、英雄血啊! (直起身来，又恢复塑像的姿态)

**张鸣岐** (肃然)谢谢你，张士毅同志。你在我心里描下了一 块悲壮的红色，我一定要读懂这片土地。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这条历史的规律不仅仅说给反动派!

〔音乐声大作，收光。

五

〔张雪松出现在追光里。

**张雪松** 于是在这片土地上，爸爸开始耕耘了。不知道有多

少个白天夜晚，不知道在多少条大街小巷，我爸总往 人堆里钻，到处和人聊天唠嗑。有一天在锦州山西 街，他跟一位登三轮的神牛师傅侃起了大山。

〔 灯 明 。 〔 街 头 。

〔神牛登着车晃晃悠悠上。

**神** **牛** (哼着自己填词的流行歌曲《纤夫的爱》) 哥们儿登神T,

锦州满街走， 晃晃悠悠，

赚钱打壶酒 ……

〔张鸣岐随后上。 **张鸣岐** 师傅，师傅!

**神** **牛** 噢，又是你。

**张鸣岐** 师傅，麻烦你再把我拉回去。 神 牛 拉回去?

**张鸣岐** 噢，钱我照付。

**神** **牛** 你是吃饱了撑的呀?

**张鸣岐** 我呀，主要想跟你唠唠嗑儿。

神 牛(略一思忖)噢，好使。我看你没啥事，你等会，我打 点 气 。

**张鸣岐** 来来来，我给你打。 **神** **牛** 别别，不用不用。 **张鸣岐** 我来我来。

**神** **牛**那也行，我吃个烤地瓜垫巴垫巴。(剥地瓜) 张鸣岐 听说，你是“神牛协会”的头儿?

神 牛 ((乐了)那帮登三轮的瞎忽悠呗!

**张鸣岐** 你还挺谦虚呢。锦州的“神牛”可真不少。

**神** **牛** 那是，没听那句磕儿吗?“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 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胆小……”我又 给加一条，不到锦州不知道“神牛”遍地跑。你瞅瞅， 高楼林立、“神牛”遍地，这是锦州一景儿。

〔张鸣岐登起三轮骑走。 **神** **牛** 喂，你还真行啊!

**张鸣岐** 哎，这登“神牛”的都是亏损企业的职工吗?

**神** **牛** 那是。满街筒子没旁的，整个儿全是工厂的主人翁! 我就纳闷儿：这市场经济大潮猛不丁地一来，咋冒出 这些街溜子?

**张鸣岐** 现在有种流行说法，这叫“阵痛”。

**神** **牛** 啥“阵痛”啊，别遮溜子了。咱是个老爷们儿，没生过 孩子不知道哪疙瘩疼，可咱也多少懂得点儿，总不能 一个劲儿肚子疼，不见孩子生下来吧?

张鸣岐 (沉思着)应该搞一个“再就业”工程，免费培训待业

人员，使他们能够寻找新的出路，走向新的岗位。 **神** **牛** 我看你这人挣钱不多，操心不少。

**张鸣岐** 我呀，瞎操心。哎，你会唱国际歌吗? 神 牛 过去会来的，现在词儿都忘了。

张鸣岐 我唱给你听。(唱起来)“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 们自己!"哎，我走调没?

**神** **牛** 我哪儿懂那个。哎，你上车。我只会唱(也唱了起 来)哥哥我登“神牛”……嗨!还是你唱的对，是得靠

自己。都挤挤插插在一棵树上，就不如八仙过海各

显其能。趁热乎，你也来一块地瓜。 〔张雪松突然出现在剧场一角落。

**张雪松** 爸爸，你不能吃! **张鸣岐** 为啥?

**张雪松** 你有糖尿病，不能吃甜的。

**神** **牛** 咋的，你瞧不起咱哥们儿咋的?

**张鸣岐** 谁说的?(把地瓜接过来，咬了一口) 神 牛 (高兴地一拍张鸣岐肩膀)够哥们儿!

**张雪松** 你呀，真没治。 **张鸣岐** 去 !

〔张雪松隐去。 神 牛哎，听说没? 张鸣岐 什么?

神 牛咱市又来一个新书记。 张鸣岐 (感兴趣地)都咋说的?

**神** **牛**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一茬接一茬，都跟我们“神

牛”似的。 **张鸣岐** 咋的?

神 牛掉链子呗。 张鸣岐 那为啥?

**神** **牛** 下派的干部头年熟悉熟悉，第二年琢磨干点儿事，第 三年就颠儿了。这当官儿的，属小孩儿拉尼尼— 总挪窝。(神秘地)听说这新书记是沈阳的副市长， 叫差额选举给差下来的。

**张鸣岐** 这么说这个书记也不怎么样啊。(淡淡一笑)你消息 挺灵啊!

神 牛 锦州有几大特产：亏损企业多，小道消息多，上访专 业户多，歪打官司邪告状的多。就是神仙来了也得 栽这儿。哎，我看你刨根问底像个话痨似的，不是个 大“冒号”下来私访的吧?

**张鸣岐** 你神牛还怕这些?

**神** **牛** (满不在乎)哼，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 谁。

**张鸣岐** 你看我像吗?

**神** **牛** (斜瞥了张鸣岐一眼)我拿眼一撒抹，您哪，撑死也就 是副科级干部，(与张鸣岐同笑)就连个正科级在锦 州街面上坐“神牛”啃地瓜也嫌掉价、丢人、何穆!

〔蓦地，长长一列轿车队在面前驶过，喇叭鸣叫，颇显 气 派 。

张鸣岐 谁摆这么大的谱儿?

神 牛 不是市里有头有脸的，谁能调动这一溜公车?这是 姜大炮给他老娘发丧。听说啊，那流水席摆了上百 桌。

张鸣岐 还有这种事?

神 牛 天天吵吵惩治腐败，一个姜大炮都治不了，你没听老

百姓都咋说的? **张鸣岐** 咋说的?

**神** **牛** 说我们有些干部是上午轮子转，中午盘子转，晚上裙 子转，夜里骰子转。锦州啊，锦州!

张鸣岐 (愤然作色，一把捏碎地瓜)共产党不是属烤地瓜的， 稀软面糊甜。锦州有希望!(转身走开，又回身付 钱)哎，忘了给你车钱。

神 牛 (大大咧咧地一挥手)别扯啦，这你就不够朋友了。 咱好赖也是头儿，小的溜儿也算个“冒号”,比你这副 科级差哪儿呢?搁起来吧。

张鸣岐 那好，有事找我。 神 牛 上哪去找你?

张鸣岐 市委大楼。

神 牛 (望着张鸣岐远去的身影，噗嗤一声乐了)傻帽儿吧， 净挑大个儿扔哪，市委大楼?(大笑，突然发现车里

丢下的车费，深有所感) 〔 乐起收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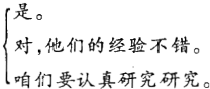
六

〔 锦州钢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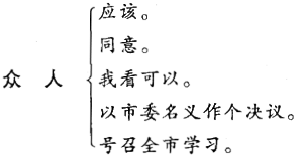
〔肖志侠引张鸣岐等常委一班人戴安全帽走上。

**肖志侠** 大家请这边走。张书记，我们厂的真实情况就是这 样，请各位领导多提意见。

**张鸣岐** 肖厂长，你这位肖大侠呀，要是全市国有企业都像你 钢厂这样，锦州的日子就好过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众 人 

张鸣岐 (兴奋地)锦州经济确有困难，但也充满希望。钢厂 从衰到兴的经验说明，关键在人，在班子。只有坚持 改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从市场寻找出路，企 业才能走出困境。我建议，在全市推出钢厂这个典 型，你们看怎么样?



〔秘书小许上。 小 许 张书记。

张鸣岐 小许，有事吗?

小许姜局长气哼哼地要见你。 张鸣岐 他来了?

小 许 是不是先 ……

张鸣岐 没关系，叫他来吧。

小 许 张书记，他来了不好吧?

张鸣岐 各位同志，你们再去议一议，如何推广宣传钢厂经 验，最好形成个决议。

肖志侠 请吧，请到会议室。(引众人下)

〔姜大炮气冲冲地上，有意咳一声。 **张鸣岐** (迎了上去，伸出手去)噢，老姜啊。

姜大炮 (猛一挥手，气鼓鼓地)免了，别把腐败传染给你! 张鸣岐 (一笑)还没想通啊?

姜大炮 我死也不通!(手指着张鸣岐)你凭什么撤我的职， 凭什么拿我开刀?当初，我可是被市里作为能人启 用的，你知道不?

张鸣岐 知道。你老姜在锦州一跺脚，四门乱颤。可我们要 用的能人，首先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绝不是发挥能 量只顾个人利益的人。

姜大炮 我不就是给老娘办了一次丧事吗?不错，这是违反 了干部准则。可你没来的时候这事还少吗?你这不 是抓我倒霉吗?

张鸣岐 (激动地)群众对你的反映你清楚吗?动用公车、大 办丧事、搭设灵棚、警车开道、大摆宴席、收受丧礼， 群众怨声载道，已经上告纪检委，强烈要求严厉查

处。

**姜大炮** 老张，当初一心盼你来锦州，没承想把你盼来了，我 还栽在你手里了。

**张鸣岐** 论朋友，我为你痛心、惋惜；论同志，讲原则，我不能

不处分你。别忘了我们是共产党! **姜大炮** 共产党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张鸣岐** 在你家，在你家属范围内，丧事任你随便办，没人挡 你。可你兴师动众，满城风雨，你知道老百姓指着一 溜公车骂什么吗?不光骂你姜大炮，而且捎带着共

*产党!*

**姜大炮** 骂吧，骂吧，让他们骂吧，能把我怎么的?

张鸣岐 今天你来了正好，你看看钢广的工人、科技人员和领 导干部都在干什么?他们都熬红了双眼，流血流汗， 把一个亏损企业经过艰苦奋斗，硬是扭亏为盈了，为 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市场经济注入了活力，为工人们 找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面对这些，面对着那些下 岗放假的工人和亏损企业，你不惭愧吗?你良心能 安吗?你还是共产党人吗?听听老百姓私下都议论 什么:说我们有些干部是“上午转轮子，中午转盘子，

晚上转裙子，夜里转骰子!” **姜大炮** 法不责众嘛。

**张鸣岐** 说他们“手太长了，伸到别人兜里去了；身子太歪了 睡到别人床上去了；屁股太娇了，非坐外国小车不 可；心太狠了，不顾老百姓死活；胆儿太肥了，敢把党 纪国法当作耳旁风!”

**姜大炮** 你可以撤掉我，可我问你，你能改变整个社会风气 吗?你也是五十岁的人了，还能干几天?

**张鸣岐** 只要我还干一天，就要向这种风气挑战。 **姜大炮** 我看你是唐 · 吉诃德，拿长矛向风车挑战!

**张鸣岐** 市常委会已经约法三章，领导干部一律不允许进营 业性舞厅，一律不允许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尽量不参 加开业庆典礼仪活动。1994年全市各级机关一律不 准购买小轿车。由我做起，一不吃请，二不应酬，三 不摆花架子，如果我做不到就自动辞职!(怒不可 遏，用力将安全帽摔在地上)

〔张雪松突然出现在观众席里。 **张雪松** 爸，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姜大炮** 是太过分了! **张鸣岐** 什么过分了?

**张雪松** 是不是太不新潮了?

**张鸣岐** 你怎么也染上了流行病? **张雪松** 什么流行病?

**张鸣岐** 人们只要做点应该做的事，不是说他僵化就是左得 出奇，再不就是太虚假。

**张雪松** 时代发展了，传统道德还能保持住吗?

**张鸣岐** 纯属屁话!那要看领导提倡什么了。中国不是有句

俗话吗，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 **张雪松** 上梁不正下梁歪?

张鸣岐 (一步跃上平台)我可能矫枉而过正，但你要知道，蝼 蚁之穴可溃千里大堤。我们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

*方!*

**张雪松** (鼓掌)好!

*〔切光。*

七

〔 灯 明 。

〔渤海大厦客房内。

〔沈善谋正对肖志侠发火。

沈善谋 (抖着手中请束)他张鸣岐有什么了不起?小小锦州 还有比我沈善谋更清高骄狂的吗?沈某不才，也是 名震中外的经济学家，神龙集团的经济顾问，进过中 南海，坐过大会堂的主席台，怎么到你们这儿就受此 慢待?我今天就告辞。

**肖志侠** 沈老，消消气，我们张书记曾经约法三章，一不吃请， 二不应酬 ……

**沈善谋** 偏激之至!难怪东北经济不活跃。

**肖志侠** 他委托我特邀您来锦州讲学，研讨神龙现象，发展股 份企业集团，研究锦州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在这方 面他是很有些想法的。

沈善谋 你肖大侠不愧是现代企业家，女中之强，治厂有方。

但治理一座现代城市，必须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 身，非具世界眼光而无能为也!恐怕贵市这位书记

**肖志侠** 他最近有篇文章发表在日报上，您 ……

**沈善谋** 官样文章，本人向来不感兴趣。

**肖志侠** 他认为要继续解放思想，破除一左二旧的观念，解决

锦州有优无势的弊端 ……

**沈善谋** (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啊嚏! **肖志侠** 这里海风凉。

**沈善谋** (拿过报纸)正好给我擦鼻涕。 **肖志侠** (不满)您……

〔 门 铃 叮 咚 。 〔 服 务 员 上 。

**服务员** 沈老，张书记看您来了。

**沈善谋** (又打了一个喷嚏)对不起，我不太舒服，要去休息。 (拿起报纸，欲入内室)

**肖志侠** 沈老，您给我留点面子。

**沈善谋** (执拗地)他不给我面子我也不给他面子。 **肖志侠** 哎，这里有卫生纸。

**沈善谋** (举着报纸)不，这是对官话套话的最好利用。(急入 内室)

〔 张 鸣 岐 上 。

**张鸣岐** 沈老不在?

肖志侠 刚出去……他这人脾气有点怪，可是对现代经济还 是很有研究的。

张鸣岐 (宽和地)没关系。开放的锦州要走向世界，必须广 纳天下有识之士。神龙现象对我市企业改革很有启 示 。

**肖志侠** 神龙集团实力雄厚，如果能与我们合作 ……

**张鸣岐** 一可以动员他们投资合作；二能促进我市企业深化 改革；三能为我市经济发展战略出谋划策。

肖志侠 可是，沈老对您今天拒绝宴请很不高兴。 张鸣岐 真是对不起。

〔大海涛声阵阵传来。

张鸣岐 听到这外面渤海的涛声，我是坐卧不宁，寝食不安 啊。当今中国正在进行三大经济战役，先是珠江战 役，使广东、海南活力倍增；二是长江战役，使浦东一 带空前繁荣；现在国家经济战略重点从南移向北，提 出环渤海经济战役，锦州作为东北重要出海口和开 放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当年辽沈战役使锦州 震惊中外，这次经济战役也给锦州带来新的机遇。 我们要抓住机遇，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尽 快形成经济发展的优势， 一鼓作气把锦州经济搞上 去，冲出全国、走向世界!我相信真正的有识之士不 会轻视锦州。

〔沈善谋从内室抖着报纸边嚷边上。

**沈善谋** 张鸣岐，张书记，口气不小哇!这篇文章 ……

**肖志侠** 怎么样?

**沈善谋** 确属难得。

**肖志侠** 我没骗您吧?

**沈善谋** 不过，据我所知，我们领导干部的讲话、文章多是出 自秘书之手。

**肖志侠** 这篇文章可确是张书记亲笔所写。 **沈善谋** 哦 ?

**张鸣岐** 恳请沈老赐教。

**沈善谋** 实不相瞒，沈某正是被锦州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而

来。除此之外，在环渤海经济圈中，锦州还有什么值 得称道的呢?

张鸣岐 锦州的特点可用四个字概括。 沈善谋 哪四个字?

张鸣岐 有优无势。

沈善谋 新鲜，精辟，沈某愿闻其详。

张鸣岐 锦州的综合实力在全国被评为40强，其中科学技 术、教育、文化占很大比例。

沈善谋 (颇感兴趣)嗯?

张鸣岐 我市曾经被国务院命名为“大庆”式新兴工业地区 第一只显像管在这里试制成功，第一台半导体在这 里诞生……

肖志侠 第一朵塑料花在这里开放，从此红遍中国，第一根锦

纶丝在这里生产，于是经纶天下 …… 沈善谋 遗憾的是，锦州没有趁势而上。

张鸣岐 所以，我们愿借神龙之势，壮我锦州之优，互惠互补， 共创辉煌。

沈善谋 锦州之优?

张鸣岐 利用锦州优越的地理条件，优秀的科技人才，优惠的 开放政策，再打一场辽沈战役!

沈善谋 (兴奋至极)好，好极了!不瞒你说，原来我以为你只 会访贫问苦、戒酒罢宴，工农干部而已，没想到，(自 我解嘲地)哈哈哈!

肖志侠 (故意地)张书记，沈老需要休息，我们告辞吧?

沈善谋 你这个鬼丫头!走，我请你们喝酒去，咱们接着聊。 张鸣岐 不 。

沈善谋 怎 么 ?

张鸣岐 (微微一笑，从兜里掏出一瓶老酒往桌上一放)我今 天特来捧酒谢罪，当面受教。

**沈善谋** 什么酒?

**张鸣岐** 不喝凌川白，锦州算白来。 **肖志侠** 喝了凌川白——

**众** **人** 锦州、神龙飞起来! 〔三人开怀大笑。

〔 收 光 。

八

〔张雪松出现在追光里。

**张雪松** 大概是上个月吧，也是一天傍晚，我爸来到了一个蔬

菜专业户的塑料大棚里 …… (隐去)

〔 灯 明 。

〔山村蔬菜大棚，一派田园风光。

〔一群村姑们一边劳作一边哼着小调。 **村姑甲** (用手一指)你们往这儿看。

〔吴村长披着中山装走上。

**吴村长** (摆出一副大首长的样子)吴素青，青嫂子! **青** **嫂** 哎哎哎，啥事儿?

**吴村长** 青嫂子，还有你们大伙儿， 一会儿村委会 …… (觉出

有一股味，到处嗅)这帮老娘们儿，也不讲卫生。这 啥味儿啊?

**村姑甲** 呀，这姜滋辣味儿的，不比你媳妇的雪花膏味儿正? **村姑乙** 哎，这味是不咋的，可也比你上次那个奶味强。

**吴村长** 我什么时候有奶味啊，你拿我当三岁小孩呢。

**村姑乙** 得了吧。上次你偷擦了你媳妇的洗面奶，差点没把 我们呛死!

众 人 哈哈哈!

**吴村长** 严肃点!(自己也笑了)别耍大膘了。开会开会，本 村长今天给你们开个会。一会儿，张书记备不住过 到这儿来。

众 人 哪个张书记啊?

**吴村长** 市委张书记。我先给大伙小的溜儿下点儿毛毛雨， 书记来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欠嘴耗子似的



青 嫂 书记来了咋的!多大官来了，咱也不能三屁两谎呀。 众村姑 对、对、对!

**吴村长** 青嫂子，我可跟你说，一会儿书记来了，你们这些老 娘儿们……

村姑甲 哎哎哎，什么老娘儿们，是老、娘、们! 吴村长 噢，是老娘们。(发现自己说错了)瞎! 众 人 哈哈哈 … …

**吴村长** 别笑了，你们明白几个问题呀?嗯?我跟你们说，人

家书记那是打这儿路过，借由媵一眼，嗯? **众** **人** (模仿地)嗯?

**吴村长** 我说青嫂子，这些人可是你这个专业户雇来的，出了 事儿你负责。

**青** **嫂** 哟哟哟，你还能把谁吃了咋的? **村姑甲** 你还能把谁啃了咋的?

**吴村长** 瞅你们一个个吱哇吵叫的，反群啦! **青** **嫂** 大忽悠敢撒村，咱给他扒裤子!

**吴村长** (故意装横)看谁敢?我告你调戏妇男，反对村政府。 我扫你们的黄，我告诉你们说……

青 嫂 哎，姐们儿，咱给吴大忽悠扒掉包装，让他来个溜光

二净裸体美，你们说中不? 众 人 中 !

**青** **嫂** 姐们儿，上啊!

**村姑乙** 观众同志们，闭眼喽!

〔众人将吴村长按倒在地。正在打闹中，乡干部引张 鸣岐及秘书小许、司机上。

**乡干部** 别闹啦，张书记来了。 **司** **机** 张书记来了!

张鸣岐 (忍俊不禁)曜，干哈呢?

青 嫂 (头也没回)调戏妇男呢。 乡干部 别闹了，这是市委张书记!

吴村长 (一边系裤子一边献殷勤)哎哟，张书记，您还亲自来 了咋的?

张鸣岐 ( 递过他的鞋，随和地)你这位妇男是干啥的呀? 吴村长 (一边提鞋一边应答)我是这儿的一把手。

青 嫂 (发现不妙，将手一挥)撤! 张鸣岐 别走啊，咱们唠唠磕儿。

吴村长 (又指挥起来)妇女同志们，开会了，开会开会 …… 〔村姑们面面相觑，气氛顿时沉闷起来。

张鸣岐 (有意调解气氛，风趣地)我看你们村长挺能和群众 打成一片的呢。

〔一句话使村姑们又活跃起来。

**张鸣岐** 来，大伙说说，今年生活怎么样啊?

〔青嫂正欲开口，吴村长急抢上前。

**吴村长** 张书记，我跟你汇报呀?(从兜里掏出一 日记本来) **张鸣岐** 随便聊聊。

**吴村长** (不好意思地收起日记本，背书似地)我们村吧，年收

入总计是十七万三千六百四十三点七八元，人均收 入一千四百五十二点三五元，(咽了一 口唾沫)九三 年比九二年增长6.12%,村委会在市、县、乡各级党 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正为创亿元乡而奋斗，我们 的奋斗口号是 ……

**张鸣岐** (微笑着打断)行了，别忽悠了。

〔众村姑哄然大笑。 张鸣岐 乐啥呀?

村姑甲 俺村长外号就叫大忽悠!

**吴村长** (狠歹歹瞪了村姑甲一眼)欠巴登儿!(又不好意思 地)我忽悠不好瞎忽悠。

张鸣岐 对不起，村长同志。(语气转为严肃)不过，工作得靠 实打实凿呀。我听说，有的乡为了凑数达到亿元，连 老母猪肚里的猪崽都打入年收入了，你们村有这事 吗?

**吴村长** 那哪能呢!这事绝对没有。

**张鸣岐** 所以，看农民实际生活怎么样，不能完全看数字，不 能因为怕影响改革开放成果，为了个人政绩名声不 敢说真话，那不叫真马列；不能为了发展经济，不顾 本地实际情况，这也不是科学态度，再也不能靠忽 悠、说大话，虚泡胀肚地搞泡沫经济了。

吴村长 (连连擦汗)深刻深刻……张书记给我们上了一大课 呀!(转对众人)你看人家说的，通俗易懂而且哪啥， 通篇都是政变法 ……

**司** **机** 是辩证法。

**吴村长** 对对对，是变着法。

**张鸣岐** 你不是变着法忽悠我吧?

**吴村长** 那哪能呢。 〔众人大笑。

张鸣岐 啥叫实际生活水平呀，就是看老百姓的吃、穿、住、

行，这最说明问题，大伙说对不对啊? 众 人 对 !

张鸣岐 (向青嫂)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青 嫂 书记，你是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众 人 是啊，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张鸣岐 你说呢?

**青** **嫂** 现在有些人都油油的了，真话假话都会说，就看上边 喜欢啥。

〔吴村长拽青嫂衣袖。

青 嫂 (一把甩开)你拽啥?要是往上报成绩，就随梆唱曲 儿，又说形势大好，又说达到小康。要是往下拨救济

款哪，就蝎虎巴拉哭穷儿。 众 人 对!

村姑甲 人嘴两张皮，放屁都掺假!

张鸣岐 你说实在的，说你自个儿，究竟怎么样呢? 青 嫂 我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我就照直崩。

张鸣岐 对，照直崩!

青 嫂 这几年政策好，农民实惠多，日子好过多了。我们这 儿的农民，有穷的，有富的，星崩的有俩困难户，也不

至于断顿儿。可是奔小康就不易了。 **张鸣岐** 那是为什么?

青 嫂 不用我细说，吭哧憋肚一大年，种子，化肥，农药，再 这个费，那个税，还得赶上个好年头，粮食不值钱，又 是压等又是压价，到了儿赚了一大把白条子，碰上灾

呀涝呀的，就更抓瞎啦!

**村姑甲** 还有买化肥难，买农药难! **村姑乙** 买塑料难，买种子难!

**村姑丙** 还有卖粮难，卖猪难! **众** **人** 对 !

张鸣岐 (郑重地对身边人)听听，这才是农民真正的呼声，我 建议请她们到市里讲一讲，狠狠治治那些说假话、搞 形式主义的人。谢谢大家。(逐一和众人握手)谢 谢，谢谢了……(走到吴村长面前，握住他的手)今天

也要谢谢你，给我上了一课。 **吴村长** (不知所措地)是咋的?

张鸣岐 (故意地)不过，你也得感谢我，要不，你这身包装可 就……啊?

吴村长 (满脸苦相)张书记，要碰上你这样的官儿我也就 ……咳，这当基层干部的，上挤下扒的滋味也不好受 哇!

张鸣岐 对了，你这是一句真话。乡亲们，再见了。以后有事

可以随时找我。

青 嫂 书记，我还有困难。 张鸣岐 (转回身来)说吧。

青 嫂 我们这里闹风灾，塑料大棚差不多都趴架了。可现 在哪疙瘩也买不着塑料薄膜。商贩子还趁机抬价， (指着远处)你看，损失老鼻子了!

张鸣岐 市里已经想办法解决了，我就是特意下来检查落实 情况的。

〔突然，幕后传来汽车声。须臾，市农贸公司主任带 人走上。

**吴村长** (迎上前去)你们是?

主 任 我是市农资公司主任老秦。昨天夜里，张书记听说 你们这有几个乡遭受了风灾，菜农急需农用塑料薄 膜，就连夜打电话，指示我今天亲自带队把农膜送到 农民手中，一律平价出售，确有困难的农户，还可以 分期付款。

**众村姑** (兴奋地)这回可好了!

〔张雪松突然出现在观众席里。

**张雪松** 老爸，你是市委书记，还要你亲自检查农膜落实问 题?你也太认真了。

张鸣岐 (走进追光圈里与张雪松一起坐在平台台阶上)傻孩 子，现在做点事儿不认真能行吗?

张雪松 (关切地为张鸣岐捶腰)妈妈特别惦记你的身体，你 活得也太累了!

**张鸣岐** 累点活得更真实。

**张雪松** 我真不理解，你也该放松放松了。

**张鸣岐** 三百万人口的担子压在肩上，我放松得了吗?(隐 去)

〔村姑们正欲向张鸣岐道谢，却发现他不知何时已与 随行人员悄悄走了。

青 嫂 (寻找着)张书记呢?

村姑甲 (忽然发现)你们往那儿看—— 青 嫂 张书记又往山里去了。

吴村长 (喊口号似地)感谢张书记给我们解决塑料问题! 青 嫂你又忽悠上了?

吴村长 (尴尬地)这毛病 一 时半会儿还难去根儿呢。 〔 众 笑 。

青 嫂 (深情地向远处)好人哪 ……

〔瞬时，夜色降临，显出辽西山村美丽的夜景，远远地 有一束手电光柱正向高处移动着 ……

〔村姑们的剪影。

〔隐隐响起歌曲《父老乡亲》的旋律。 〔 收 光 。

九

〔张雪松出现在追光里。

**张雪松** 小草回黄转绿，大雁去了又归。我爸爸调到锦州工 作，几个月来他有家不回，全家人特别挂念。今天， 我顶着大雨，揣着惦念，只身来到锦州，本想给他一 个意外的惊喜。可下车之后，他不来接我，让我淋了 一身雨水。

〔 灯 明 。

〔张鸣岐在锦州的临时住处。他正在桌前翻阅文件。 〔张雪松淋了一身雨水提着旅行兜上。

**张雪松** 爸 !

**张鸣岐** 哟，雪松，你来了。(与爱女别后相聚，一种舔犊之情 油然而生，亲昵地)闺女，想爸了吗?(拍拍女儿脸) 曜，又长肉了!衣服精湿，快换换。(翻出自己的衬 衣给张雪松换上)怎么来的?

**张雪松** 我就知道你不会派车接我!

**张鸣岐**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张雪松** 坐“神牛”呗。

**张鸣岐** 我就想让你逛逛锦州城。怎么样，印象如何?

**张雪松** (一时找不着合适的词)一小般吧。

**张鸣岐** (不太满意女儿轻蔑的口吻)嗯?我们锦州依山傍

海，也是一座名城，过两年经济一搞上去，那就更美 了 。

**张雪松** (穿上父亲肥大衣服，好奇地在屋里走动着)哎，我说

老爸，你就在这儿下榻呀? **张鸣岐** 怎么了?

**张雪松** (在父亲的床上颠动着身子)你睡在这样的床上是不

是总梦见亚非拉受苦大众? **张鸣岐** 又犯贫了。

**张雪松** (从旅行包里取出一塑料袋和罐头瓶)这是我妈让我 给你带的饺子和大酱。

**张鸣岐** (忍不住把手伸进瓶里沾酱，抿了一小口，孩子气地) 还是自家下的大酱香啊。

**张雪松** (一撇嘴)看你，哪像个书记呀? **张鸣岐** 对了，我就是个平民书记呀。

**张雪松** (将东西放进冰箱，惊喜地)哎，爸，这里有袋草莓，真

棒，我最爱吃新鲜草莓了! **张鸣岐** 等一等，哪来的草莓?

**张雪松** 你冰箱里的。 **张鸣岐** 小许!

小许 张书记，什么事?

张鸣岐 冰箱里的草莓哪来的? 小 许 噢，是吴大忽悠……

张鸣岐 (纠正地)是吴村长。

小 许 是吴村长放在车上的。我说不要，他说这么一点点， 小意思，让书记尝尝鲜，是从青嫂草莓池里摘的，我

就……

张鸣岐 (略一思索，把草莓给张雪松)好，小许，你马上找人 把草莓钱给青嫂捎去。

小 许 (为难地)这……

**张雪松** 爸，算了吧。

**张鸣岐** 小许，你去办吧。

**小** **许** 是。(下)

**张雪松** 爸，就这么点草莓至于看得那么严重吗?

**张鸣岐** 吃吧。雪松啊，你听过阿基米德与国王下棋的故事 吗?

**张雪松** 我中学就学过。

**张鸣岐** 你给我讲一讲啊。

**张雪松** 你想听吗?

**张鸣岐** 啊 。

**张雪松** (装模作样地)好。从前啊，有一个叫阿基米德的和 国王下棋，结果啊，阿基米德胜了。你知道胜了怎么 样吗?

**张鸣岐** 不知道。

**张雪松** 国王问他要什么礼物。阿基米德指着棋盘，说棋盘 上共有六十四格，第一个棋格要一粒米，以后见一个 格加一倍，我只怕你不肯给。国王哈哈大笑说，我国 库里的米有的是，于是就叫人算一共有多少粒米。

**张鸣岐** 那有多少粒米?

**张雪松** 一个棋格一粒米，两个棋格两粒米，三个棋格四粒 米，四个棋格八粒米，五个棋格十六粒米，六个棋格 三十二粒米，七个棋格六十四粒米……阿基米德刚 算到四十个格，国王就服输了。说……

**张鸣岐** (学国王)“别算了，我给不起。”哎，雪松啊，我再给你

算一道题。 **张雪松** 说吧。

**张鸣岐** 一个书记拿了一袋草莓，第二个人就能拿两袋，第三 个人就拿四筐，第四个人就敢拉八车!雪松啊，这样

下去农民还有法活吗?你看看这影响大不大? **张雪松** 从道理上讲，我是服了。

**张鸣岐** 那就是说，感情上还没服，是不是? **张雪松** 哎，是的。

**张鸣岐** 人们啊，你们是多么需要理智啊!

**张雪松** (笑)我的哲学家老爸，别感慨了，我的肚子都饿瘪 了 。

**张鸣岐** 正好我也没吃饭；快，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吃的?

**张雪松** (又打开冰箱)哎，爸，就一盒康师傅和一袋三鲜伊 面，还有俩梨。是我妈上次给拿来的吧?

**张鸣岐** 真是对不起我的好女儿。好，今天我就优待你，爸来

这个(指三鲜伊面),你来康师傅。 (泡面)

**张雪松** (推让着)爸，你来这个吧。(悄悄拭泪)

**张鸣岐** 你就吃这碗，趁热吃。哎，怎么啦，怎么掉眼泪啦? **张雪松** 没想到你的生活是这样。

**张鸣岐** 哎，这是偶然现象。我多数时间吃食堂，吃吧，啊。

〔父女围桌低头吃面，洋溢出一派温馨亲情。 〔一支抒情的小提琴曲轻轻奏起。

张鸣岐 (浮想联翩)你知道，你爷爷从前是哈尔滨市的一个 副区长。咱家有七个孩子，你奶奶又没工作，赶上困 难时期，你爷他一个人工资难以养家糊口，不得不把

咱家从城市迁到近郊农村。当时，我已经考上了重 点高中，只要坚持念，考个大学没问题。可是做为家 中的长子，我就想，不如早读完书找份工作补贴家 用。我下决心高中辍学，去念既不花钱又管饭吃的 航校。我记得清清楚楚，一说出我的想法，你爷他眼 泪就刷地掉下来了。你爷爷一生正直俭朴清白，就 连公家的一个信封都没往家里拿过。

张雪松 我妈说咱一家人都没借过你的光。爷爷的住房，老 叔的工作，你都没尽过力，我大姑找你多少次，你也 不 见 。

**张鸣岐** 你老叔还是个马路工，现在见了面都跟我没话，我心 里也不好受啊。

**张雪松** 小时候，我就美慕工人家庭的孩子，雨天有人送伞， 上学有人接送，星期天全家一起上公园。可我从小 就很孤单。你很少在家，永远为工作奔忙，妈妈也上 夜班，经常丢下我一个人。晚上，我望着别人家的窗 户出神。那是一片桔黄色的灯光，每盏灯下都有一 个温馨的家，都有爸爸温暖的大手，可以带孩子打滑 梯，玩老鹰捉小鸡……没有爸爸就没有完整，幸福的 童年，没有桔黄色的灯光，没有快乐的周末，没有冰 糖葫芦和小豆冰棍儿 …… (仰起脸，任一颗颗晶莹的 泪珠缓缓滴下)你还告诉我，对外就说是工人的女 儿。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连普通人家都不如?我 不懂什么是干部，只知道是个受苦受累的词儿，只有 整天奔波在外的爸爸，和疲惫不堪的妈妈，还有像一 只孤雁似的我 ……

**张鸣岐** 好孩子，难为你了。要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做得稍

差点，人家顶多骂爹妈少教育。谁叫你是干部子女 呢，只要有一处不检点，坐坐公车啦，蹭顿公家饭啦， 人家骂咱爷俩不说，连党都跟着吃挂落儿。(腰疼发 作 )

**张雪松** 爸，腰又疼了?我给你捶捶。(为张鸣岐轻轻地捶 腰)爸，你又长了白头发，我给你拔去。

**张鸣岐** 不用，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张雪松** 在我眼里，爸爸你永远青春。

**张鸣岐** (声音发哽，泪光莹莹)傻孩子，爸也愿意永远年轻， 也想多活几年，硬硬实实地……干点事儿，为锦州能 有个变化，为这儿的百姓能早点富裕。等将来退下 来，走到街上听到人们提起张鸣岐那一任，都说干得 不赖，我心里不也甜不唧儿的不是?也算没白撇家 舍业地在锦州干一回，到那时候，我能走能撂儿地再 为咱家，为你妈、你姐弟俩尽点心，带带孙子买个菜

啥的，也还还这一辈子的感情债…… **张雪松** 爸，我看你这书记当得太苦了。

张鸣岐 有时候腰一疼，卧在床上我也不愿动弹，心想一个人 苦巴苦曳地图个啥?要想发财，我去作买卖；要图自 在，我早点弄个病休；可既选择了这条路，总得有个 使命感吧?命里注定，这一代共产党人就应该有一

种殉道精神。 **张雪松** 爸，提个问题? **张鸣岐** 说吧。

**张雪松** 真正的共产党人跟清教徒一样吗?真的像车尔尼雪

夫斯基的代表作《怎么办?》里写的那样吗? **张鸣岐** 你指的是什么?

**张雪松**《怎么办?》里写了一个叫拉赫美托夫的，为了准备革 命他睡在钉子上。

张鸣岐 在锦州这块土地上，为了打出一个新中国，牺牲了那 么多人的宝贵生命，不比拉赫美托夫睡在钉子上还 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张雪松** 那你这种清贫的生活方式和西方清教徒的禁欲主义 有什么不同?

张鸣岐 (大笑)哎呀，我的女儿啊，其实，共产党人不反对自 己过美好生活，也不反对自己有高档的物质享受，但 有一条原则不能改变。

**张雪松** 什么原则?

**张鸣岐** 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明白 我的意思吗?

**张雪松** 有点明白，但我可能做不到。 **张鸣岐** 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到的。

**张雪松** 爸，你对我如此有信心吗? **张鸣岐** 知女莫若父。

**张雪松** 知父莫若女嘛! 〔二人同笑。

〔音乐起，收光。

十

〔张雪松出现在追光里。

张雪松 7月13日， 一场三十年未遇的特大洪峰，突然袭击锦 州。正在省城开会的爸爸，冒雨驱车，奔波于沈阳、 锦州、兴城、凌海之间，在这十二个小时里，身患多种 疾病的爸爸，因胃病发作，中午只咬了一 口豆沙包。 当晚八时就赶到了抗洪抢险第一线。

〔 灯 光 。

〔凌海防讯指挥部里，张鸣岐正向市县领导布置抢险 任 务 。

张鸣岐 不管洪水多大， 一定要保住锦州城!保住大凌河镇! 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千方百计也要做到不死一 口人!不能犹豫了，立即往堤上码袋子，即使这次用 不上，下次也有用，等这次洪峰一过，立即抢修小凌 河 。

〔身边领导一一点头答应。

〔几位记者围上来抢拍镜头。 **刘** **晶** 张书记往这儿看。

**张鸣岐** 你这个杨晔，照我干什么,多拍点军民抗洪的场面!

杨 晔 书记，这是我们的任务，群众要拍，领导也要拍。

**通讯员** 张书记，铁道北报告，尤山子套堤随时有决堤危险， 大凌河镇北下游有七个险段近十万人正处在危险中



张鸣岐 一面组织力量护堤，一面尽快转移群众。离那儿不 远的是凌河镇化工厂，这剧毒化工品被洪水一冲，对 群众生命有极大威胁，马上通知该厂厂长，严防泄 露!

**一干部** 找不到厂长。

**总指挥** 马上通知去找!

**乡干部** 总指挥，洪水一来，你的老婆，孩子都不知哪去了，你 快回家看看吧!

**总指挥** 你告诉我这个干什么?你睁眼瞅瞅，十几万群众的

身家性命都处在危险中，快去抢救群众! **乡干部** (被其精神感动)是!

**张鸣岐** 你们在这儿坐阵指挥，我下去看看。 总指挥 你上哪儿?

张鸣岐 上尤山子!

**总指挥** 现在那儿最危险! 〔众人苦劝。

**张鸣岐** 不危险我去那儿干啥!走。 **市领导** 要去我去，你留这儿。

**张鸣岐** 这儿是总指挥部，你们一定要坚守岗位。 **众** **人** 张书记 ……

**张鸣岐** 你们放心，我还没活够呢。 **市领导** 张秀和!

**张秀和** **到** **!**

·50 ·

**市领导** 你跟着张书记，出了事，你负全责! **总指挥** 你要负全责。

**张秀和** 是，你放心，有我在就有张书记在! 〔杨晔、刘晶扛着摄像机追上。

**杨** **晔** 张书记，等一等。

刘 晶 张书记，我们跟你去。

**张鸣岐** 杨晔，刘晶，那儿危险，你们可不能去! 杨 晔 新闻工作者，永远在第一线。

刘 晶 这是我们的职责。 张鸣岐 好，我们走!

〔紧张激烈的音乐。 一队少女舞起长袖化为水舞，表 现出巨浪汹涌，浊流翻滚。张鸣岐一行在水中前俯 后仰，艰难前行。忽然，舞队定格，音乐骤停，舞蹈队 员匍伏在地。

〔张雪松倏地出现在剧场里。 **张雪松** 爸，你不能再往前走了!

**张鸣岐** 为啥?

**张雪松** 前方太危险!

**张鸣岐** 我不去看看群众，心里没底呀 …… **张雪松** 我的傻老爸，你这样做，值得吗?

**张鸣岐** 值得?我没想过，我只觉得应该。

**张雪松** 应该的事情太多了，大家都能做到吗?

**张鸣岐** 连应该的事都不去做，那我们还有希望吗?

〔话音未落， 一声霹雳闪电，惊天震地， 一排恶浪袭

来，卷走众人，顿时，巨浪滔天，声若雷鸣。 〔 切 光 。

十一

〔良久，舞台一片沉寂。 〔张雪松出现在追光里。

张雪松 (缓缓从舞台高处走了下来)暴雨悄悄停了，洪水渐 渐退了，大凌河一片平静，锦州城美丽依然，可是爸 爸及随行的十一位同志却失踪了。中央、省、市的领 导来了，陆海空武警战士来了，东西南北的群众都来 了，人们沿河寻找，深情呼唤，终于使失踪的同志一 个接一个先后获救，惟有爸爸和杨晔、张秀和同志下 落不明。爸爸，你在哪里，你听到这大地的呼唤了 吗?

〔 灯 明 。

〔舞台降下一道白纱，显出虚幻朦胧、如诗如画的意 境。

〔张鸣岐与杨晔、张秀和紧紧相拥，缓缓走上。 张秀和 (似在侧耳倾听)听，你们听到了么?

杨 晔 大地还在呼唤，灯光是那么温暖。

**张鸣岐** 惊动了这么多人，真让我于心不忍哪。(似乎在向岸 边招手)同志们，求求你们了，回去吧，不要再费心了

……我本来就像一条鱼，回归到大水里，正是我生命 的投入。我终于找到了灵魂的家园。

**张秀和** 鸣岐书记，我是凌海的干部，在生死关头丢了你，我 真该死 ……

张鸣岐 不，我是领导，应该保护你们，这是我的责任。

**杨** **晔** 嗨!这时候还检讨啥?我们 一起往天堂潇洒走 一 回，这是缘分。

张鸣岐 (挽着杨晔、张秀和)对，杨晔，秀和，我们这才叫生前 友好呢。

**杨** **晔** 也是死后好友。

**张秀和** 杨晔，命都没了，你还扛着摄像机干什么?

杨 晔 几万块呢。这是我用生命抢来的镜头，没准能获世 界大奖呢!

张秀和 有根烟就美了，在这儿吸烟也不罚款。我好赖人生 各种滋味都尝过了，就是电脑还没学会。我们最后 交流一下死亡的体会，也算全面了。张书记，你说人 们会说我们傻吗?

**张鸣岐** 傻?这是一个多实在多纯洁的字眼儿啊!

杨 晔 打小，我总觉得没赶上辽沈战役，没轮着当英雄，活 得真没劲!

**张鸣岐** 你这回挺英雄的。

**杨** **晔** 张书记，你别骂我了。现在要想何磷谁，就猛劲表扬 他，没几天非臭不可。我就耽心，将来一宣传我们， 咱可就惨啦!

**张秀和** 我真耽心有人说我们死得窝囊，一没有堵住洪水，二

没有挡住决口，稀里糊涂就交待了。死得值吗? **杨** **晔** 别说了，我有点发凉。

**张秀和** 哀莫大于心死呀 ……

〔杨晔、张秀和情绪低落，抱头蹲在地上，静场。

张鸣岐 计较这个干什么?理解万岁吧，只有大痛苦，才有大 境界。

杨 晔 (豪放起来)对，没有大牺牲就没有大英雄! 张秀和 说得好，敢有大潇洒才有大生命!

〔一支小号抒情曲轻轻响起。

杨 晔 我今年二十六岁，一朵花还没开，刚刚当上记者过把 瘾就死了……说真的，此刻我倒有一种悲壮感，也挺 浪漫的。可就怕我妈受不了，人生太短了，好像才一 晃……

张秀和 老辈人总说，我们这一代是败家子，就知道崇拜四大 天王，好像好秧秧的中国就要亡在我们手里似的。 这回让他们瞧瞧，咱们这一茬也不都是白吃饭!现 代人牺牲咋都不时兴喊口号了呢?喊啥呢?

杨 晔 (充满对生活的依恋，像是自语，又像是表演)各位领 导，同志们，亲人们：拜拜了。到了这时候，我才觉得 真想你们……我曾经想过攒一笔钱，等我有那么一 天，也像电影里的英雄似的：拿去，这是我的党费。 遗憾，我一不是党员，二也没钱……

**张秀和** 尽管我很平常，有时还有点吊儿郎当，可还希望你们 不即不离想到我，别骂我……

**杨** **晔** 等今年春节全市新闻队伍大联欢的时候，能有人说， 锦州有线台有个傻小子在抗洪中偷着去采访，任务 没完成就潇洒了。有这句话，咱哥们儿也不算白死 一回了 ……

张鸣岐 (亲热地揽住杨晔、张秀和的肩膀)多好的小伙子，却

受了我的连累，我就是死了心也不平静……亲爱的 同志呀，别说永别，别劝我安息，大凌河拥抱着我们， 我们亲吻着脚下这片土地……谷穗该黄了，高梁快 红了吧，“神牛”还在街上跑吗?钢厂的效益还好吗? 人们呀，我只有一个要求，千万别忽悠我，美化我，让 我们真真实实地和大家在一起。

对，永远在一起。

杨 晔 张秀和

〔小号曲仍在继续。 〔 收 光 。

**十二**

〔 灯 明 。

〔市领导引王桂香、张雪松、张瑞松上。

**市领导** 王大姐，雪松、瑞松，我们接你们来了。 **王桂香** 鸣岐找到了吗?

**市领导** 找到了。 **王桂香** 他在哪?

**张雪松** (突然地)爸爸?(从舞台径直向剧场门口跑去，撕心 裂肺地)爸爸!

〔顿时，哀乐大作—

〔在庄重肃穆的气氛中，剧场大门缓缓打开，两排交 警战士列队走上，分别肃立在剧场两侧人行通道上。 〔随后，八名高大英武的武警战士手牵鲜红党旗，迈 着正步，经过中间人行通道款款走向舞台，经过之处 交警战士依次敬礼，群众俯首默哀。终于，殡葬队走 上舞台，张鸣岐的亲属扑了过去。

〔记者画外音：“各位观众：我们是中央电视台《东方 之子》摄制组，现在我们在辽宁省锦州市作现场报 道。7月18日上午11时在锦州北山宾馆通往殡仪 馆长达10公里的长街上，无数群众自发排成长队，

手持挽幛，冒雨默立大路两旁、等候灵车通过，向人 民的好书记张鸣岐做最后的告别。送行队伍所经之 处，交警战士举手敬礼，人民群众泣不成声。”

〔文字投影，"7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打电话对张鸣岐同志以身殉职 表示哀悼。7月17日2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同志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 委托，对张鸣岐同志以身殉职表示深切悼念!”

〔王桂香携儿女走向舞台高处，向远处深情凝视。

王桂香 (喃喃地)鸣岐，你就是从这儿走的吗?你走得太急

了呀……孩子，记住这个地方。以后，咱全家每年都 上这儿来看看你爸爸……(望远处)过来，孩子，给你 爸行个礼吧 ……

**张雪松** 爸，我想你，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不寂寞吗?

**王桂香** 你生前六次来过凌海。大风你来过，大雪你来过，失 大火你来了，发大水你又来了，可这一次你永远不能 回去了。鸣岐，在你的冰箱里，还放着我上次给你买 的梨，你没吃完，今儿个我带来了。鸣岐呀，你把这 剩下的梨，吃一个吧 …… (取出一颗梨缓缓投入水 中 )

张雪松 ( 望着水面)梨沉了，爸爸，你接到了吗?这个给你的 生死战友杨晔、张秀和。你总是吃方便面就大酱。 这是妈妈、弟弟还有我，特意给你包的饺子，是你爱 吃的韭菜馅儿，你再尝尝吧……

**张瑞松** 杨晔、秀和和我们全家干一杯吧。老爸，祝你快乐， 永远青春 ……

**王桂香** 鸣岐，明天我们就回去了，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了

张雪松 张瑞松

青 嫂

**村姑们**

(大哭)爸 ……

〔青嫂带村姑们上。

(哭泣着)张书记，这是草莓，你吃吧…… 1你吃吧，你吃吧……

〔村姑们扬手洒下颗颗草莓，宛如红色雨点落入水 面 。

〔 收 光 。

**十三**

〔灯明。

〔车站月台。

〔王桂香携儿女悄上。王桂香手捧着骨灰盒，张瑞 松、张雪松拿着张鸣岐的遗物——雨衣，水靴等。

**张雪松** 妈妈，咱不跟锦州的领导同志告个别吗?

**王桂香** 不必惊动他们了。这些日子，他们累坏了，你爸他也 会同意咱这么做的。(手捧骨灰盒，似在与亲人对 话)鸣岐，咱走吧，我和雪松、瑞松接你来了……就咱 一家人，齐齐楚楚一块儿回家，谁也没告诉，谁也不 打扰。去年，你来的时候，没让锦州接；今儿个你走 的时候，咱也不让锦州送。以前，咱全家陪你同行， 往后，也是咱一家伴你同在。(把脸贴在骨灰盒上， 泪水打湿了盒盖)别了，父老乡亲，别了，大凌河 …… 我永远不会忘记锦州，不会忘记这儿的百姓，不论认 识的还是陌生的，都是鸣岐的亲人，也都是我们全家 的朋友 … … (款款向台前走着)鸣岐，你再看一眼锦

州吧，再看最后一眼吧 …… 〔锦州市委、政府领导急上。

市领导 王大姐，你怎么悄悄走了呢?让我们好找呀。(握住

王桂香的手)王大姐，多多保重。(抚摸着骨灰盒)鸣 岐同志，再见了。你看，咱常委一班人给你送行来 了，还有那么多军民百姓 ……

〔老烈属在二人搀扶下走上。

老烈属 儿啊儿啊，妈给你送行来了，鸣岐，回来吧 ……

〔神牛拉姜大炮上。

神 牛 张书记，您走好呀 ……

姜大炮 鸣岐同志，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啊! 〔一队少先队员手捧鲜花上。

少先队员 (敬队礼)王阿姨，今天我们全校少先队员用课间 伙食钱集资给张书记在电台点一首歌，让这歌声伴 他上路吧 … …

〔列车长及乘务员列队上。

**列车长** (庄重地)鸣岐同志，我是本次列车车长，请您上车。 (率一行乘务员向王桂香等敬礼)

王桂香 (登上车梯，向车下含泪鞠躬，招手)再见了，各位领 导，同志们，让我代表鸣岐说一声，衷心祝愿锦州兴

旺发达，早日实现富民强市的目标。 〔列车一声长鸣，徐徐启动。

〔童声合唱《让世界充满爱》徐起：

轻轻捧着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擦干。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再孤单。



无论你我可曾相识，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平安。

〔舞队送别的舞蹈。 〔 收 光 。

〔张雪松出现在追光里。

〔雁鸣声声，舞队排成雁阵，化成一个大写的人字。

张雪松 (向着天空眺望)老爸，一群大雁飞来了，组成一个人

字。老爸，在人字中，你是那个头雁吗?一会儿大雁 又编成一字，它是在诉说人的一生，还是一种人生? 老爸，你是我心中的偶像。你是一棵草，人们说你 高，那是因为你长在高山上……

〔 灯 明 。

〔舞台两侧推出两座塑像，左为挺身耸立的张士毅， 右为簇拥在一起的张鸣岐，杨晔，张秀和。两座塑像 似在大地的呼唤声中进行着灵魂的对话。

**张士毅** (画外音)你来了，你来了 …… **张鸣岐** (画外音)我来了，我来了 ……

〔在一支英雄的颂歌中， 一面鲜红的旗帜徐徐升起。

〔旗帜上打下文字投影——

当祖国和人民呼唤我们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请回答!

〔音乐呈现高潮。

**——剧** **终**

**回** **声**

宋永魁 咏 今

宋永魁，男，哈尔滨话剧院编剧，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 员、黑龙江戏剧家协会会员、黑龙江戏剧创作中心创作员；咏

今，女，哈尔滨话剧院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八十年代 初两人开始合作创作戏剧及电视剧，代表作品有话剧《东方 佛朗哥之死》、《外衣》、《丰碑》和电视剧《深流》、《潮流》、《洪 流》等。

人 物

王校长——男，58岁，中学校长。 任小溪——女，15岁，初中生。

张大强——男，16岁，初中生。 沈 龙——男，17岁，高中生。 辛 明——20多岁，盲女。

张欣华—-23岁，张大强的姐姐。

孟花 — — 17岁，农村姑娘。 姜老师——男，30多岁。

星野光一——男，50多岁，日本老板。 任小溪父亲——40多岁，工人。

沈龙父亲-——40多岁，富商。

*业* *主——男，30多岁。* *商* *人——男，30多岁。*

辛母、小哥儿们、日商、医士、民警等。

**时** **间：**当代。

**地** **点：**某大城市。

**序** **幕**

〔初夜，远处豪华的大宾馆、大商厦、大酒楼、卡拉OK 歌舞厅楼上各种彩灯交相辉映。

〔夜市外的小路传出各种叫卖声、嘈杂声、录音机放 出的歌曲声。

〔小路的一边坐着辛明。虽然面前摆着小烟摊和冒 着香气的茶蛋锅，但她不喊也不叫，戴着耳机，聚精 会神地听着微型录音机。偶有买主，她微笑着收下 钱，让客人自己选取所需的东西。

〔俄顷，瘦小的任小溪女扮男装上。她肩上搭着、臂 上挂着、手里拎着各种物品，像说顺口溜似的叫卖 着。

**任小溪** 哎，走一走看一看了，背心裤衩T 恤衫了。忍痛赔本 大甩卖了，全夜市数这儿最贱了。不信你就穿上看 了，保你美观又省钱了 …… (叫卖一圈见无人问津，

又叫着向夜市里走去)

〔沈龙从夜市里逛荡出来。

**沈** **龙** (走到辛明面前)有“三五”烟吗? **辛** **明** 有 。

沈 龙 (递上十元钱)来一盒。

辛 明 (接过钱摸了摸)自己拿吧。

〔沈龙拿了盒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 **辛** **明** (递零钱)找给你的，看看对吗?

〔沈龙见辛明真看不见，伸手又拿了一盒烟装进衣 袋。

〔突然有人吵了起来，只见业主把任小溪从夜市里提 溜出来 。

业 主 (嘴里仍不住骂着)妈的，你小子太缺德了!你懂不 懂做买卖的规矩，上这儿来卖?

任小溪 (挣扎着)夜市是属于大家的，为啥不许我卖? **业** **主** 这是我的地盘，影响我做生意就不许你卖!

任小溪 (不服地)你卖你的，我卖我的，咋影响你了! 业 主 你在我这儿卖就影响我。小崽子，给我滚!

任小溪 我偏在这儿卖，你能咋的!(叫卖)哎，走一走看一看 了……

业 主 ( 上去就是一掌)你卖我就揍你!

任小溪 (哭叫起来)你凭什么打人?(冲上去)谁有本事谁

卖，你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净卖伪劣品……

业 主 (又扭住任小溪)你他妈再胡说八道，我整死你!

辛 明 ((突然站起来)别打了，他做点儿小生意也不容易，你 干吗欺负人!

业 主 你瞎目糊眼的，一边眯着去得了! 沈 龙 (气不忿儿地迎上)你放开他!

业 主 呀，又冒出一个来。你管得着吗?

沈 龙 我就看不惯你这种人，非收拾收拾你!(上去就是一 拳)

〔业主忙松开了任小溪，架住沈龙。双方正对峙着，

张大强头上贴一块透着血迹的纱布匆匆跑来。 张大强 任小溪，咋的啦?

任小溪 (哭诉)张大强，你咋才来?那小子欺负我，这位大哥 帮我忙 … …

张大强 (狠狠地瞪了业主一眼)以后再跟他算帐，快走! **任小溪** 你头上咋的啦?

**张大强** 先别问了，快走。姜老师、王校长他们正在夜市里找 咱们呢!(拉任小溪欲走)

**任小溪** (去拽沈龙)这位大哥，先跟我们走吧，剩你一个人他 该欺负你了。

〔沈龙跟着张大强、任小溪下。 〔业主又回到夜市。

〔俄顷，王校长、姜老师、任小溪父亲、张欣华从夜市 里寻出来。

**王校长** (喊) ……任小溪，张大强 …… **张欣华** (喊)大强，跟姐姐回家吧!

**任小溪父亲** 王校长，姜老师……你们都累了大半天了，今天 就别找了。

**王校长** 任师傅，你累了就先回去吧。

**任小溪父亲** 我不是累，到上夜班的时候了。这个不争气的 孩子，抓着她非整死她不可!

**王校长** 任师傅，可千万不能乱来，你先去上班吧。张欣华， 你也回去吧，我们找到张大强就把他送回去。

**张欣华** 王校长，姜老师，总让你们跟着操心，真对不起你们! **王校长** 别这么说，教育学生是咱们共同的责任嘛。

〔张欣华与任小溪父亲叹息着离去 …… **王校长** 姜老师，咱们再去找找 ……

**姜老师** 王校长，这么晚了，你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再找找。 **王校长** 那怎么行。学生是从学校跑的，我有责任哪。

**姜老师** 家长不是都看见了嘛，咱们一直在找。再说在这么 大个城里找，比大海捞针还难。

王校长 城市再大，他们能去的地方也就那么几处，我就不信 找不到。(走到辛明面前)请问这位姑娘 …… (发现 辛明是盲人)对不起了姑娘!(欲走开)

**辛** **明** 等等，您是不是找人? **王校长** 对、对，是找两个学生。

**辛** **明** 一个叫任小溪，一个叫张…… **王校长** 张大强。你认识他们?

**辛** **明** 刚才我听见他们在这儿……往那边跑了。(指任小 溪等人走的方向)

**王校长** 谢谢你啦!姜老师，有下落了。快走!(匆匆离去) 〔姜老师跟下。

*〔切光。*

**第** **一** **场**

〔 当 日 夜 。

〔东北烈士纪念塔肃穆高耸，巍然屹立于夜幕之中。 附近夜总会、卡拉 OK 歌舞厅的各种霓虹灯闪烁，时

而传来优美的舞曲声和缠绵如诉的女人歌声。 〔任小溪狸猫似的溜到塔上，四处查看。

**任小溪** (悄声向下面喊)哎，上来吧。 〔张大强引着沈龙爬上塔。

沈 龙 ( 四处看了看)嘿，这地方真好!你们咋发现的?

任小溪 有一次我从学校跑出来，让王校长撵得没处躲了，就 藏这儿了，他还真没找到，从那以后就成了我们藏身 之地了。(指张大强的头)张大强，你这儿到底是咋

整的? **张大强** 打的。

任小溪 又是你打工那儿?

**张大强** (点点头)……欺负我是个学生，他们的活儿都让我 干。我跟他们讲理，他们说就这个规矩，不干就滚! 我跟他们吵起来，几个小子合伙打我 ……

**沈** **龙** 告诉我在哪儿，我帮你收拾他们! **张大强** 咱打不过人家，都是些大人。

**任小溪** 张大强别受这份儿气了，干脆像我这样帮别人卖点 儿货得了。

**张大强** 你不也一样受气。

任小溪 (叹声气，低下了头)唉，看来干啥也不像想的那么容 易呀!

**沈** **龙**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任小溪 303中学的。你呢? 沈 龙 普通高中的。

任小溪 你都上高中了?你叫啥?

沈 龙 沈龙。你们为啥从学校里跑出来?

任小溪 (瞅瞅张大强)唉，没意思呗! 沈 龙 那又为啥不回家?

〔任小溪又看看张大强，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到台阶 上 。

沈 龙 到底为啥?

任小溪 (含着泪)我那个家像监狱，回去干啥!我妈跟我爸 离婚了，法院把我判给了我爸。我爸嫌我是女孩，把

对我妈的怨恨都撒到我身上了 — **沈** **龙** (一惊)你是女生?

任小溪 (点点头)开始的时候，我爸一打我，我就想我妈，跑 到她上班的路上去等她。当远远看见我妈妈高高兴 兴地领着人家的孩子时，我恨透了她，偷偷躲到一边 去哭。没有亲人疼我了，我常往外跑。一个女生在 外边让人欺负，后来张大强知道了，让我扮成男孩， 他也常保护我。

〔沈龙敬佩地望望张大强。

**任小溪** 你想，在这种环境我学习能好吗?这次考试又不太

好，我爸罚我跪还不算，还让我顶一盆水，洒一点儿 就打。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出来了，张大强是为了 保护我才不回家的。

**沈** **龙** 你不想念书了?

**任小溪** 我也没不想念。就是我们班主任老师“贼坏”,看我 学习跟不上，怕影响及格率、升学率他涨不了工资、 评不上职称，非动员我退学。我偏不退，就让他涨不

了工资、评不上职称，气死他! **沈** **龙** 你不是已经做买卖了吗?

任小溪 那是帮别人卖的，弄点儿吃饭钱呗。

**沈** **龙** 唉，你真挺可怜的!以后谁欺负你，告诉我。我收拾 他!

任小溪 (笑了)谢谢你了沈龙大哥，刚才要不是你帮忙，我还 得挨揍。

沈 龙 小意思，我这人最恨欺负人的人! 任小溪 看得出来，你爸肯定不打你。

沈 龙 对，我爸从来没打过我。

任小溪 唉，我要有这么个爸多好。哎，你爸一定特别好吧? 沈 龙 (叹了一声)咋说呢。开始还行，从我记事起，就教导

我要好好学习，将来要学会挣大钱的本事；带我上公 园玩还告诉我，外国富翁家里都有花园 ……

任小溪 那你家里一定很有钱吧?

**沈** **龙** 我家除了有钱，再没别的了!

任小溪 有钱就行呗，有了钱不就啥都有啦。

沈 龙 你错了!有的人有了钱，就啥都没有了!不瞒你俩， 我也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任小溪、张大强不解地望着沈龙。

**任小溪** 啥?你爸既不打你，家里又那么有钱，还往外跑?

沈 龙 ( 苦涩地)以前我爸确实对我挺好。后来他光顾挣钱 了，除了给我钱花，啥也不管我了!再后来……(难 过地低下头)

**任小溪** (看看张大强) ……后来咋的啦?

**沈** **龙** 后来……不到两年他给我换了四个后妈，最后一个 才比我大六岁。这小老婆来了，一天只会吃喝玩乐， 啥也不干，还天天让我给倒洗脚水。我不干，她挑拨 我爸打我。一气之下，趁我爸不在家，我揍了她一 顿，就这样跑出来了。

**任小溪** 你爸没出来找你?

**沈** **龙** 他听那个小老婆的……

**任小溪** 那你不上学了?

**沈** **龙** 早念够了!开始我爸逼着不许看电视，没有星期天， 写不完的作业、抄不完的题，让人每根神经都绷得那 么紧，才考上个普通高中。

张大强 你都上高中了，不念多可惜呀!

沈 龙 一个普通高中有啥可惜的，考大学也没希望。

任小溪 唉，咱们咋都这么命苦!那首歌唱得多好：“只要人 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有谁

对咱们献上一点爱呀! 〔三人痛苦地沉默了。

任小溪(看看沈龙、张大强，突然安慰起二人)没关系，等我 成了百万富翁先买一栋小楼，把那些挨打的、没人管 的全接去……

**张大强** 别做梦了，想挣点儿饭钱都这么难，还当百万富翁

呢!

任小溪 你也别小看我。我要真成了歌星，还准能成百万富

翁。你没听说歌星一次出场费就三四千? 沈 龙 那是少的，还有七八千的。

任小溪 真怪，他们就往那儿一站，脖子一歪，小屁股一摆，小 口一开……一下子就比咱老师、校长一年挣得都多!

(边说边学着某些歌手的扭动) 〔沈龙、张大强被任小溪逗笑了。

任小溪 咱哪，别太宰人，一场要三千就行了。(边说边算着) 十天三万，一个月是九万……哇，一年就可以成百万 富翁啦!(兴奋地跳起来)

**张大强** 你拉倒吧，歌星是那么好当的!

**任小溪** 这我知道，得有人捧!哎对了，你去当记者，在报纸 上、电视台猛给我吹，我拿钱供着。(指沈龙)你呢， 开个音像公司，专门出我的带子销往国外。我不就 红起来了吗?

**沈** **龙** (开玩笑地)那也得看你唱得够不够档次。 **任小溪** 没错，不亚于春节晚会上的!

**张大强** (被逗笑了)别吹了!

**任小溪** (认真地)不信你们听啊：(一手做拿麦克风状，欲唱) ……哎，会不会招来人呀?

**张大强** 这么晚了，连走路的人都绕着走，没人能听见。

**任小溪** (学着港台歌手的动作扭了几下，眼睛一闭、头一甩， 唱)“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过得比我好，什么事也难不倒，一直到老。”(越唱越 动情，一会儿跟张大强拉拉手，一会儿到沈龙面前行 个礼)

沈 龙 (兴奋地)哎，别说还真有点儿味!

任小溪 (学着港台歌星)细细(谢谢)! 张大强 说你胖还喘上了。

任小溪 咱没瞎吹吧，303中学埋没了一位天才呀!

〔沈龙和张大强又被逗乐了。

沈 龙 天生我才必有用，会有机会的!

任小溪 我要真有机会成功，保证先养活你们俩 …… 〔沈龙和张大强又笑了。

**任小溪** (突然止住)别笑了，好像有脚步声。

〔三人静听……张大强一挥手，三人跳到围墙后。 〔俄顷，王校长、姜老师上。

**姜老师** 王校长，这儿这么瘳人，他们怎么会来! **王校长** 你不知道，以前任小溪就往这儿跑过。 **姜老师** 她一个女孩，敢到这儿来?

**王校长** (突然喊起来)任小溪，快出来吧，我听到你唱歌了! **姜老师** 王校长，你是找人心切听错了，那歌声是舞厅里传出

来 的 。

王校长 我感觉是她的声音。(又喊)任小溪，跟我回去吧! 我送你回家，保证不让你爸打你。你可千万不能在 外面过夜呀，万一碰上坏人要出事的……

姜老师 任小溪，你要听到就出来吧!王校长这么大年岁，为 了找你又跑了一天，连晚饭还没吃呢。你就那么忍 心吗?

**王校长** 任小溪，跟我回去吧!

**姜老师** 王校长，别喊了，你一定是听错了。就算没听错，她 要想跟咱回去也早出来了。要不想回去，喊破嗓子 也没用。走吧!(拉着王校长下)

**王校长** (仍回头喊着)任小溪，回学校吧，有啥问题我帮你想

任小溪

**张大强** **沈** **龙**

**张大强**

**沈** **龙** **张大强**

任小溪

**沈** **龙**

**任小溪** **沈** **龙**

**任小溪** **张大强**

沈 龙 任小溪 沈 龙

办法 …… (下)

〔一会儿，任小溪等三人探出头，听听没有动静才跳 出 来 。

(望着王校长远去的方向，百感交集地)唉，让他们喊 得心里怪不好受的……

也够难为王校长的，有时候我真觉着他挺可怜的!

我看你们俩该好好想想了。要是不想念了，就彻底 出去闯；要想念赶快回学校，免得让老师、校长不得 安 宁 。

〔任小溪看看张大强。

我没不想念，只是我们这个班主任老师太不够意思 啦……

那你为啥出来打工?

我跟你不一样，没有父母，是姐姐养活着。这么大 了，想替替姐姐，自己挣点儿学费，没想到这么难!

沈龙大哥，你想咋办?

我可不能像你们这样小打小闹。我正在搞市场调

查，完了就去南方挣大钱! 去南方?

对。我爸没心管我，就自己闯，非超过他!他没多少

文化都能挣大钱，我将来非当资本家! (惊疑地)当资本家?

对，做中国第二个陈嘉庚!

听老师讲，陈嘉庚是让穷孩子上学的。

陈嘉庚十几岁就学做生意，后来发了大财才拿出钱 来让那些念不起书的孩子上学。

**张大强** 挣点儿小钱都不容易，想成富翁太难了!

沈 龙 看你想不想干。我爸说现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 的。(奔到张大强面前)我有个哥儿们初中没毕业就 闯南方，才四五年，回来跟老外搞个合资企业，坐那 轿车比市长的都高档!

任小溪 (对张大强)你忘了，咱班学习最差的那个刘宝，退学 倒了几年烟卷，如今穿着名牌T 恤衫、骑着高档摩托

车满街潇洒。他能行，我就不信咱不行! 〔张大强沉思着。

沈 龙 你要还想念书，等富起来可以自费上大学，自费出国

留学。有了钱，爱念啥大学就念啥大学! 〔张大强有点儿心活了，看看任小溪。

任小溪 我看也是。改革开放不是让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 快一些吗?咱也该胆子大一点儿，就去南方潇洒走 一 回!

**沈** **龙** 如今想挣大钱一个人闯不行，得有一伙哥儿们。咱 们既然是患难相识，就合着伙儿去闯，不信干不成!

任小溪 (兴奋地蹦着)张大强，咋样? 张大强 行，闯就闯!

任小溪 (乐得转着唱起来)“哥哥你在前头，妹妹我跟着走。

同心协力，南方转悠悠…… ” 〔三人大笑。

任小溪 哎，咱也像电视剧里那样结拜一下。 沈 龙 (看看张大强)行。

任小溪 (一伸手)我十五岁，肯定最小了。 沈 龙 (搭上一只手)我十七。

张大强 (也搭上一只手)我十六。

任小溪 (对沈龙)你是大哥，(对张大强)你是二哥。 **张大强** 对外你还以男生身份出现好。

**沈** **龙** 对。

任小溪 (点点头)行。

张大强 大哥领着起誓吧。

**沈** **龙** 好。(与任小溪、张大强跪下)苍天在上，我们自愿结 成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心协力，死不变心! (与任小溪、张大强磕头后起立)

沈 龙 明天分头回家，准备路费— 任小溪 准备多少?

沈 龙 连路费带吃住，每人少说得一千块。

任小溪 哎呀，一下子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呀!大哥，你家有钱

先多拿点儿呗，等挣了钱再—— **沈** **龙** 行，我拿两千，你俩每人五百……

〔突然远处传来急骤的脚步声。 任小溪 (一惊)听，又有人来了!

〔三人躲藏起来。

〔俄顷，跟任小溪打过架的业主领着孟花急急忙忙向 塔上走来。

**孟** **花** (胆怯地)大叔，你不说雇俺当保姆吗，咋带俺上这么 个地方来呢?

业 主 (四处看着)别怕，当保姆之前我得先试试你的本事。 孟 花 大叔，俺害怕，到别处试吧。

业 主 (确认安全了，松了口气)这儿有我怕啥，过来…… 〔孟花胆怯地往前挪了一步，业主一下抱住她。

**孟** **花** 哎呀大叔，你这是干啥呀?

**业** **主** (边捂住孟花嘴，边撕她的衣服)别喊，让人听见。

孟 花

沈 龙

**业** **主** **张大强**

**业** **主** **孟** **花**

**业** **主** **孟** **花** **业** **主**

**沈** **龙** **张大强**

业 主

**孟** **花**

任小溪 孟 花

(挣扎着、撕打着)放开俺，你个坏蛋!

〔业主终于按倒了孟花……沈龙、张大强、任小溪跳 出来。

大胆流氓，还不住手!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得跳了起来，见是沈龙三 人，心里稍稳定了些)……妈的，少管闲事，快走开! 又是你，刚才还没跟你算帐呢，又来耍流氓。老子揍 你!

谁耍流氓了，她是我刚雇的保姆。

(早已爬起来躲到了三个学生身边)他骗了俺，骗俺 啦!

(忙去拉)别胡说了，快走吧!

(躲闪着)求求你们救救俺吧!俺上当了!

你求他们?你想想好人有半夜不回家躲在这儿的? 他们肯定是流氓!

你骂谁是流氓?(冲上去与业主打起来)

〔任小溪也上去助战。

(寡不敌众，往后退着)你们等着瞧，我饶不了你们! (退下)

谢谢你们了!今晚不遇上你们，俺就完了……(抽泣 起来)

(过去帮孟花理理头发)别哭了。你叫啥名，咋让他 骗的?

俺叫孟花。村里受了灾歉收，俺爹一股火病倒了，没 钱治病。听说到城里当保姆能挣点儿钱，俺娘就让 俺来了。刚才在市场上他说雇俺，一个月给二百元

|  |  |
| --- | --- |
|  | 钱 …… |
| **张大强** | 你也不了解他是啥人，就敢跟他走? |
| **孟** **花** | 他拿着盖公章的证明哩。 |
| **张大强** | 那公章也能伪造!你这儿有亲戚吗? |
| **孟** **花** | 没有。 |
| **张大强** | 那我们送你去公安局吧，他们能送你回家。 |
| **孟** **花** | ((急得哭起来)求你们别送俺去公安局!俺现在不能 回家。俺爹正病着，挣不回钱他非急死不可。 |
| **张大强** | 那咋办?我们谁也养活不了你…… |
| **孟** **花** | 求你们帮俺找个当保姆的地方，俺会做饭、洗衣服、 看家。只要能挣点儿钱给俺爹治病 ……  〔沈龙等三人互相看看。 |
| **张大强** | 这可上哪儿找呢? |
| **任小溪** | (眼珠一转)哎，干脆让她跟咱们去南方挣钱，我也有 个伴。 |
| **沈** **龙** | 那也得问问她愿意不。 |
| **孟** **花** | 俺看你们像好人，只要能挣到钱，俺去! |
| **沈** **龙** | 好，咱们分头准备路费，明晚火车站集合! |
| **张大强** | 行! |
| **任小溪** |  |
|  | *〔切光。* |

**第** **二** **场**

〔 第 二 天 。

〔这是在同一时间里发生在三个不同家庭的事。舞 台左侧为沈龙家一角，右侧为任小溪家一角，中间为 张大强家。灯光先照亮沈龙家：这是个先富起来的 家庭。沈龙的父亲穿着老板服，躺靠在沙发上数点 着大额钞票。内室门里不断传出录相片中的打斗

声，显然他的年轻老婆正在内室看录像。 〔俄顷，沈龙悄悄溜进来。

**沈龙父亲** (一惊)你……这些天跑到哪儿去啦?

**沈** **龙** 你还有心管我!(指指内室门)光有那个小老婆就行 了!

**沈龙父亲** (脸一沉)咋说话呢!不愿叫妈就拉倒，不许那样 称呼她!

**沈** **龙**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光有她。我问你，还认不认我这 个儿子?

**沈龙父亲** 你是我亲儿子，咋不认? **沈** **龙** 那好，再给点儿钱 … …

**沈龙父亲** (边掏钱边问)给你那二百呢，这么两天就花光了? **沈** **龙** 请小哥儿们吃饭了。

沈龙父亲 爸供你一个就行了，还供那么多人花? 沈 龙 你不是告诉我，用钱最能结交人吗?

沈龙父亲 那倒是，不过也得挑有用的交。(又递二百元钱) 沈 龙 不够，给两千。

沈龙父亲 (愣了一下)要那么多钱干啥? 沈 龙 那你就别管了。

沈龙父亲 咋能不管?爸这钱不是风刮来的，是辛辛苦苦挣 来的!你得懂 —

沈 龙 (不悦地)行了、行了!她要多少你都不打锛儿，怎么 我要一点儿就这么多事儿!

沈龙父亲 我是告诉你，得懂得钱的重要性，不能胡花乱造! 沈 龙 (不耐烦地)得了，得了，我不是胡花，是去做买卖!

沈龙父亲 做买卖我不反对，可现在不行。从小我就告诉你

要好好学习，等学会了挣钱本事再说……

沈 龙 我已经学到高中了。你不也没念多少书照样挣大 钱!

沈龙父亲 你懂什么!你爸要是文化再高点儿，那钱还不搂 海啦!现在只能靠钻点儿空子花钱把各条路子打 通，再用打通的路子往回挣钱。你行吗?还是先好 好念书吧!

沈 龙 我不想念了，我要出去闯一闯。

沈龙父亲 有爸给你打江山，还用你闯。你急啥? 沈 龙 这家没意思，我不想呆……

沈龙父亲 我看是把你烧的!这家要啥有啥，还没意思?要

不是改革开放，你能有这样的家! 沈 龙 我 … …

沈龙父亲 你好好把高中念完吧。能考上大学最好，考不上

爸给你拿钱念自费，想出国也行。只要爸给你花上 钱，没有办不成的事!

沈 龙 我就想自己闯闯，你到底给不给? **沈龙父亲** 现在不给。

沈 龙 你真不给? **沈龙父亲** 不给。

沈 龙 好，我让你跟她过不成!你不在家我就揍她，非把她 撵出这个家……

**沈龙父亲** 你敢!

**沈** **龙** 你看我敢不敢!(说着向内室冲去)

**沈龙父亲** (吓得跳起来)行了，小祖宗!给你、给你!(抽出 两千元钱)就当给你拿学费了。

**沈** **龙** (接过钱，高兴地)这还差不多。 **沈龙父亲** 记住，可不能瞎闯乱花呀! **沈** **龙** 你就等着瞧吧!

〔沈龙家灯灭。张大强家灯亮：屋内窄小，设备简陋， 看得出是个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张大强正在到处 翻找着什么……

〔张欣华脸色苍白、无精打采地回到家中。

**张欣华** (一惊)大强，你干什么?这两天你跑哪儿去啦?

张大强 (支吾着)我……姐，你脸色咋这么不好，你咋的了?

**张欣华** 我……没咋的。你头上怎么啦? **张大强** 我……不小心碰的。

**张欣华** 不对，你肯定有事瞒着我。快告诉我找什么? **张大强** 姐，借我五百块钱行吗?

**张欣华** 借那么多钱干啥?在外边惹祸了?

**张大强** 没有。我……你别管了，就借给我吧!

**张欣华** 大强，你该懂事了。咱和人家不一样，爸把咱扔下 了，妈死的时候你还小，就靠姐这点儿工资……这两 年厂子亏损，发点儿推不出去的产品顶工资。咱要 过日子，还得留出你上学的费用……

张大强 姐，这我都知道。所以我该替替你了，我不念书了， 我们一块儿去南方挣钱……

张欣华 那可不行!你忘了妈是咋死的啦?

张大强 忘不了。认错药瓶的字，吃错了药……

张欣华 妈临死前再三嘱咐咱要好好念书。姐没希望了，你 可不能 ……

张大强 姐，我没忘妈的话。可你看不见现在念书还有啥用? 连学校都倒出教室办商店，有的老师还改行下海



张欣华 大强，你可不能受这影响。这是暂时的，文化知识到 啥时候都有用。

张大强 姐，我已经念到中学了。就借给我五百块钱吧，等我 挣了大钱自费上大学。

**张欣华** 不行，再说我也没那么多钱。

**张大强** 有多少先借多少，剩下的我再想法借。 **张欣华** 没有。

**张大强** (有点儿急了)姐，我们都发誓了，快点儿给我! **张欣华** 发誓也没有。

**张大强** 再不给，我要动手翻了。 **张欣华** (厉声地)你敢!

**张大强** (上去把张欣华推到床边，翻出她身上的钱)这点儿 不够 。

**张欣华** (哭叫着)大强，你干什么,那是咱一个月的生活费

呀 !

**张大强** (把张欣华推倒在床上)下月我给你邮钱回来!(跑 了出去)

**张欣华** (爬起来哭叫着)大强 …… (晕了过去)

〔张大强家灯灭。任小溪家灯亮：这是个普通工人家 庭，虽不贫穷也不富有。室内无人。

〔俄顷，任小溪从窗外探出头，看看屋内无人便灵巧 地捅开窗跳进来，迅速翻箱倒柜，但没找到什么。她 发现桌下抽屉锁着，便找出螺丝刀几下撬开，翻出一 只纸口袋，掏出所有的现金和一些国库卷……

〔突然，门开了，任小溪父亲下夜班回到家中。 任 小 溪 父 亲 谁 ?

〔任小溪被吓呆了，欲夺窗逃走。

任小溪父亲 (一下堵住窗口，气得抖着)你……往哪儿跑? 不好好念书，还他妈的学会偷自家了，把钱拿出来! 〔任小溪倔强地一扭头。

任小溪父亲 (火冒三丈地冲上去)妈的，今天我非整死你不 可!

〔任小溪绕桌子退着……转到近窗处，突然转身夺窗 欲逃。父亲疾速冲上，一把拉住她。

**任小溪** (拼命一甩，挣脱出来，突然摸起桌上的螺丝刀大叫) 你再逼我，我就和你拼了!

**任小溪父亲** (惊呆了)反了你了，敢拿螺丝刀对着你亲爸!

**任小溪** 亲爸?你一天到晚没个笑脸，不是打就是骂，我早受 够了!(痛苦地扔下螺丝刀)

**任小溪父亲** (冲上去，掐住任小溪的脖子)我豁出去这辈子 绝户了!

任小溪 (痛哭着)你掐死我吧，我不想活了。妈呀! 任小溪父亲 (松开手)天哪，这是怎么的啦!

〔 切 光 。

**第** **三** **场**

〔第二天上午。

〔学校办公室。室内有办公桌椅，墙上挂满了锦旗、 奖状。姜老师叫着“王校长”进来，见没人，拿起电话 欲挂 ……

〔王校长脸色憔悴地上。

**姜老师** 王校长，你又找了一夜?

**王校长** (叹口气)再找不到就得跟公安部门打下招呼了。

**姜老师** 王校长，咱尽到心了。这俩孩子没希望了，我看通知

家长办自动退学吧。 **王校长** 不能那么办 … …

**姜老师** 王校长，下决心吧，清除这两个学生学校就安定多

了 。

**王校长** 那社会上呢?

**姜老师** 咱管不了那么多。

**王校长** 可进了学校的孩子咱总得管吧。能挽救一个，社会 上就多一份安宁，将来就少一份忧虑。

**姜老师** 王校长，你的心是好的，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 ……

〔突然门开了，任小溪被父亲五花大绑地押进来。 **王校长** 任师傅，你这是干什么?(忙为任小溪去解绳子)

**任小溪父亲** 王校长，姜老师，这孩子没治了!你们整吧，整

死不怨你们，留个尸首就行! 〔任小溪狠狠地瞪父亲一眼。

**王校长** 任师傅，跟你说多少次了，不能这样对孩子!孩子在

惩罚下生活，只能变得更粗野。 **任小溪父亲** 唉 !

**王校长** 任小溪，你老实说为啥不安心学习总往外跑? **任小溪** 我……爸打的呗!再说 … …

**王校长** 说吧，说实话我不难为你。

**任小溪** 再说初中毕了业还不是在家呆着，在这儿浪费时间 还不如出去闯闯。

**王校长** 到处乱闯就不浪费时间?就不怕上当受骗?再说， 该学的文化知识不学，将来怎么办?

**任小溪** 我们……挣大钱，再自费念大学、出国……

**任小溪父亲** (怒气冲冲地)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这货色还 想出国?谁要你们这些废物!

**任小溪** (也没好气地)反正你们都把我当废物了，我就自己

跟着感觉走! **任小溪父亲屁**!

**王校长** 任小溪，我真想听听你跟着什么感觉走啊?

**任小溪** 当然是跟着挣大钱、出国的感觉走。

**王校长** 想挣大钱我不反对，要出国学习我支持。可你靠什 么本事啊?

**任小溪** 我可以去闯着学嘛!

**任小溪父亲** 连他妈书本上那点儿文化还没学好呢，竟异想 天开去闯社会，别做梦了!

**王校长** 任师傅，这也不能全怪孩子。现在社会上有些东西

把成年人都搅得眼花缭乱，何况孩子呢!(转对任小 溪)只是你们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简单了!告诉我，张 大强呢?

任小溪 我 … …

任小溪父亲 (突然想起什么)唉，都把我气糊涂了!王校长，

她回家里偷钱，准是在外边干啥坏事儿了!

**任小溪** 我们没干坏事儿!我们还救了个乡下女孩呢! **王校长** 哦?说说是怎么回事?

**任小溪** 一个流氓欺负那个乡下女孩，张大强、沈龙把她救 了。我们商量着分头回家准备路费，昨晚在火车站 集合去南方 ……

**王校长** 你讲的都是真话? 〔任小溪点点头。

**王校长** 好。(转对任小溪父亲)任师傅，谢谢你协助学校工

作。放心回去吧，有事再和你联系。 **任小溪父亲** (无可奈何地)唉 ……

〔王校长、姜老师送任小溪父亲下。

〔张大强从窗外探出头，偷偷跳进来。 **任小溪** (惊喜地)哎呀，你没走啊!沈龙呢? **张大强** 在外边呢。

**任小溪** 我以为你们走了 ……

**张大强** 昨晚在火车站没等着你，我想你肯定出事了。今早 偷偷跑你家去看看，邻居说你被绑着送学校了，我只 好回来了。

**任小溪** 你回来干啥，我有法跑出去。

**张大强** 咱们发过誓，咋能扔下你不管。(掏出烟点上，兴奋 地吸着)

**任小溪** 我差点儿就把钱拿走了，我爸回来了…… **张大强** 我也没弄够钱 ……

**任小溪** 那咋办呢?

**张大强** 我也不知道……

〔姜老师回办公室取书本，发现张大强。

**姜老师** (没好气地)张大强，你还回来呀!把烟掐了，把烟卷 交出来!

[张大强把烟头扔了过去。 **姜老师** 都拿出来!

**张大强** (脸一扭)没了!

**姜老师** (更来气了)撒谎，拿出来!

**张大强** (调皮地把双手一翻)就是没了嘛。

**姜老师** (上去推了张大强一把，厉声吼道)拿出来!

**张大强** (身子一歪，险些闪倒，一下冲上去)你当老师的还打 人!

〔任小溪拦挡着张大强。

姜老师 (火冒三丈地)你们这样的，打得太轻了!

张大强 (虎劲上来了，往上冲着)好，我让你打!让你打! (抓起一把椅子向姜老师砸去)

姜老师 (一闪，怒火中烧)反了你了，还敢打老师! 张大强 (也吼着)兴你打人，就兴我打!(冲上前)

〔姜老师绕办公桌躲闪着，张大强追着，任小溪拦挡 着……

〔王校长返回。

**王校长** (怒吼)住手!张大强，你太不像话了，敢动手打老 师 !

**张大强** (仍气呼呼地)谁让他先打我!

**王校长** (稍平静一下自己，看看姜老师) ……怎么回事? **姜老师** (余怒未消)他在学校吸烟，我没收烟，他不给!

**张大强** (争辩着)不给你就打?学生有错你就打，老师错了 该不该打?

**王校长** (正言厉色地)谁错了也不能打，打人是违法的! 〔张大强气呼呼地把脸一扭。

**王校长** 张大强，你无故跑出去，本来就违反了校规，按理应 该好好检讨自己。当然，今天你能自己回来这很好， 可你总该想想，老师辛辛苦苦地教育你们，不分昼夜

地到处找你们，为什么?不都是为你们好吗? 〔张大强低下头。

**王校长** 当然，老师也不是完人，有错可以批评，也可以向我 反映。动手打老师，这是绝不能容忍的，你必须写出 检讨交给我!

〔张大强看看王校长，又瞅瞅姜老师，把头扭向一边。 **王校长** 我告诉食堂给你们留饭了。去吧，吃完饭咱们再谈。

〔张大强、任小溪下。

〔姜老师仍气呼呼地坐在那儿。

**王校长** (压了压情绪)姜老师，怎么把问题搞得这么尖锐，这 对工作有什么好处?

**姜老师** (火气十足)王校长，啥也别说了。这次你要是不处 理他，我就辞职不干了!

**王校长** (有些生气了)可以!不过你辞职之前，我先处分你! **姜老师** 你凭什么处分我?

**王校长** 打学生是违反教育法的!

**姜老师** (不服地)我没打，只是推了他一把!

**王校长** 那也不行!跟你说多少次了，带着情绪工作早晚得

出岔儿。这些孩子是比别的孩子顽劣些，有时让他 们气得真想打他们几下。可是不行啊!就因为我们 是教师，我们的职责不就是教育引导孩子的吗?孩 子都不淘气，还要我们干什么?

**姜老师** 他们是屡教不改，早该勒令退学清除出学校了，就你

护着不让!

王校长 清除出学校那很简单。可你想过吗，那样孩子 一辈 子就完了!这对我们、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中 央领导一再提出，要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一百年啊!光靠我们一代人行吗?不也得靠今天的 孩子们吗?所以，我们没理由随便放弃一个孩子。 今天放弃一个孩子，21世纪我们就多一份报应!

**姜老师** 王校长，我很佩服你的教育思想，也尊重你的为人， 可你看看现在是实施你的教育思想的时候吗?你讲 啥能有社会上那些事实有说服力呀 ……

王校长 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新课题。你想想，有些当老师 的还想放弃教育工作出去挣大钱，学生中出现厌学 思想有啥奇怪的?所以，对这些孩子只能慢慢说服、 引导，压服是绝对不行的!

**姜老师** 你对他们说服帮助的够多了，给他们补课，帮他们理 发、喂药，对亲生孩子也只不过如此，可换来的是什么?

**王校长** 这说明我们还没做到点子上。不过你也得看到他们 的进步，这次他们不是还救了一名乡下女孩吗?

〔电话铃响了。

**王校长** (拿起电话)是我 … … 什么?(放下电话，看看姜老 师)收发室说张大强、任小溪又跑出去了!

〔 切 光 。

第 四 场

〔第二天，市场外小路口。

〔辛明仍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守着烟摊和茶蛋锅，耳朵 里仍插着耳机认真听着录音。

〔张大强、沈龙、孟花在另一侧焦急地等待着，任小溪 无精打采地从市场走出来。

**张大强** (忙迎上去)借来没有?

任小溪 ……这人一听借钱，咋就变得这么无情了呢!

沈 龙 行了，再想别的办法吧。(走到辛明面前)买盒“三

五”烟。

辛 明 (接钱摸着) …… 自己拿吧。

〔沈龙又多拿了一盒烟放进兜里。任小溪看在眼里， 忙过去拉拉沈龙。沈龙示意她不要管。

任小溪 (不满地瞅瞅沈龙)大姐，那天你帮我还没好好谢谢 你呢!

辛 明 哎呀，是你——任小溪?

任小溪 (惊讶地)你咋知道我的名?

辛 明 那天在这儿，你同学这么喊你的。怎么还没回学校? 任小溪 啊……回了 ……

〔远处一名日本客商走来。

日 商 (用日语问张大强)请问，去商场怎么走?

〔张大强一个劲儿摇头。日商又问沈龙和任小溪，沈 龙和任小溪也瞪眼摇头。

〔日商急得比划着、叫着 ……

辛 明 (用日语回答)请往前走，不远就是。

〔日商感激地用日语道谢。辛明礼貌地用日语回谢。 日商离去。

〔张大强、沈龙、任小溪、孟花惊奇地望着辛明。 任小溪 (美慕地)哎呀，你真了不起，还会日语!

辛 明 这有什么。要想学，人人都可以会的。 任小溪 大姐，他问啥?

辛 明 问去商场怎么走。

任小溪 大姐，你真看不见吗?

辛 明 要能看见，我就不坐在这儿了。 任小溪 那你咋学的外语?

辛 明 (举了举微型录音机，笑了笑)这是我的老师，(拿下 耳机)你听听。

任小溪 (听了一下) ……你真了不起!

辛 明 这有什么。我多美慕你呀，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可以 学很多很多。哎，你是哪个学校的?有好的教学录 音带借我几盘，好吗?

任小溪 我们那儿……等我给你问问吧。哎，你学那么多有 啥用?能挣钱就行呗!

辛 明 (笑了)你说得不对。钱只能让人富裕，却不能让人 文明。知识才能使人变得高尚、聪明。

**任小溪** 我是说，你一个瞎子 …… **张大强** 任小溪，咋这么说话呢!

辛 明 (坦然 一 笑)没关系，什么难听的话我都听过。不过， 刚瞎的时候可不行，也苦恼过，甚至想过自杀!妈妈 告诉我：“眼瞎是很不幸，但不可悲。”世界著名盲人 女作家海伦 · 凯勒说：“人生最可悲的是有眼睛而看 不见!”我妈说：“人来到世上不容易，只能一次。即 使不能轰轰烈烈地活着，也不该自己毁灭自己。眼 睛看不见，心里要清楚。只要能做点儿对别人有益 的事，活着总是有意义的。”她就给我买了这个(举下 收录机)。开始我学文学、历史，后来咱这座城市开 放了，外商越来越多，我坐这儿常听到他们因语言不 通急得直转，就跟妈妈学外语了。当我第一次用外 语回答他们的询问时，别提多高兴了。那时我才真 的感受到我不是个废人了!

〔张大强等人被辛明讲的话感动了。

**任小溪** 大姐，你真行!你叫什么? **辛** **明** 我叫辛明，妈妈给起的。

**任小溪** (感慨地)你妈真好!

**辛** **明** 你的名字也很好：山间小溪，清澈透明。你人也一定 像名字一样。

**任小溪** (内疚地看看沈龙)我没你说得那么好。辛明大姐， 你在这儿卖烟不怕别人拿你的?

**辛** **明** 现在总是好人多，再说谁忍心欺负我这个瞎子! **任小溪** 你一次也没卖丢过?

**辛** **明** 前几天丢过一盒，也许是我掉在路上了。

〔任小溪又瞅瞅沈龙。沈龙愧疚地放回刚才拿的那 盒烟，又递给辛明十元钱。

辛 明 (接钱摸着)你要什么?

沈 龙 烟我拿了 …… (拉着任小溪离去)

〔孟花恋恋不舍地回头望着，跟上沈龙走。几个人来 到另侧角落。

**张大强** (坐在石阶上)唉，跟人家比，咱活得真没劲儿!

**任小溪** 可不是，咱这些睁着眼的人还不如一个盲人活得快 活!

〔孟花低头不语。

**沈** **龙** 等咱闯出个样儿来就好了。 任小溪 我俩都没弄着钱，咋闯?

沈 龙 有办法，先去挣路费。

任小溪 一下子上哪儿挣那么多呀?

沈 龙 有办法，我小哥儿们跟日本老板合办的公司需要人， 每月最少五百块人民币。他说要跟日本老板弄明白 了，还有机会去日本呢!他答应帮助引荐一下，真能

被相中了，还愁挣不到路费! **任小溪** 还得见日本老板?

**沈** **龙** 当然得日本老板选中了算。 **张大强** 咱也不懂日语，咋跟人家见?

**任小溪** (眼睛一亮)哎，有了。请辛明大姐给咱当翻译。 **张大强** 拉倒吧，人家能跟你去吗?

**任小溪** 我去试试。

〔任小溪等人又走到辛明面前。 **任小溪** 辛明大姐。

辛 明 是任小溪，有事吗?

任小溪 我们有件事想求你 ……

辛 明 求我?我能帮你们做什么呀?

**任小溪** 有个朋友介绍我们到一家合资公司，要跟日本老板

见见面，想请你给当个翻译。 **辛** **明** 你们不上学了?

**任小溪** 我们……放了学打工，想自己挣点儿学费。你就帮 帮忙吧!

辛 明 (为难地)我这眼睛，跟你们去合适吗?

任小溪 没事，让日本人看看，我们连盲人都会日语。 辛 明 那我把东西收拾了。

任小溪 不用，我们留个人看着。孟花姐过来，(拉孟花上前)

她是农村来的，人很老实。 孟 花 辛明大姐，你放心吧!

辛 明 孟花妹妹，你费心了。

任小溪 (兴奋地对张大强、沈龙)大哥成了，咱们潇洒走一回 吧!

沈 龙 哎，咱们先去收拾干净点儿，别让人瞧不起。

张大强

对!

任小溪

〔 切 光 。

**第** **五** **场**

〔当日下午，某游乐厅的会客室。

〔室内有日式风格的屏风、沙发和茶几。沈龙、张大 强都吹了头发，收拾得干干净净坐在沙发上等待着。 任小溪打扮得更洋气，还染黄了头发，守在辛明身 旁 。

〔俄顷，沈龙的小哥儿们西装革履地上。

**小哥儿们** 沈龙，老板正穿衣服，马上就到。 **沈** **龙** 你们这儿需要很多人吗?

小哥儿们 人是缺不少，可老板挑得很严， 一般的看不上。 任小溪 要人都干啥活?

小哥儿们 不一样，公关的、联络的、宣传的、管库的都有。 任小溪 干这破活儿，还挑那么严!

小哥儿们 小兄弟，这是日本老板，和咱们不一样。哎，老板 来 了 。

〔沈龙、任小溪、张大强规规矩矩地站起来。

〔衣着整洁、容光焕发的星野光一气昂昂地走进来。 **小哥儿们** 这位就是星野光一先生。

〔沈龙三人不知所措地点点头。

〔星野光一傲慢地坐到沙发上，跟小哥儿们耳语了几

句。小哥儿们点头退下。

**星野光一** (用日语问)你们什么学校毕业的?

〔张大强、沈龙不知星野光一说的什么,不约而同地 看看辛明。

**任小溪** (低声问)他说什么?

**辛** **明** (低声地)问你们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任小溪** 我们……303中学的。

**星野光一** (微微一笑，用日语问)你们会电脑吗? **辛** **明** (低声)问你们会电脑吗?

〔沈龙三人摇摇头。

**星野光一** (用日语问)你们会外语吗? **辛** **明** (低声)问你们会外语吗?

〔沈龙三人又不知所措地摇摇头。

**星野光一** (轻蔑地一笑，用日语问)你们都会做什么?

**辛** **明**

张大强 沈 龙 任小溪

任小溪 辛 明 沈 龙 张大强 任小溪

问你们都会干什么?

〔沈龙三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互相看着。 (憋不住了)我们啥活都能干，吃苦也不怕! 对。

只要老板以后能送我们去日本，再脏再累的活也行! 〔星野光一哈哈大笑，然后又说了句日语。

〔辛明双眉紧蹙了一下。沈龙三人又瞅辛明。 咋的啦?他又说啥啦?

(气呼呼地)说你们是一群白痴，败家子儿! (一下火了)他才是白痴呢!

(气愤地)爱用不用，干啥骂人!

星野光一 (又是一阵大笑，改用中文)……年轻人，怎么火

了?

**沈** **龙** (被激怒)火了咋的?你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有几个

臭钱吗?到这儿来摆啥!

**星野光一** (收住笑)我看你更像白痴!

**沈** **龙** (热血上涌，一下跳起来)你是白痴，老白痴! **张大强** (也跳起来)他太狂了，教训他一顿咱就走!

**沈** **龙** (冲上去)让你小日本认识认识大爷的厉害!(出手 一拳)

〔星野光一一闪，顺势抓住沈龙的胳膊用力一扭，把

他摔倒在地。张大强欲上，沈龙拦挡住他。 **星野光一** 年轻人，还想来试试吗?

〔沈龙等三人互相望了一下 ……

**星野光一** 告诉你们，我不怕动手。二十年的柔道功夫，输不 给你们。但，我也要告诉你们，粗暴的武力是征服不 了人的!

**张大强** (愤怒地)那……你凭啥随便骂人?

**星野光一** 我不是骂你们，是想激励你们!我知道被人瞧不 起的滋味不好受。当年，我这个孤儿曾拣过垃圾，也 被人瞧不起过，后来经过努力考入早稻田大学，才有 了今日。要人瞧得起，全靠自己!刚才，我的话如果

有侮辱你们的地方，我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任小溪 (把头一挺)哼!

星野光一 (真诚地)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们，我最瞧不起没有 自尊的人!(指任小溪)你虽然染黄了头发，可这能 改变你血管里流的中国人的血吗?我不明白做中国

人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 〔沈龙、张大强等人愣住了。

**任小溪** 你……是中国人?

星野光一 (动情地)当年，我的父母都死于那场战争，是一位 中国妈妈用卖冰棍的钱把我养大，后来我才回到日 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有那么多为人类作出过 杰出贡献的人才，你为什么要有这种奴才心理呢? (对辛明)我很佩服这位小姐!如果愿意，我可以推 荐您做公司的翻译。

**辛** **明** 谢谢!请让我考虑考虑。 〔任小溪等三人互相望望。

**任小溪** 那我们 ……

**星野光一** 努力学习吧。现在我不能聘用，对不起! **沈** **龙**

哼!

**张大强**

*〔切光。*

**第** **六** **场**

〔接前场，市场外小路口。

〔孟花坐在烟摊前一边叫卖着， 一边左顾右盼。 〔俄顷，张大强、沈龙、任小溪、辛明返回来。

**孟** **花** 哎呀，你们可回来了，急死俺了!辛明大姐，这是卖

的钱。(交出钱) 辛 明 孟花，谢谢你啦!

孟 花 谢啥哩，快给俺说说咋样了?

〔沈龙等三人低头不语。 **孟** **花** 咋的了，没成?

〔沈龙三人仍没抬头。 **孟** **花** 快说话呀，急死俺了!

**张大强** (没好气地)行了，你别跟着掺和了! 〔孟花委曲地哭了。

**辛** **明** 孟花，别哭，他们心里不好受。 **孟** **花** 俺不也是心里急嘛 ……

**辛** **明** 好了。张大强，我不知道你们是咋想的，我觉得日本 老板的话虽不好听，可有一定的道理。咱年轻人没 文化知识啥也干不好，让人歧视也是必然的。我看 你们还是回学校吧!

**张大强** 我们商量商量吧。辛明大姐，谢谢你了。往后有啥 要帮忙的，你就说一声。

**任小溪** 以后我们帮你上货、送饭吧。

**辛** **明** 谢谢你们的好意，每天我妈都给我送饭，你们留着时 间好好学习吧!孟花，我看你还是回家吧，干不了地 里的活先养鸡也行。本钱我借给你，鸡下了蛋都卖 给我。

**孟** **花** (感激地)辛明大姐，俺想想的。

〔辛母拎着饭盒走来。

辛 母 辛明，饿了吧?

辛 明 妈，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张大强 阿姨。辛明大姐，我们到那边去了。

〔沈龙等四人走到街角。张大强心事重重地坐在台 阶上沉思。

沈 龙 小溪，把头发染黑吧。

任小溪 嗯。(走到张大强面前)你说咱咋办呢?

张大强 唉，我也不知道。心里很乱，想辛明大姐说的那句 话：“人生最可悲的是有眼睛而看不见。”为啥人家一 个瞎女孩能让日本老板尊重，咱们这些睁着眼睛的 人却让人瞧不起?不怪人家骂咱们是白痴，你说咱

像什么?(痛苦地低下头) 〔任小溪长叹了一声。

沈 龙 我爸说“钱能改变人的地位”,只要咱挣了大钱，谁敢 瞧不起!

**张大强** 挣大钱?哪有那么容易呀!

**沈** **龙** 我爸说发财的路有的是，看你敢不敢干!咱就去南 方闯闯。你俩没钱不要紧，我再回家要点儿!

〔张大强沉默不语。

任小溪 张大强，你说去不去呀?

〔张大强仍沉思着。 沈 龙 任小溪，你啥态度?

任小溪 我……(瞅瞅张大强)当然想潇洒走 一 回了。 〔街口走来一位“南方”商人。

商 人 (礼貌地问任小溪)请问先生，好运大酒店怎么走哇? 任小溪 那儿好远哪，前边就有宾馆。

商 人 那不行的啦，我们公司招工的人先住那里啦。 沈 龙 (眼睛一亮，忙凑过去)你是来招工的?

商 人(礼貌地)是的啦。

沈 龙 (忙递烟)先生，你是什么地方的?

商 人(客气地谢绝)海南无影合资开发公司的。(转身欲 走)

沈 龙 (忙拦住)你们来招啥人?

商 人(笑了笑)这是不能随便讲的啦。 任小溪 招工还保密呀!

商 人 这你就不知道了。(掏出名片)我们是合资企业，工 资待遇满优厚的啦。要是公开招工，北方人还不挤

破我们的大门，我们可接待不起啦! 沈 龙 (看过名片)你是经理?

商 人 是的，我是来审查他们招的人合适不合适的。(转身 欲走)

**任小溪** (又拦住)那你们怎么招啊?

商 人 请朋友介绍，我们看中就可以的啦。

**沈** **龙** 我们正要去海南，可不认识你们招工的，求你帮帮忙 呗!

商 人 这怎么可以啦，我并不认识你们，也不知道你们的底 细。(又欲走)

沈 龙 (急切地拉住商人)我们都是学生。

商 人 这更不可以啦，学生要好好念书的啦。

任小溪 我们家里有困难，想早点儿工作挣点儿钱。 商 人 光听你们说，怎么会相信啦。

孟 花 他们真是好人，我就是他们救的。 商 人 这我也不好相信的啦。(欲下)

沈 龙 (央求着)求你帮帮忙，我们这辈子忘不了你!(把一 千元钱塞到商人手里)

商 人 这不可以，我怎么会随便收你的钱啦! 沈 龙 算帮我们的活动经费和报名费。

商 人 你好难为我啦!唉，看你们是真想去，就替你们办一

下啦。(掏出四张表)这是招工登记表……

〔沈龙一把抢过来，兴奋地看着。任小溪也跳着，拉 过张大强一块儿看。

商 人 (又递上四张表)看清楚了，这四张是外文登记表。 〔沈龙等人不解地望着商人。

商 人 我们还要给外国老板看的啦。

〔沈龙、任小溪等人兴奋地笑着。

商 人 明天上午九点，拿我的名片，送到好运大酒店1105 号房间啦。

沈 龙 (高兴得不住点头)好，一定!

商 人 明天见啦。(转身喊“的士”跑下)

沈 龙 (兴奋地)不怪我爸说钱是一切门的通行证，还真灵 任小溪 这回咱可要(唱)“潇洒走一回…… ”

张大强 (拿着表发愣)这外文登记表咋填呀?

任小溪 找辛明大姐，让她妈帮帮忙。 沈 龙 对 。

〔沈龙四人说笑着到辛明处。辛明已吃完饭，辛母在 收拾饭盒。

任小溪 辛明大姐，有件事求求你。 辛 明 啥事这么高兴?

任小溪 海南 一 家合资公司要我们啦，让我们填个外文登记

表，你跟阿姨说说帮我们填一下呗。 辛 明 妈，你给看看吧。

辛 母 (接表看了看)你们这是哪儿来的? 沈 龙 (递名片)这个经理给的。

辛 母 你们上当了，这是商品说明书。 任小溪 啊?

沈 龙 (气得一跺脚)妈的!走，追他去!(跑下)

〔张大强、任小溪欲走。

辛 明 回来，你们不能去!

张大强

(犹豫了一下)不行，我们得去!

**任小溪**

**孟** **花** (急哭了)辛明大姐，咋办呢?

辛 明 (果断地)妈，你收拾了吧。孟花，走!

〔 切 光 。

**第** **七** **场**

〔当日夜晚，火车站广场的僻静处。

〔天色尚未全黑，张大强在路口警惕地张望着。 一会 儿，沈龙、任小溪气喘吁吁跑上。

**张大强** (急切地)找到了吗?

**任小溪** 人家好运大酒店把登记卡全给查了，根本没这个人， 也没有招工的住过。

**张大强** 我也寻思，哪个骗子会那么傻，骗了你还把住处告诉 你 。

**沈** **龙** 妈的，咱们是太蠢了!我要抓住他，非宰了他不可!

**任小溪** 连点儿线索都没有，上哪儿抓? **张大强** 干脆去公安局报案。

**沈** **龙** 来不及了，等报完案说不定人早跑了。 **张大强** 你说咋办?

**沈** **龙** 抓紧时间四处找。

**任小溪** 这么大个城市，咋找哇!

**沈** **龙** (没好气儿地)怕麻烦你别去!反正不是你的钱，你 不急!

**任小溪** 我是说，总得有个目标啊。

**沈** **龙** 市场、旅店、火车站，我就不信找不到他!(跑下)

〔张大强、任小溪互相看看，随下。

〔暗转。火车站外僻静处。远处依稀可见车站大楼 剪影，夜幕已降临，人已稀少。

〔俄顷，商人与业主从候车室方向鬼鬼祟祟地走来。 业 主 (跟在后边磨叨着)你再给添点儿。

商 人 你这个人哪，没完没了的磨叽。万一让人发现就完 啦 。

业 主 等那几个小子发现了，你早回庙台子了。

商 人 候车室里那么多人听到也不行啊! 业 主 谁让你给我那么点儿。

商 人 二百块还少啊?你就提供一个信息嘛。

业 主 没这信息，你能骗来这些钱吗?不说二一添作五，也 得再给二百呀!

商 人 那不行，我冒多大风险哪!

业 主 你也太贪了，再添二百还不行? 商 人 不行!

〔沈龙、张大强、任小溪向候车室方向奔去。

任小溪 (听到争吵声，静听了一下)哎，你们听那边有人吵 吵 。

〔沈龙、张大强驻足倾听。 沈 龙 走，看看去，

〔业主、商人听到脚步声停止了争吵，屏气躲在角落 窥 视 着 。

商 人 不好!是他们，快走!(与业主夺路欲逃)

沈 龙 (冲上来，眼里冒着火)你们这两个骗子，还往哪儿 跑!

〔张大强、任小溪包抄过来。

业主(指商人)是他骗的你们，与我无关。

商 人 是他告诉我的，说你们是一群不爱念书、想挣钱的小 孩，好糊弄。

**沈** **龙** (气急地)我们念不念书，有你屁事!骗我们学生干 啥?把钱交出来!

**商** **人** 钱，什么钱?谁拿了你的钱，有什么证据?

**沈** **龙** (暴跳如雷)妈的，你也太黑了!(拿出假登记表和名

片)这不是你给的假登记表和名片吗? **商** **人** 你有没有搞错，我没有这种东西呀!

**张大强** 走，送他们去公安局! **任小溪** 对!(欲往上冲)

〔商人夺路就跑，沈龙追下。

〔张大强、任小溪拦住业主，厮打起来。业主将任小 溪踢倒，任小溪痛得在地上滚着。张大强冲上去，被 业主摔倒，他死死咬住业主的腿不放。业主抽出匕 首，向张大强后心刺去……

〔突然，王校长、辛明、孟花从侯车室方向闻声赶来。 **王校长** 住手!(冲上去拉业主)

〔业主惊慌之中回手一刀，刺中王校长右臂。王校长 “哎哟”一声晃了晃，张大强、孟花叫着“王校长”急去 扶。业主吓蒙了，扔下匕首就跑 ……

**任小溪** (死死拖住业主一条腿，喊)张大强，快来! 〔张大强、孟花冲过来，将业主擒住。

**张大强** 任小溪，你和孟花把他交给车站民警，我和辛明送王 校长去医院!

〔 暗 转 。

〔车站附近。

〔商人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心惊肉跳地四处察看着。 〔突然，沈龙从后边绕出来，逼住商人。

**沈** **龙** 还往哪儿跑。把钱交出来!

**商** **人** (见沈龙只一人，脸色一变，抽出匕首)你敢过来，我 整死你!

**沈** **龙** (急中生智，喊)张大强，你们从后边上!

〔商人吓得忙回头，沈龙就势冲上去，双手抱住他持 刀的手臂，狠狠地咬他的手。商人叫着，丢掉了匕 首，沈龙忙拾起。商人急忙向他扑来。沈龙回头一 迎，匕首正刺中商人的腹部。商人哼了一声，慢慢倒 下。沈龙吓呆了，慌忙捡起商人的皮包逃走。

*〔* *切光。*

**第** **八** **场**

〔几天后，学校办公室。

〔王校长右臂吊在脖子上坐在桌旁办公。 〔姜老师匆匆上。

**姜老师** 哎呀，王校长咋不多休息几天?

**王校长** 又没伤着内脏，在家呆不住。哎，张大强、任小溪回 来了吗?

**姜老师** 出事第二天就都回来了。这件事对他俩震动很大， 这两天表现也挺好。

**王校长** 工作跟上去，相信他们会转变的。(动了下右臂)哎 哟 ……

**姜老师** (内疚地)王校长，当时该叫我一声 ……

**王校长** 辛明来送信，情况太紧急，再到家去找你更来不及

了 。

**姜老师** 可我毕竟是他们班主任，让你伤成这样，我心里…… 唉!

**王校长** 都是为了学生嘛。哎，那个叫沈龙的有消息吗? **姜老师** 被公安局抓起来了。

〔王校长沉重地叹口气。

**姜老师** 唉，王校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在教育事业上你称

得上兢兢业业，可为几个流失的学生，差点儿把命搭 上，值得吗?

**王校长** 值得的!姜老师，你们年轻教师无法理解，是吗? 〔姜老师不可思议地摇摇头。

王校长 (深情地)是呀，咱们经历不同啊。有件事我永远也 忘不了!三十多年前我被错打成“右派”,送农村去 劳改。那年春节晚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闷在屋里。 听到外面鞭炮声，看人家欢欢乐乐过年，我却默默地 流泪，心想，这一生不完了吗?我把衣服穿好，想找

个没人的地方去了此一生 …… 〔姜老师惊疑地望着王校长。

王校长 突然，我听到了敲门声。我吓了一跳，这时候有谁会 来呢?我打开门， 一下惊呆了：门外雪地里站着五个 我教过的学生。他们浑身挂满了白霜，是顺着火车 道线走了一天一夜，带着吃的来看我，和我一起过年 的，其中有两个是班里最淘而且被我处分过的差生 ……当时，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抱着他们一顿痛哭



〔姜老师眼里也闪着泪花。

王校长 (泪水滚落下来)他们不仅救了我一命，而且给了我 重新生活的勇气。从那时起我才认识到，世界上最 纯洁、最真诚的是孩子的心。我下决心，一辈子献给 孩子!

**姜老师** (好像头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校长，激动地)王校长，谢 谢你把这些告诉我!

〔突然传来敲门声。 **王校长** 请进来。

〔张大强、任小溪拎着补品同辛明、孟花一起进来。 王校长 (高兴地)是你们呀，快过来!

任小溪 姜老师 … … 姜老师 来了……

张大强 (真诚地)王校长……我对不起你!

王校长 别这么说，你们回来我就高兴，买东西干啥。 张大强 为我们你命都豁出去了，买点儿东西算啥。

任小溪 你要是不收，还是不原谅我们。 王校长 好，收下。下次可不行了。

〔任小溪、张大强乐了，拘谨地坐下。

王校长 其实，要谢得谢辛明和孟花。不是她们送信，我还不 知道上哪儿找你们呢!

任小溪 我们谢了，还拜辛明大姐为师了。 辛 明 他们可是保证再不逃学的。

任小溪 其实，我们也不愿意往外跑，到处流浪，遭人冷眼，也 不是个滋味。

辛 明 那为啥还往外跑?

任小溪 我们 …… (看看姜老师，又看看张大强) 张大强 我们那时恨姜老师 ……

〔姜老师 一 惊。

王校长 (惊讶地)为什么?

张大强 姜老师太不近人情了。开始我学习也挺好，后来我 妈去世了，我和姐姐生活就难了。家离学校远，我早 晨不到六点就起来，带点儿吃的就往学校跑。冬天 我没钱买棉鞋，脚冻了，只好一跛一拐地走。迟到 了，姜老师不问原因就发火，把我推出去整整站了一 堂课。我哭了……第二天又迟到了，姜老师说我是

故意的，不给我开门。我开始恨他了，就故意跟他作 对……

**姜老师** (受到震动，愧疚地)张大强，谢谢你讲了心里话。没 想到我给你造成这么大痛苦，我正式向你道歉!

**张大强** (真诚地)姜老师，是我不对，不该和你作对；抽烟违 反校规，还撒野……

**姜老师** 我对你动手，是违反教育法的。我请求王校长处分 我!

张大强 王校长，姜老师不让我抽烟是为我好。他没打我，就 推了一下，是我对姜老师撒野蛮。姜老师，我对不起 你!(掏出写好的检讨书)这是我向全校的检讨。 (交给王校长)

**姜老师** ( 激动地搂着张大强)我……给你们把落下的课都补 上 !

〔张大强、任小溪点头。

**王校长** (兴奋地看看大家，掏出早已备好的三百元钱)孟花 姑娘，给。

孟 花 (惊奇地望着王校长，没有接钱)这是 ……

王校长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还小，在城里这么呆下去 不是个办法。拿着这钱，先回去把中学念完。

**孟** **花** 俺不能要你的钱，你也不容易 …… **王校长** 咋也比你富裕。拿着，回去上学吧。

〔姜老师、辛明也各掏出些钱，送给了孟花。

孟 花 (激动得不停地行礼)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俺一辈 子也忘不了你们!

〔门外传来任小溪父亲的声音：“请问王校长在吗?” 任小溪 (吓得一抖)哎呀，我爸来了!(忙躲到门后)

**王校长** 任小溪，别躲呀。

〔姜老师开门迎进任小溪父亲，任小溪突然逃出去。 **任小溪父亲** (先是一愣，然后喊着)小溪!

〔王校长、姜老师也喊任小溪。

张大强 王校长、姜老师别急，我们去找她。(同孟花、辛明追 下 )

任小溪父亲 (尴尬地) ……唉，王校长，真对不起!为这么个 不争气的孩子，让你受罪了。

**王校长** 别这么说。任师傅，总跟孩子弄得这么紧张，对教育 她可没啥好处啊!

任小溪父亲 (痛苦地)我也不想这样啊!这孩子不知中了哪 门子邪了 ……

**王校长** 整天对孩子没个笑脸，你就没有一点儿责任?

**任小溪父亲** (痛苦地低下头)唉，开始是怨我，她妈嫌我没文 化走了，我心情不好就拿孩子撒气。后来，我是恨她 不争气……看着孩子和自己一天天疏远，我这心里 也不是滋味 ……

**王校长** 当然了，孩子厌学，谁心里能不急。可光急不行，还 得慢慢引导。这次任小溪可有转变，就看你的啦!

〔任小溪父亲感激地望着王校长，叹了口气。

*〔切光。*

第 九 场

〔几天后的下午，张大强家。

〔辛明正在听张大强、任小溪背外语单词。

辛 明 挺好，今天学的都记住了。你俩真挺聪明，要能坚持

下去，用不了多久落下的外语课准能撵上。

任小溪 到那时候，咱也可以在班里潇洒一回了。 〔三人大笑。

辛 明 好了，今天你就先潇洒地回家吧。

任小溪 哎呀，这可不行。回家，我爸非整死我不可! 辛 明 那怎么会呢?

任小溪 你不知道，上次他就让校长留个尸首，这次还有个 好?

辛 明 他不是你亲父亲吗?不会的。

任小溪 拉倒吧，你没听说亲父亲、亲母亲打死亲儿子的事? 辛 明 我们陪你一块儿回去。

任小溪 没用。王校长去我家多次了，他一走，照打不误。我

爸像得了打人的癌症了。 辛 明 那你也不能总不回家呀!

任小溪 谁不想回家呀!看见别人都能高高兴兴回家，我心 里也不是个滋味。

辛 明 我们做儿女的也该替老人想想，他们把我们从小养 到大容易吗?看到别人家孩子回家，你不回去，他心 里好受吗?

任小溪 唉，这些天我想了，我爸也够不容易的了。可我走的 弯路太多了 ……

辛 明 有位哲人讲过：“曲折的路有时最简捷”。挫折之后 的振作最容易成功!

任小溪 辛明大姐，你说我还能行? 辛 明 这要问你自己。

任小溪 辛明大姐，我听你的，好好学习，等我改好了再回家。 〔孟花拎着水壶从厨房出来。

**孟** **花** 水开了，你们喝水吧……(给众人倒水) 辛 明 孟花，你想好了吗?

孟 花 嗯，俺想了。俺不能辜负王校长和你们这些好人，明 天就回去。

〔敲门声。 **张大强** 谁呀?

〔任小溪父亲的声音：“这是张大强家吗?”

任小溪 (吓得跳起来)是我爸!先别开门!(忙收拾书，跑到 厨房门口又转回头)千万别说我在这儿，不然我和你 们绝交!(进厨房)

**张大强** (打开门，迎进任小溪父亲)任叔…… 任小溪父亲 (拎着个兜)小溪在这儿吗?

张大强 (支吾着)啊，她没回家吗?

任小溪父亲 王校长说小溪在你这儿。 张大强 任叔，请坐。(忙端水)

辛 明 大叔，任小溪以前一直不愿意回家吗?

**任小溪父亲** 不是。以前挺好的，就打这两年她……唉，也是 让我打怕了。

**辛** **明** 大叔，我是晚辈人，说错了你别见怪：孩子有错，打能 打好吗?

**任小溪父亲** 唉，我也后悔呀!王校长批评了我，这些天我也 想了，小溪也够苦的，没个妈……以后我再也不打她 了。(扬扬兜)这不，她喜欢唱歌，我戒了烟和酒，攒 了三个月的奖金给她买了个带卡拉OK的录音机，让 她回去好好唱。只要她学好，我一指头也舍不得碰 她!(从拎兜里拿出录音机)

〔任小溪含着泪水从厨房冲出来。 **任小溪** 爸……

**任小溪父亲** 小溪，爸接你来了……

任小溪 我都听见了，爸，是我对不起你……

任小溪父亲 (激动地)是爸不好，不该总打你，就原谅爸爸 吧!

任小溪 (第一次听到父亲这样温柔的语言，激动得颤抖着) 爸，是我惹的你，还拿螺丝刀对你，我 …… (跪了下 去，痛苦地哭泣着)

**任小溪父亲** (冲过去抱着任小溪)孩子，是爸逼的你 …… (与 任小溪抱头痛哭)

〔辛明、孟花、张大强也闪着泪花。 任小溪 爸，我再不逃学了，一定学好!

任小溪父亲 好!(又从兜里拎出一件漂亮的连衣裙)孩子， 别穿那个了，这是你该穿的。

任小溪 爸 … …

**任小溪父亲** 咱们回家吧!

**任小溪** 嗯。

**任小溪父亲** (对张大强、辛明、孟花)谢谢你们照顾小溪!一 块儿到家坐坐吧。

**辛** **明** 大叔，我还有事，改日一定去。张大强，我也该回去

了 。

〔任小溪父亲拉着任小溪同辛明下。

〔张大强送走客人，回到屋内看看亡母的照片，沉思 着。孟花进厨房。

〔俄顷，张欣华拿着卖剩下的货物回来。 **张大强** 姐，今天咋回来这么早?

**张欣华** 你们补课，给你们做点儿饭，晚上再去夜市卖点儿。 她们呢?

**张大强** 任小溪让她爸接走了。姐，跟你商量点事儿。

**张欣华** 啥事儿，说吧。 **张大强** 借我二百块钱。

**张欣华** (一愣)我哪有那么多钱! **张大强** 姐呀，这回我可是正用! **张欣华** 真没有。

**张大强** 我不信，让我翻翻。

**张欣华** (下意识地捂了一下衣袋)你还要动手?翻也没有! **张大强** 姐，你一定得借……(冲上去与张欣华撕扯)

**张欣华** (被推到凳子上)你干什么 ……

**孟** **花** (闻声从厨房跑出来)哎呀，张大强你干啥呀?

**张大强** (从张欣华衣袋里掏出一个存折，打开一看，火气上 来了)姐呀，真没想到你偷着存了两千多块钱，还撒

谎说没钱。你这心也太黑了!

张欣华 (哭泣)那钱……不是我的，你 … …

**张大强** (怒气冲冲地)你别再糊弄我啦，你 ……

〔外面传来救护车声、敲门声。 **张大强** (打开门)你们找谁?

〔一名医士：“这是张欣华家吗?” **张大强** 是啊。(让进医士)

医 士 (见到张欣华)哎呀，可找到你了!快，医院有位急诊 患者要输血，血型和你的一样。这种血型库存已用 完，请你马上跟我们去。

**张欣华** 我换件衣服。(忙去找衣服)

**张大强** (惊呆了)大夫，你说什么?要抽我姐的血?

**医** **士** 她是我们医院的长期供血户。她这种血型非常少 见，上千人只有几个。她每月都去卖一次。(对张欣 华)车在门外，我上车等你。(退了出去)

**张大强** (如梦方醒，拉住张欣华)姐，这是真的吗?

**张欣华** 不这样，拿什么给你上学、吃饭呀!

**张大强** (痛苦地)为啥不告诉我?不是还有我吗?

**张欣华** 告诉你有啥用。妈临死前我答应过一定好好照顾 你，你看那存折是谁的名字。

〔张大强又一次打开存折，看着，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张欣华** 那是给你留着上学用的。

**张大强** (痛悔地)这两年原来我吃的是姐姐的血呀!我还算 人吗?

**张欣华** (已换完衣服，往外走)大强别哭了，以前不懂事，往 后好好上学就行了。

张大强 (追着)姐呀，我对不起你!(举着存折)这钱都给你 买补品吧!姐呀，这次我真不是乱来呀!王校长、姜 老师都给孟花捐钱了。我也想帮她一点儿，让她回

去好上学。

张欣华 咋不早说，用多少去拿吧。

孟 花 (抽泣着)俺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这些好人!

〔医士返上。 医 士 快走吧!

**张大强** (拉住医士)大夫，别抽我姐的血了，抽我的吧! **医** **士** 那要看血型一样不。

**张大强** 我们是同一父母生的!

**医** **士** 那也要到医院化验一下。 **张大强** (扶着张欣华)行!

〔切光。

**第** **十** **场**

〔几天后，某监狱探视室。

〔舞台右侧一道铁栅栏，外放一长椅。沈龙的父亲坐 在长椅上，不时向门口张望着。

〔俄顷，传来沉重的镣铐声。 一民警押着沈龙从铁栅 栏深处走来。沈龙父亲忙向前扑去。

**沈** **龙** (见到父亲，似有了希望，泪水夺眶而出) ……爸，你 咋才来呀!

**沈龙父亲** 爸刚从南方回来 ……

**沈** **龙** 爸，你不说公安局里有人吗?快去多拿点儿钱把我

保出去，我不想呆在这儿呀! 〔沈龙父亲痛苦地摇摇头。

**沈** **龙** 你还舍不得钱?你心里光有那个小老婆，我死了你 就没儿子啦!

**沈龙父亲** (痛苦地)唉!不是舍不得钱，你犯的是杀人罪呀， 花多少钱也不行 ……

沈 龙 你撒谎!你不是告诉我钱是万能的，钱是一切门的 通行证，只要花上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吗?你快去 办!

**沈龙父亲** (痛悔地)爸不是不办，是真的不行啊!

沈 龙 (发疯一般叫着)你骗我!

沈龙父亲 你是我惟一的儿子，怎么会骗你?

沈 龙(狂笑)哈哈哈……你是在骗我!从小你就告诉我， 有钱能使鬼推磨，钱能改变一切!是不是你说的?

〔沈龙父亲愧疚地点点头。

沈 龙 今天怎么啦?让你救我咋说不行了呢?你个骗子! 是你害的我!你替我偿命!

沈龙父亲 (痛哭着)儿子，我要能替你，就…… 沈 龙 我不是你儿子，你走!

沈龙父亲 大龙，你……

沈 龙 (把脸一扭)你走!你走!你走哇! 沈龙父亲 唉，报应啊!(无可奈何离去)

〔沈龙绝望地哭泣。张大强、任小溪悄悄进来。

张大强

大哥，别哭了 …

任小溪

沈 龙 (突然转过身)哥儿们，你们救救我!我不想死呀



〔张大强、任小溪痛苦地低下头。 沈 龙 你们咋不说话?

任小溪 我们问了，那个人没死。你是属于过失伤人，关不了 多久……

沈 龙 唉，当时你们为啥不拉住我!

张大强 当时，王校长为了救我挨了一刀，我们急着送他去医

院 。

沈 龙 (似受到震动)你们校长怎么样了? 任小溪 胳膊上被刺了一刀，差点儿……

沈 龙 (似梦呓地)我要有这么个校长多好啊……

|  |  |
| --- | --- |
| **张大强** | 是王校长让我们来看你的。 |
| **沈** **龙** | 唉，早听他的就不会有今天了!在外面的时候，整天 觉着活得没意思，瞎闹腾。可进来以后才感到，学校 生活多好啊!有老师、有同学们……我好后悔呀!  你们千万回去好好上学吧! 〔张大强、任小溪点点头。 |
| **沈** **龙** | 哥儿们一场，求你们一件事儿。 |
| **张大强** | 说吧。 |
| **沈** **龙** | 替我照顾点儿我爸，他就我这么个儿子，那小老婆跟 他过不长!  〔张大强、任小溪不住点头。 |
| **民** **警** | 时间到了。(拉起沈龙) |
| **沈** **龙** | (恋恋不舍地)别在外面乱跑了!回学校吧，还是学 校好啊! |
| **张大强** | (流着泪连连点头)嗯 …… |
| **任小溪** |  |

**沈** **龙** (走了几步又回头)告诉同学们，千万别走我这条路 啊 !

〔张大强、任小溪哭泣着。

〔回声：“千万别走我这条路啊 …… ” 〔 切 光 。

**尾** **声**

〔 一 年 后 。

〔学校礼堂。主席台上挂着“热烈欢送王校长光荣退 休”的横幅标语。台上坐着王校长、辛明、任小溪父 亲、张欣华及戴着光荣花的任小溪、张大强。

姜老师 (主持大会)同学们，在欢送王校长光荣退休之前，先 宜布一条喜讯：在老师的帮助下，在校外辅导员辛明 的热情辅导下，张大强、任小溪同学，经过一年多的 努力学习，都考上了高中；任小溪又以她优美的歌喉

考上了部队文工团，就要入伍了! 〔众人热烈鼓掌。

〔张大强、任小溪向众人敬礼，又激动地向辛明敬礼， 然后双双转向王校长，含着泪深深地躬下身去。王 校长激动地把他们搂在怀里。

**姜老师** 同学们，朝夕和我们相处在一起的敬爱的王校长，就 要退休离开我们了，全校师生心情都很不平静。下

面请学生代表向王校长献词! 〔众人热烈鼓掌。

**任小溪** (激动地站在麦克风前，眼里闪着泪花)各位老师，各 位家长，同学们：大家都知道，过去我是学校里最有

名的差等生。能有今天，都是王校长和老师们的功 劳!王校长在我们身上花了多少心血啊!我讲不出 什么,我写了一首歌代表我的心献给王校长!(拿起 麦克风动情地唱起《送别歌》)

就要离开献身的地方，

让我再看看您慈祥的目光；

捧来一颗爱心，不带半根草去， 几十年的风雨染得您鬓发如霜。 怎能忘啊，怎能忘记，

您使多少游子重新回到课堂。

告别的脚步莫这样匆忙，

让我再拥抱您温暖的胸膛；

献出一腔热血，流尽辛勤汗水， 几十年的耕耘浇开了桃李芬芳。 不能忘啊，不能忘记，

您永远是我们生活中的榜样，永远是我们的榜 样!

〔众人热烈鼓掌，有人在擦泪 ……

〔任小溪泪流满面，激动地向王校长行礼。王校长闪 着泪花。

**姜老师** 同学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校长做告别讲 话!

〔众人热烈鼓掌。

王校长 (激动地走到麦克风前)亲爱的孩子们，我多么舍不 得离开你们哪!可是，我老了，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 规律。在分别之际，我想起我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 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它曾影响了我的一生，今天我

把它送给你们：“从前有个小孩，母亲管教他，出于一 时气愤他恨母亲，就跑到山谷大喊：‘我恨你!'接着 山谷传来‘我恨你!我恨你’的回声。小孩吃惊地跑

回去对母亲说：‘山谷里有个坏孩子说他恨我。’母亲

便带他到山谷让他喊：‘我爱你!'这一次，他却听到

有个很好的小孩在山谷里也喊：‘我爱你!我爱 你!'" …… (稍顿)人生就像一种回声。你道出什么, 它就送回什么。你播种什么,就收获什么!我祝愿 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热烈的掌声在会场回荡 ……

**——剧** **终**

**甘** **巴** **拉**



丁一三 王向明 张子影

丁一三，男，64岁，原空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国剧协 常务理事，创作有话剧《女飞行员》(与人合作)、《陈毅出山》、 《九·一三事件》等；王向明，男，40岁，空政话剧团演员，曾与 人合作创作电视剧《生死之间》;张子影，女，30岁，空政话剧 团编剧，曾与人合作创作电视剧《生死之间》,其散文、诗歌多 次获奖。

人 物

刘方年肖剑尘 司马春秋 江一舟许兵南 张罂兰许姐 阿妈 团政委少将 参谋

众战士 接线员们

**第** **一** **节**

〔冬，群山环抱的甘巴拉休整营地。

〔凌晨。雄壮的军乐奏起。 一队军人齐步走来。

**司马春秋** 打起精神来，一，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众战士** 一，二，三，四!

**战士甲** 哎，司马文书，打这儿离甘巴拉还有多远?

**司马春秋** 这么跟你说吧，212加足马力，使劲儿往山上爬，得 跑一天，还得加半宿。

**战士丙** 咱们现在的高度是多少啊?

**司马春秋** 这是休整营地，海拔是四千一百米。

**战士丁** 咱们甘巴拉阵地是五千三百七十四，乖乖，还得再拔 高一千二百七十四米。

**许兵南** 我的妈呀!哎，不是说甘巴拉阵地上的雷达天线特 别显眼吗?我怎么看不见啊?

肖剑尘 那上边儿要是站着个大姑娘，你小子早就发现目标 了 。

**战士乙** 没错儿，一盯两小时。

**肖剑尘** 那眼神儿，能跟踪十公里。 〔众战士哄笑。

**许兵南** 胡扯!我 …… (说话间，一个踉跄，险些摔倒)

众战士 怎么了许兵南?……他高原反应上来了! ……一路 上他的脸色就不对。

刘方年 (对一个哭咧咧的战士)不要哭! 司马春秋 至于吗你?

〔刘方年、司马春秋扶许兵南坐下。

刘方年 司马春秋。 **司马春秋** 到 。

刘方年 叫江一舟拿个小氧气瓶来。 **司马春秋** 是 。 ( 下 )

**刘方年** (向战士们)大家散开，休息。 **众战士** 是 。

**刘方年** (问许兵南)感觉怎么样，许兵南?

**许兵南** 我没事儿，连长，就是喘不上气，头有点儿痛，脚底下 像踩了棉花。不过，我心里清楚。我根本不稀罕什

么大姑娘，我姐姐比她们都好看。 **刘方年** 你先闭上眼，不要说话，啊!

〔几个战士上前关切地询问许兵南。

刘方年 (对许兵南)要是不行，就在这休整营地多住几天，不 要勉强。

**许兵南** 不、不、不，连长，我得上山。

肖剑尘 哈哈，我说新兵小同志，你要是不咬咬牙，就留在这 儿喂猪。

**许兵南** 不，不。连长，我不留在这儿喂猪，我是学操纵的，到 了山上，才用得着，我要上阵地。

**刘方年** 说得对。你别着急，能行，咱们就上。

**肖剑尘** 哎呀，这才多高?四千一。我在九连的时候，四千八 百米，大雪封山，一封半年，饮用水断了，吃雪水。一

吃雪水，好，人都成了快要做茧的蚕，浑身透明、发 亮，惨了去了。九连撤销，咱老兵肖剑尘再到甘巴拉 走走不为别的，就是要看看这五千三百七十四米的 生命禁区，能奈我何?(站在许兵南身后)小同志，你 没别的，就是短练，明白?

**刘方年** 这一路上，你的嘴就没闲着。到了山上，有你想说都 没有可说的时候。

肖剑尘 连长同志，咱是走一步，说一步。在西藏，就是新兵 信多，干部病多，老兵话多。有什么可说?经历在这 儿摆着哪!

**刘方年** 你快成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肖剑尘** 别，连长同志，差得远，我顶多也不过是——德高望 众。(一个鲤鱼打挺，起来了)

〔战士们叫好。

**刘方年** (发威地一吼)哎!

〔战士们转移过注意力。

〔刘方年一个利落的前翻，也起来了。 **战士们** (更高声地)嗬，好!

〔司马春秋拿小氧气瓶上，后面跟着志愿兵江一舟。 **司马春秋** 氧气来了。

**刘方年** 给氧!

〔司马春秋和战士给许兵南吸氧气。

**江一舟** 连长，连长，你过来。(拉刘方年到一边)

**刘方年** 江一舟，老伙计，宿舍都安排好了吧?快让这些新同 志进屋休息。

**江一舟** 连长，送新兵上山的卡车一小时以前就已经到了。 **刘方年** 怎么,这么急?

江一舟 赵指导员从山上阵地打来电话，说后天有大部队飞 行转场训练，咱们雷达站要保障。团里指示，新兵也 参加。赵指导员的意见是连夜上山，明天上午休整， 下午准备。

肖剑尘 走，新兵同志们，你们的经历开始了，我带你们去看

看咱们的——小轿儿。 〔众战士下。

**刘方年** (对江一舟)好，让他们赶上了。你给老赵打个电话， 我带新兵，起床号以前，一定赶到阵地。

**江一舟** 是。不过，我看连长你今天怕是上不了山啦…… **刘方年** 怎么讲?

**江一舟** 你老婆 ~~·~~  大嫂，张罂兰老师——来了。 **刘方年** 你瞎说。

**江一舟** 现在正在咱休整营地的连部等着你哪!

**刘方年** 我这不是探家刚回来吗?她脚跟脚地来了，成心添 乱?

**江一舟** 赵指导员说，让你留下，阵地上有他就行了。

**刘方年** 那怎么行?我连探家带接兵，一下半年，老赵一直在

山上带班。他心脏不好，我必须把他替下来。 〔司马春秋上，一些战士跟上。

**司马春秋** 报告连长：我把许兵南安排在卡车驾驶楼，肖剑尘 不让，把许兵南拉下来了。

**刘方年** 去把他给我叫下来! **司马春秋** 是。(下)

**刘方年** (对江一舟)你快去给老赵打电话，顺便告诉罂兰，我

这儿有事离不开。 **江一舟** 是。(下)

〔肖剑尘、许兵南上，几个战士随着都上来了。 **肖剑尘** 连长同志，有什么指示?

**刘方年** 你为什么不让许兵南坐驾驶楼?

**肖剑尘** 没什么,我是想让他抓紧机会锻炼锻炼，不然到了山 上怎么办?

刘方年 部队马上出发，驾驶楼留给许兵南。今天，在这里的 每一个人，都必须上山，这是我作为连长在这里宣布 的第一个命令。

肖剑尘 包括你连长在内吗? 刘方年 不错。

肖剑尘 好!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出样子给战士看。我留 出驾驶楼，也是要看看是不是干部带我们上山。现 在既然你连长带头，我老兵肖剑尘经历在这儿摆着 哪，就是挂在卡车车帮上上甘巴拉，也没二话。

〔张罌兰上，江一舟跟在后面。 **张罂兰** 方年。

**刘方年** (走到张罌兰跟前)没看见我在这儿干什么吗?没听 见刚才老兵说了什么吗?

**张罂兰** 听见了，我也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

**刘方年** 我马上要带战士上山，有事情在电话里讲。 **张罂兰** (执拗地)不行，现在就得说!

**刘方年**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非得现在说?

**张罌兰** 方年，你不能上山了，家里出了大事!

**刘方年** 什么大事?还能天降大火，把家烧了吗?

**张罂兰** 方年，你……家是烧了，全都烧了，你还去吗? **刘方年** (掩饰地)烧……就烧了 ……

**张罌兰** (心头火起)刘方年!

肖剑尘 (已经站在一个高处)听着，说到底，当干部的上阵 地，还是有困难哪!现在咱们连长要跟媳妇商量家 里失火的大问题。真巧啊!把驾驶楼给许兵南打扫 干净了，上山，还得老兵带你们!

**战士甲** ( 起哄地)得令啊!(要下) **司马春秋** (气、急)连长!嫂子!

**刘** **方年** (木立良久，慢慢转向张罂兰)罂兰，甘巴拉雷达连连 长的妻子 — -

**肖剑尘** 别瞎扯了，来真格的吧!上车呀!(挥手号召) **张罂兰** 慢 !

〔场上静止。

张罂兰 (深情地对刘方年)方年，我要告诉你，作为妻子，这 个时候我需要丈夫，你也该知道什么叫做家……可 今天，你不仅仅是我的丈夫，你更是甘巴拉雷达连的 连长，你去，上阵地!

**刘方年** (长出一口气)罂兰，我对不住你了 ……

**肖剑尘** (为之震动，走到张罂兰跟前)不……我……唉! **江一舟** 你小子是谁?捣蛋!

肖剑尘 连长，我只是看你有没有上山的诚意。现在足够了， 足够了，你留下吧……

张罂兰 不，我家里的事儿，再难，有乡亲们，有政府，他们会 帮助的。刘方年，你不能辜负了战士们，放心地上山 吧，甘巴拉雷达连的连长!

肖剑尘 军嫂，请受我肖剑尘一拜。你无愧国家，为妻为母为 女人 ……

**刘方年** 到底是我的老婆。罂兰，既然来了，就送战士们一 程。司马春秋，集合队伍!

**司马春秋** 是。(充满激情地集合队伍，向刘方年报告) 〔肖剑尘大受感动地站进队列。

**刘方年** 甘巴拉，是世界最高的人控雷达站。我要问你们一

句，是谁让你们上的? **众战士** 我们全是自愿!

**刘方年** 年龄!(大步从每一个战士面前走过)

**众战士** (依次回答)十八，十九，十八，十九，十八，十九……

**许兵南** (声音略低)十八 …… **刘方年** 大声!

**许兵南** (猛提声音)战士许兵南，十八!

刘方年 (近乎悲怆)你们年轻的生命，将要加快缩短。知道 什么叫甘巴拉吗?“拉”在藏语里就是“山”,“甘巴” 就是“不可逾越”,“甘巴拉”就是“不可逾越的山”。 甘巴拉，海拔五千三百七十四米，那里的空气含氧量 只有平地的一半儿，躺着不动，相当于在平地负重四 十公斤行走；紫外线要灼伤你的皮肤，宇宙射线相当 于一个放射师每天工作八小时的三倍；你的记忆力 将锐减，你的右心室将很快变得肥大，就像我这样： 高原心脏病。懂吗你们?在甘巴拉生存、战斗，你必 须开动自身的代偿功能，就是要加快消耗你有限的 生命。我们，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云筑出我们共和国 新的长城。明白吗你们?

**众战士** 明白!

**刘方年** 大声回答!

**众战士** (高声)明白!我们明白! **刘方年** 给我念!

**全** **体** 用我们的血肉筑出我们共和国新的长城!

〔许兵南哭出声。

**刘方年** 哭什么?眼泪是什么?是你们每天早晨撒出去的那 泡尿!

〔众战士哄笑。

**刘方年** 因此，把鼻涕眼泪这些个零七八碎的，都给我甩到山 下去!听见没有?

**众战士** 听见了!(有的战士发出响鼻声，众人都开心地笑 了 )

**刘方年** 张婴兰，我的老婆，你们刚才都认识了。罂兰，跟战

士握别吧!

张罂兰 你们就要上甘巴拉了。在那里，除了可以想见的艰 难困苦以外，更为严峻的还有无边的寂寞，远离人 群、尘世的孤独。在这儿受的苦，不要写信跟家里 说，让他们日夜惦念。(与每一个战士握手，握许兵 南的手时发现不对)怎么?手这么凉?(摸许兵南身

上)只穿着空心棉袄，部队发的绒衣呢? **许兵南** 姐姐要出嫁，给她寄去了……家里穷。

**张罂兰** 你冷吧?

**许兵南** 不，我不冷。

〔张罂兰用手量许兵南的肩宽，许兵南跑进队列。 **张罂兰** 他还是个孩子!

**刘方年** 没有那么多儿女情长。(命令)许兵南坐驾驶楼，其 余全体上卡车车厢，出发!

〔司马春秋喊口令，调动队列。 **刘方年** 冲锋号!

〔军乐声如潮涌，队列走向一侧。

**许兵南** 姐，就要出嫁的姐，你别想我了。连长说了，我也没

工夫想你了……清明节别忘了给爸爸妈妈上坟，告 诉他们，我从一个穷孩子变成一个兵了，一个甘巴拉 战士了，让他们放心!再见了，姐姐!

〔队列消失在天地之间。

〔张罂兰挥泪送别刘方年。 〔江一舟跑上。

**江一舟** 嫂子，你到底还是让连长走了。

**张罂兰** 有什么法子呢?关键时刻，我能给他撤梯子吗? **江一舟** 那家……是真的烧了吗?

**张罌兰** 烧了，全烧了，片瓦不存……

**江一舟** 还有什么话要跟连长说吗，嫂子?

**张罌兰** 有什么可说?这样的日子，我还能撑多久?现在，只 能是风雨同舟 ……

**第** **二** **节**

〔紧接前场。

〔甘巴拉雷达阵地。巨大的防风罩几乎占满了舞台； 一侧，是一辆雷达车。

〔狂风大作。一声巨响，是铝质屋顶被大风掀翻，刮 到了天上。整个舞台的声响极尽巨风的肆虐和恐怖 ——大难已经临头。

〔江一舟在大风中艰难地走来。

**江** **一** **舟** 连长 — — 连长 — - 〔刘方年上。

**刘方年** 情况怎么样?

**江一舟** 宿舍的房盖给风刮跑了。 **刘方年** 人呢?人，怎么样?

**江一舟** 裹着被，抱在一起，还直打哆嗦，要出危险哪!现在 风力，十一级!

**刘方年** 往雷达车上转移，动作快! **江一舟** 是。(下)

**刘方年** (挪到雷达车的门下，向远处喊)脚……脚……不要 离地那么高；人……别给刮到山下去!

〔肖剑尘拉着许兵南，司马春秋挽着另一个新兵，江

一舟招呼着其他几个战士上。他们抱着被子瑟瑟发 抖，脚板蹭着地皮向前移动。

[刘方年猛打开车门。战士们有人自己上，有人被人 推上，有人叫人拉上，全都上了雷达车。

〔刘方年猛关车门，将自己关在车外。 **江一舟** (在里边喊)连长，你 ……

**刘方年** 我去检查一下天线!(艰难地下) 〔车里风声消失。

〔战士们寻找自己躺下的位置。

**战士甲** 这是不是要闹地震哪?这风，哪有把山都刮得直摇 晃的?

**老兵甲** 没见过?这甘巴拉是：风吹石头跑， 一年四季穿棉

袄；天降大雪存不住，没有沙土不长草。

**战士乙** 这大风要是把雷达车也刮到天上去，咱们可成航天

飞机了，没准儿还能和宇宙空间站对接呢 …… **司马春秋** 瞎掰，这俩东西接得上吗?

**许兵南** (触到车帮)哎哟，我的妈哟，边儿上怎么这么凉啊? **司马春秋** 不知道?那只是一层铁皮儿，贴着它睡一夜，准把

你那小身板冻直了。到中间来。 **战士甲** 老天爷，是不是世界末日到了?

**许兵南** 你别吓唬人好不好?我怕 … … (凑到车门处)江老 兵，把门开个缝儿行吗?

**江一舟** 你要干什么? **许兵南** 我要撒尿。

**肖剑尘** 别，针大的眼儿，斗大的风。 一条缝儿，能把咱们都 吸出去。(对许兵南)这尿，你得憋着，这是在体内保 存水分，时间长了，就自然回收。当兵什么苦你不得

受?这尿脖也是越撑越大。再说，遇上大雪封山，断

了水，这尿还能救你的小命。这是经验，学着点儿。 **许兵南** 学，学，向你肖老兵学。

**肖剑尘** 那就先见点儿行动。去，往边儿上靠靠。 **司马春秋** 我说肖剑尘，你又想干什么?

**肖剑尘** 什么干什么?

**老兵乙** 这还不明白吗?他要给自己占个暖和地方。

**肖剑尘** 好，好，好!明白就好，那就少啰嗦了，把中间的位置 给我让出来，谁也不能占!

**许兵南** 不行，我身上脂肪少，再一冷，我更憋不住尿了 …… 我，我要在车上撒了!

**众战士** (起哄)暴风雨来吧!

**司马春秋** (对肖剑尘不满)真没见过。你又黑又大，好意思 吗你?

**肖剑尘** 你叨咕什么,司马春秋?

**江一舟** 剑尘，真不愧是四年的老兵，在五千三百七十四米， 还这么多废话。给点儿风格吧 ……

**肖剑尘** 风格?你老兵江一舟， 一会儿给自己选择什么位置?

**江** **一舟** (指门口)这儿。六年前我刚当兵，年三十刮大风，指 导员就是躺在这儿，以自己的身体挡住风寒。第二 天早起，他冻得半身麻木。此后，我没有见他把这个 地方让给过别人。今天，要不是连长看他心脏不好， 硬把他逼下山，这个位置还轮不到我呢。

〔刘方年从车门缝儿里挤进， 一阵狂风随之袭来。 **司马春秋** 连长，肖剑尘非要睡中间不可。

**肖剑尘** 我一贯反对打小报告，更何况不实事求是。 **司马春秋** 我光明正大，向领导反映问题。

**刘方年** (问肖剑尘)怎么回事儿?

**肖剑尘** 很正常，让他锻炼、锻炼。往后，困难多了，不吃点儿 硬的，他过得去吗?

**刘方年** 这么说，你已经锻炼够了? **肖剑尘** 反正经历在这儿摆着呢! **许兵南** 我锻炼，我靠边儿试试。

**刘方年** (对许兵南)你别。(对肖剑尘)从我们一见面，你这

句话就没离嘴：经历在这儿摆着呢…… **肖剑尘** 因为，这是事实。

**刘方年** 毛病!今天晚上我就得帮你扳扳。 **肖剑尘** 怎么着，还能给我个处分?

**刘方年** 那要看什么事儿了。如果必要，绝不留情。

**肖剑尘** 嘿嘿，我等着，一个处分，我背着；两个处分，我挑着； 三个处分，我背一个，挑两个。(数板)

脚下的路朝天， 战士守边关，

坎坷有一万， 曲折有八千。 抽它一 口烟， 吐它一个圈，

艰难困苦都在云雾间， 都在云雾间!

刘方年 肖剑尘，你这算英雄好汉吗?军人的使命，军人的荣 誉，国家赋予你的崇高责任，在你肩上扛着哪，你没 有觉出这分量吗?

**肖剑尘** 你别急呀，连长。这分量我觉出来了，它在你肩上太 重了。说实话，这位置我是给留着的 ……

**刘方年** 给 我 ?

**肖剑尘** 昨天上山前，当着大嫂我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真 对不住你。连长，我想给你留个暖和地方，踏踏实实 歇一会儿，好好想一想，为你老婆孩子想个法子。不 然，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刘方年** 剑尘，难为你这片好心，我的话说重了。

**众战士** 连长，你就睡中间吧!

**刘方年** 谢谢你，肖剑尘；谢谢了，同志们。咱们赵指导员经 常说：甘巴拉缺氧气，但不能缺人间温暖。今天，你 肖剑尘就让我心里热乎乎的。但是，咱们甘巴拉也 有一条老规矩：干部、老兵、党员，要在最艰苦的位置 上；新兵、病号，要在被爱护的位置上。指导员临下 山前还叮嘱我，要通过这些老规矩，让每一个新战士 感到他们到家了。

**许兵南** 我们到家了?

**肖剑尘** 对，咱们到家了。

**刘方年** 风一停，明天的训练将如期进行，大家抓紧时间休

息。现在，按这个老规矩，各就各位，熄灯! **全** **体** **是**!

〔众战士就地卧倒，睡去。

*〔切光。*

〔刘方年、江一舟靠车后门(舞台前沿)对面坐定。车 外风声怒吼。

〔音乐低沉，如泣如诉。

〔黑暗中，刘方年划一根火柴，点燃嘴上叨着的烟 ——升光。

**江一舟** 车上不能抽烟。

刘方年 哦，哦，忘了。(灭烟)

江一舟 心不在焉。想什么问题吧，连长? 刘方年 想老婆，张罂兰。

〔舞台一侧出现张罂兰，她在休整营地。灯下，她两 手翻飞，在打着毛衣——已经快完工了。

张罂兰 方年，这么大的风，电话联系不上，我可怎么办呀? 刘方年 江一舟，上山前你们都说了些什么?讲详细点儿。

江一舟 我当时问她……(走到张罂兰面前)嫂子，那你为什 么不跟连长说清楚，不把他硬留下来呢?

张罂兰 我一看见你们连长，心就特别软。刚才那情形，我能 说什么?有新兵有老兵，都在看着他，我能让他挂不 上脸吗?你们有规矩，上阵地值勤，连长要带头，我

只能帮他树立起这个威信。 江一舟 威信?

张罂兰 我只能这样。

江一舟 可大嫂，家里一场大火，那是性命关天哪，难道连长 的威信比你家人的命还值钱吗?

张罂兰 我也不知道。可这样的日子还能撑多久……

江一舟“(回到刘方年面前)连长，嫂子说，现在只能是风雨同

舟，这“现在”两个字有学问呀…… 刘方年 啥学问?

江一舟 说白了，我担心你们俩长不了。

刘方年 离婚?不能吧?……可现在这风气，也说不准了



江一舟 唉，真不知道嫂子这会儿还在不在休整营地等你。

张罂兰 我不能再等你了，方年。刚才赵指导员找我谈了话，

说天一亮他就上山把你替下来。看着他的身体累成

那个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哪……可你一上山就是半 年，家里要秋收，老父老母要照顾，还有孩子，他们现 在还没有地方住呢……我等不起呀，我不能因为自 家的事情把老赵累垮了，我得走了。我连夜给那个 小兵打了一件毛衣，放在这儿；还有，不知道是哪个 战士在你们走之前；趁我不在，放在这儿一千元钱。 这两样东西我留下，等送水车上山的时候都带上去。 我走了，方年 …… (向舞台深处走去)

刘方年 她走了，凭我对她的了解，她一定是走了。在这大风 天，一个人，又回去了，把我扔给她的那一半天撑起 来。难道，这就是当兵的给他老婆送去的那点儿光 荣的代价吗?

**江一舟** (捂刘方年的嘴)你轻点儿。赵指导员可交待了，让 我常给你压着点儿火。

**刘方年** 这老赵，人走了，心还挂在阵地上。

〔张罂兰消失在舞台深处。她的位置又被一个藏族 老阿妈代替。老阿妈向远方张望，又艰难地走来。

〔刘方年察看熟睡的战士们，把自己的棉大衣给司马 春秋盖上。有个战士说着梦话翻了个身。

**刘方年** 都知道当兵苦，到西藏当兵更苦，可还是哭着喊着要 来!

〔司马春秋从梦中惊醒，起身，掀开大衣。 **司马春秋** 阿妈!

〔演区压光。

〔三年前的司马春秋跑向追来的阿妈。 **阿** **妈** 春秋，春秋!

**司马春秋** 阿妈?阿妈，您怎么还是跟来了?不是说好，您不

跟我来了吗?

阿 妈 孩子，你找到接兵的同志了吗? 司马春秋 就是这个门口，我还没进呢。 阿 妈 快去找解放军同志说吧。

司马春秋 您跟在我后边儿，这算怎么回事儿嘛。人家部队 本来就不愿意要我，这可好，还让妈妈领来了。

阿 妈 你进去见部队领导，如果还是不要你当兵，我自有我 的话跟解放军说。求佛保佑你，去见部队首长吧，儿

子。我在这儿等着，为你祷告。 〔司马春秋进门。

〔当年接兵的就是刘方年。他身着中尉军服，正在翻 看一份档案。

刘方年 你找谁呀? 司马春秋 找你。

刘方年 哦?是什么事儿啊? 司马春秋 我要当兵。

刘方年 你叫什么名字? 司马春秋 我叫司马春秋。

刘方年 哦，我知道，体检不合格，心脏二级杂音。 司马春秋 我不信。

刘方年 检查是有科学根据的。

司马春秋 科学有时候也不一定准。

刘方年 (思忖)嗯?还有点儿想法嘛。你从哪儿来? 司马春秋 坎东。

刘方年 坎东?离这儿四十八公里，坐车来的? 司马春秋 不，走来的。

刘方年 为什么?

**司马春秋** 我身无分文，就是这份决心。

**刘方年** 我们这次接的兵要上甘巴拉，知道吗?那里山高缺 氧，你的这个情况……

〔阿妈推门而入。 **阿** **妈** 解放军同志。

**刘方年** 老阿妈?(说藏话)扎西达拉，扎西达拉。(行躬身 礼 )

阿 妈 (还礼)扎西达拉。 **刘方年** 您是 … …

**阿** **妈** 我是这孩子的阿妈。

**刘方年** 您?(转而问司马春秋)你是藏族?

**司马春秋** 可以这么说：我的母亲是藏族，我的父亲是汉族。 阿 妈 当年他爸爸随大军进藏，我就是给部队带路的民工。

后来他爸爸死在青藏公路上，埋在拉萨的公墓。我 赶来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孩子他是从山外奔来的牦 牛，不是来找过冬的草地。他要走他爸爸的路，同志 ……你们如果不要他，我就把我的儿子领回去。

**刘方年** (考虑后)阿妈，先让孩子住下，我马上向上级报告、 请示。

**阿** **妈** 啊，金珠玛米，你真懂得阿妈的心啊!

**司马春秋** 阿妈，您走吧，我会想您的，我会想着我的爸爸。 我身上流着汉族和藏族的血，高原就是我的家，因为 那是我爸爸长眠的地方。阿妈，我不在身边了，您多 保重。

**阿** **妈** 儿子，到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

**司马春秋** 我记住了，阿妈。

〔充满深情别绪的音乐。

〔阿妈独身一人踏向归途。 一束强光，追着老人家的 背 影 。

**司马春秋** (从梦中醒来，呼喊)阿妈!

〔雷达车上的战士们都惊醒，起来。他们的目光投向 远方，像是看见了各自的母亲。他们跳起西藏风格 的舞蹈。

**肖剑尘** 该着我值班了，这风怎么还不停? 〔肖剑尘打开车门，狂风扑进车里。

肖剑尘 (大叫)不好，雷达天线不转了!快都下来，上去推! 〔全体指战员都跳下车来。

**肖剑尘** 看，停在迎风的角度上了。每到这个角度，都得要人 推，一分钟六圈儿。上吧，伙计们!(登上去)

**江一舟** 小心，金属表面现在是零下三十度了，手贴上去就得 扒一层皮下来。

**肖剑尘** 顾不得了，上吧。(爬向高处)

**刘方年** 肖剑尘，不愧是老兵啊!全体，上去推!

〔全体指战员登上去。从上面传来叫喊声：“血!整 个天线都染红了!”

〔演区灯光暗。天幕尽染血红色，鲜艳夺目。

**第** **三** **节**

〔这是在休整营地。近处有古柳，远处有长河。 〔纷飞的信件，从天飘落。

**江一舟** 来信了，来信了!(见有人抢)别抢，别抢!唉，别给 抢破了!

**许兵南** 有我的吗?有我的没有? **肖剑尘** 别着急，这儿呢。

**许兵南** 快给我。(接过肖剑尘送过来的信) **江一舟** 各位战友，每个人都有信来吧?

**战士甲** 本人 …… 没有。

**江一舟** 看司马春秋的，跟他一块儿享受享受藏族老阿妈的 温暖。都慢点儿，这批来信不容易，要不是在休整营 地，还收不到呢。“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现在 虽然不见“烽火”,可是何止“万金”!咱们都把信放 在胸口上，唱一遍咱们那首歌。

**众战士** 好 !

**江一舟** (领)“脚下的路朝天哪……”预备——起! **全** **体** (合唱)

脚下的路朝天， 战士守边关，

坎坷有一万， 曲折有八千，



**许兵南** (看着信，叫起来)不好!这……这可怎么办?(哭出 声)

**肖剑尘** 唉，你哭什么呀?当兵都一年了，还像个小姑娘。出 了什么事?

**许兵南** 我姐姐，她又来信了。

**肖剑尘** 废话，那不是在你手里拿着吗?出了什么事情?

**许兵南** 上一封信，她就说过，跟那个男人没法过。这回这信 ……她好像要寻短见，要自杀!

**肖剑尘** (一惊)什么?了得!拿来我看个明白! **许兵南** 不，我还是去找连长。

肖剑尘 什么事儿动不动就找连长，就像孩子找他妈。在甘 巴拉，我就是你大哥——不对，咱们不讲这些，都是 同志，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把信给我。(从许兵 南手里接过信细看)

〔舞台一侧，嘈杂声中许姐被推上舞台。她惨叫着摔 倒在地，挣扎起来时衣衫已被撕破，几乎不能遮体。

许 姐 (奔回门前，猛敲)开门，开门哪!你不能这样，你得 让我进去拿件衣服啊，我这样没法见人，你听见没 有?让我进去!你打我，你骂我，逼我离婚，我都忍 了，可你不能就这样把我一脚踢出来呀。天这么冷， 我得进去拿件自己的衣服，你听见没有?(听，见没 有回声)天哪，这是怎么了?穷的时候，日子再苦、再 难，还能过得去；现在富了，有钱了，你的心却变黑了 ……可是这点儿家业，也是我辛辛苦苦和你一块儿

积攒下来的，你不能都霸占了去呀!你赌博，你大吃 大喝，三天两头的另寻新欢，这些我都忍着，我指望 着你有回头的那一天。可没想到，在酒绿灯红里，你 的心越变越狠。如今，你这是把我推向绝路啊，你这 是欺我孤身一人……兵南，姐姐现在无依无靠，爸妈 死得早，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惟一的亲人，姐姐多 么需要你呀……可是，我不愿意把这不幸告诉你，让 你伤心。你还是好好服役吧，将来能在这个世上顶 天立地地活着……兵南，姐姐不能照顾你了 …… (突 然想起，向门里说)啊，你把那套绒衣给我，我求你 了，那是兵南寄给我的，我没有舍得穿。(再听，仍无 回应)天地虽大，却没有我的立足之地，爸妈，我只能 去找你们吗?兵南，你呢?我能闭上这眼吗?天哪， 我往哪儿走啊，我往哪儿去呀 …… (消失)

肖剑尘 (怒发冲冠，一拍大腿，起)他二大爷!王八蛋，臭流 氓，骗子，强盗，恶棍，社会的毒瘤，人民群众的败类! 改革开放给他个好时机，不他妈地好好干，胡折腾，

作死!(问许兵南)还有什么词，快想! **许兵南** 没了，都让你用上了。

**肖剑尘** 可我还是不解气!对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 …… **许兵南** 什么办法?快说呀，肖老兵。

肖剑尘 (冷冷地)我要请假，亲自到你家去，救出你姐姐，回 身我把那小子给撕了、扯了，把他那个糟脑袋从脖子 上拧下来， 一脚再给他踢到尼加拉瓜去——不是说 要冲出亚洲吗?让他先走一步。

**许兵南** 我就知道，你看了这样的信，准压不住火。

**肖剑尘** 你就给我好好在这休整营地待着，养好精神，再上山

值班。别的，我老肖包了。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关 系社会正义。

**许兵南** 好家伙，这么严重哪! 〔 暗 转 。

〔刘方年正在打电话。

**刘方年** 好，就这样。老赵啊，我和山下的几个支委都商量过 了，就按你的意见办。我说指导员，你可要注意身 体。你倒了，我可就没有主心骨了。(放下电话)

〔肖剑尘迎住刘方年。 **肖剑尘** 连长。

**刘方年** 剑尘。

**肖剑尘** 连长，我的探家报告，支部研究了没有?我这儿急着 哪 ……

**刘方年** 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儿吗? **肖剑尘** 报告上写得明白。

**刘方年** (找出报告，缓缓地)我也看得清楚。许兵南的姐姐 上一封信就告急求救，现在的处境又有所恶化。你 肖剑尘路见不平，要千里相助，是不是?

**肖剑尘** 如果是，你们批不批?

**刘方年** (掏出一信封)什么叫“如果是”?这不，指导员刚和 我通了电话，支部安排你回家探亲，并委托你肖剑尘 代表甘巴拉雷达站全体官兵，顺路前往许兵南的家 乡，慰问他的姐姐。这里有一千块钱，你带给许姐。

**肖剑尘** 这钱是哪儿来的?

**刘方年** 你们第一次上山那天晚上，咱们连不知是谁，给张罂 兰放下了一千块钱，她把钱留了下来。现在，作为咱 们连的心意给许姐带去吧。

**肖剑尘** (接过信封)连长-  **刘方年** 先解许姐的燃眉之急。

**肖剑尘** 连长!你说，咱招谁……惹谁啦?

**刘方年** 剑尘，我要特别提醒你，下山以后，首先向当地政府 反映情况，依靠政府妥善解决问题，千万不可冲动。 你一旦控制不住自己，全砸：破坏我军纪律，也将断

送你的前途。 **肖剑尘** 我的前途?

刘方年 上级领导机关为了照顾我们甘巴拉，特批了一个志 愿兵转为干部的名额。你们几个老兵都面临着这样 一个机会，很难得。你不要逞匹夫之勇，把这一切毁 了，请珍重!

**肖剑尘** 连长同志，请放心!(敬军礼)

**刘方年** (当胸一拳)相信你，老兵! 〔暗转。

〔许兵南送肖剑尘上路，二人依依不舍。 肖剑尘 回吧，兵南，别送了。

**许兵南** 不知道我姐姐是不是还活着 …… 肖剑尘 听天由命，我加紧赶路就是了。

〔汽车声传来。

肖剑尘 车来了，凡事想开点儿。来，让我抱你一下。(拥抱 许兵南)好，行了。不可逾越的甘巴拉都踩在了脚 下，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山头?(见许兵南咳了两声) 这两天咳嗽又厉害了，别忘了按时吃药。回来见。

(奔下)

〔汽车开动。

**许** **兵** **南** (追赶着远去的汽车，喊)肖老兵，你那提包里有我放

的两包饼干，饿了路上吃。我姐姐要是活着，先打封 电报回来。

〔肖剑尘从远去的车上回答：“你快回吧，兵南同志。” 〔汽车声隐。

〔暗转。

〔海之滨。

〔许姐呆坐在一条小船旁。她衣着朴素、大方，眼神 里深含着几多哀愁，更显得楚楚动人。

〔肖剑尘走到船边，观察一番。

许 姐 (发觉)请坐吧，同志。你是兵南的战友，就别见外， 这地方我只是临时住住。(声音里有几分看破世事 的冷漠)唉 ……

肖剑尘 (此刻却分外腼腆、羞涩)大 … … 大姐……嗯 … … 大 姐，你坐。

许 姐 唉，看样子，我比你小。

肖剑尘 不、不，从兵南那里论吧，是大姐。这样叫，我不紧张 ……许姐……同志，请听我说，我已经见到了本县法 院院长，人家仔细地听了我的汇报，又领着我见了信 访组的同志。他们郑重表示： 一定要认真调查，严肃 处理。他们请你写个材料 ……

许 姐 谢谢你了，难为你了。管不管我也都无所谓了，看见 你，就算我看见了兵南。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就 拜托你们，关照我的弟弟，他还小 …… (掩面)

肖剑尘 (看出了危急)大姐，像你这样的好人如果要离开人 间，那人间还能有什么?你怎么能这么轻生?你轻 的不是自己，你这是对不起死去的爹妈，也对不起兵 南哪!我跟你说吧，你要是到甘巴拉去看看，就知道

这日子该怎么过了。要是你真……我们这些好汉们 还活个什么劲儿!

**许** **姐** 我哪里有那么重要，如果是，我死也值得了。

**肖剑尘** 啊呀，可不能，这不是我害死了你吗?大姐，许 …… 小妹，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河，你老哥肖剑尘就是你 的独木舟!

**许** **姐** 我正是要乘这条小船，飘到大海里头去 ……

**肖剑尘** ……这条船，可以让你在风浪里淹死，也可以让你在 风浪里讨得生活。兵南的战友，我们甘巴拉雷达连 的同志，远在天边，也没有什么可表示的，连里让我 给你带来一千块钱。(掏出钱，放在船舱里)

许 姐 大兄弟，我不能要这钱，也用不着了……

肖剑尘 (急了) … … 同志们让我带来的心意，我给你了；连里 让我办的事情，我也办了。我 …… (急出了眼泪)死， 活，你自己拿主意吧!(坐在了地上)

〔许姐看着坐在地上掉眼泪的肖剑尘，忍不住破涕为 笑 。

肖剑尘 (腾地站起来)我的妈呀!大姐，你这 一 笑，可是全齐 了，我们全放心了!

〔灯暗。许姐、肖剑尘隐去。

**第** **四** **节**

〔汽车声转化成油机的轰鸣。数月之后。 〔甘巴拉雷达阵地。夜。

〔许兵南在整理行装，检查水桶。

〔江一舟、肖剑尘神情严峻，仔细观察山下。

〔风声中，司马春秋站进舞台一角，手拿电报纸。

**司马春秋** 团部急电：(念)“送水车三天前已出发，现得知在 曲玛境内。因大桥损坏严重，车辆难以通过。阵地 情况，及时上报。”(隐去)

〔江一舟、肖剑尘议论着急匆匆走过来。

肖剑尘 这回有好戏可唱了。蓄水池干了，个人的水壶前天 交上来全都给了油机。从昨天早晨开始，动用了桔 子汁罐头。现在的生路只有一条，就是下山找水!

江一舟 下山找水，谈何容易。水在哪儿?几个小时能回来? 入夜以后，温度将下降到二十多度，可能冻死人。水 找到了，能有力量背回来吗?

**肖剑尘** 要咱老兵干什么?经历在这儿摆着哪!同志，就这 么着了，你接应，我先下山!

**江一舟** 剑尘，要下，也得是我。 **肖剑尘** 为什么?

**江一舟** 上级照顾咱们连的那个志愿兵转干的名额，我不参

加竞选了。而且，我力主把这个机会给你。 **肖剑尘** 什么道理?

**江一舟** 你有高中毕业的文化基础，考试这一关，肯定没问

题。我嘛，志愿兵最高年限是十八年，我就老到底儿 了 。

〔一直在听的许兵南走过来。

**江一舟** 我估计，在八十三道弯的悬崖下面，可能有个小小的 山泉。我去看看——

**许兵南** (对江一舟)要轮，也还轮不到你。 **肖剑尘**

许兵南?

**江一舟**

**许兵南** 你江老兵是不挂职的指导员，是咱甘巴拉的基石。

有你在，连长都觉着稳当。因此，你们两个谁也不能 下。咱们仨比起来，我的分量最轻。

肖剑尘 你脾气见长啊，许兵南! 〔司马春秋跑上来。

**司马春秋** 快，哪儿能找到一点儿水? **江一舟** 怎么回事?

**司马春秋** 李东良在机房里晕倒了，严重缺水。 **肖剑尘** 快走!尿，快把尿献给他。

**江一舟** 对、对、对。让大家把尿都收集起来，以应急需!(与 肖剑尘、司马春秋跑下)

〔许兵南从怀里取出一张纸，又写上了几笔，放在大 石头上压好，然后提起水桶……

〔在许兵南想像中，许姐出现。 **许** **姐** 兵南!

**许兵南** 姐姐?

**许** **姐** 你放在石头上的是什么? **许兵南** 入党申请书。

**许** **姐**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许兵南** 我们阵地断水三天了，我要下山去找水。 **许** **姐**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不害怕吗?

**许兵南** 不，姐姐，我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了，我还要成为一名 共产党员。

许 姐 兵南，姐姐真为你高兴。你怎么一下子就长大了? **许兵南** 我当兵快两年了。

许 姐 对，你是个老兵了。兵南，我等你的好消息，去吧。

姐姐的事，人民法院正在解决，你不用替我担心了。 (隐去)

〔许兵南欲走，张罂兰出现。

**许兵南** 军嫂，你知道吗?我从来没穿过毛衣。 **张罂兰** 你穿着合适吗?

**许兵南** 又好看，又暖和——是心里暖和。

**张罂兰** 等你长高了，我再给你拆了，加点儿线，织一件大的。 **许兵南** 谢谢你，军嫂，我一定当个好战士，报答你。(向张罂

兰敬礼，下)

〔张罂兰隐去。

〔肖剑尘、江一舟上。

**江** **一舟** (发现石头上的纸，拿起看)入党申请书。(念)“请 江、肖两位老兵转交党支部…… ”

肖剑尘 (接过看)不错。(喊)人呢? 江一舟 水桶没了。

肖剑尘 这小鬼，下山了!

|  |  |
| --- | --- |
| **江一舟** | (喊)许兵南——兵南—(向山下张望) |
| **肖剑尘** |  |
|  | 〔老兵甲跑上。 |
| **老兵甲** | 许兵南下山了，连长——  〔刘方年在众战士簇拥下急上。司马春秋跟上。 〔肖剑尘、江一舟迎上。 |
| 刘方年 | (怒不可遏，对面前的江一舟、肖剑尘)你们两个给我 站起来!我问你们：许兵南呢? |
| 肖剑尘 | 可能……下山……找水去了…… |
| **刘方年** | 下山，找水，你们还有脸说! |
| **肖剑尘** | (气短)你嚷什么连长? |
| **刘方年** | 我嚷什么?你们……白当了这么多年老兵。连队你 们给我看住了吗?(对别人喊)把大衣给我拿来!应 急灯!  〔司马春秋刷地一下子为刘方年披上大衣。另一战 士送上应急灯。 |
| **江一舟** | 连长，方年，你冷静点儿。你要干什么? |
| **刘方年** | 干什么?我下山去把他找回来! |
| **江一舟** | 你下山，把阵地扔给谁? |
| **众战士** | 连长你不能下。 |
| 刘方年 | 别给我瞎喳喳!(对肖剑尘)可好，驾驶楼让给他了， 中间的位置让给他了，这下山取水又让给他了…… 啊!你们忍心吗你们? |
| 肖剑尘 | 刘方年你住嘴!你翻什么陈年老账?你也给我站稳 了，听着：我肖剑尘刚到甘巴拉的时候，是有差距，难 道你就不能用发展的眼光看我吗?今天我也要逞一 逞英雄!到了这个份儿上，让你当连长的下山，我就 |

得去上吊!来呀，给肖剑尘伺候着!

〔司马春秋上来为肖剑尘披大衣。肖剑尘从另一战 士手中接过应急灯。

**江一舟** 方年，还是让我去吧!

**刘方年** (举手止住，回头对司马春秋)司马春秋，把你卷的那 根“大炮”拿来!

〔司马春秋递上一支古巴大雪茄般的自制卷烟。

**刘方年** 剑尘，烟，也早就断了，这是用阵地上所有能找到的

烟蒂卷成的最后一支“大炮”。来，点上……

〔肖剑尘郑重地接过烟，战士们为他点上。

**肖剑尘** (深吸一口，吐出一团云雾)艰难困苦都在云雾间 **全** **体** 都在云雾间!

**肖剑尘** 走人!(飞奔而下)

**刘方年** (目送肖剑尘远去后)同志们，可以说，我们已经是弹 尽粮绝。油机里的水，还只能消耗两个小时。油机 一旦停转，没有了动力源，雷达就成了一堆废铁；而 8563国际航班，明晨将按时飞临拉萨机场，要靠我们 导航。甘巴拉的雷达天线绝不能停转，如果许兵南、 肖剑尘回不来，那就——

**司马春秋** 司马春秋上。 **江一舟** 江一舟上。

**战士甲** 高国良上。 **战士乙** 陈书远上。

**刘方年** (望着列成一行的战士们百感交集，上去紧抱住)同 志们，把手电全部打开，为我们下山取水的弟兄亮起 一个灯标。一，二，三 ……

〔集中在一起的手电如聚拢的星辰，放出耀眼的光

芒 。

〔 音 乐 起 。

〔另一演区光亮。许兵南提着一桶水，艰难地上。

许兵南 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光亮?那么远，那么亮，那就是

阵地吗?那是战友们给我亮起的灯标吗?这么近， 可就是走不到 ……

〔肖剑尘的声音：“许兵南—— ”

**许兵南** 是谁叫我?我在这儿呀，我还活着，我取到水了!

〔肖剑尘滚着下山，走到许兵南跟前。 **肖剑尘** 兵南!好样儿的!

**许兵南** 肖老兵!(一下子无力)我……可能够呛，你 …… **肖剑尘** 不，兵南!(抱住)别怕，暖和一下就好了，兵南。 **许兵南** 我……胸口难受 ……

**肖剑尘** 坚持住，咱们都能活着回去，还要把水也带回去。你

当兵快两年了，你姐姐在家盼着你回去探家呢! **许兵南** 我姐……你看她漂亮吗?

**肖剑尘** 兵南，我本不敢议论人家，可是说心里话，她实在是 漂亮极了!我第一次见到她，像看见了一道彩霞，觉

得看这样一眼，就已经不虚此生…… **许兵南** 她要是听见这个话，该有多高兴啊!

**肖剑尘** 咱们走，兵南，咱们得回去，咱们能回去!(背起许兵 南，提上水桶，艰难地向山上走)……(渐渐隐去)

〔山上旭日已经东升。

〔刘方年关灭应急灯。众战士向山下望着。 **刘方年** 快回来呀……凌晨了，要冻死人哪 ……

**司马春秋** (穿好大衣，走出队列)连长，他们可能回不来了， 该轮到我了。

**刘方年** 司马，从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母亲老阿妈，我就

对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 **司马春秋** 我知道，连长。

**刘方年** 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情：新兵上山的那个晚上，有人给 我爱人放下一千元钱，我一直认为是你。这么多钱，

你是哪儿来的?

**司马春秋** 连长，我……

**刘方年** 现在是说的时候了。

**司马春秋** 是。就是在我批准入伍，离开家乡的那天 ……

〔阿妈从舞台一角匆匆而来。 **阿** **妈** 春秋——春秋——

〔当年的司马春秋迎向阿妈。

司马春秋 唉呀，阿妈，您怎么又来了?我马上就要出发了， 您可真是……

**阿** **妈** 孩子，昨天晚上，月亮刚上山，咱家里来了一位同志



**司马春秋** 哦 ?

阿 妈 他说，政府找了我们好多年，到了咱们县，才问清楚。 他说，你爸爸是英雄，是烈士……政府没有忘记他， 没有忘记我们母子，找到了 ……送来了一千元抚恤 金 …… (掏出钱)

**司马春秋** 阿妈，我爸爸在天国里也会高兴的。

阿 妈 孩子，咱们知道你爸爸是英雄就行了。这钱我不要， 你带上，交给咱们军队。

**司马春秋** (接过钱)是爸爸在梦里告诉您这样做吗，阿妈? (靠在阿妈的怀里)

**阿** **妈** 别忘了，到了拉萨给你爸爸扫墓，让他看见你穿上军

装了。 **司马春秋** 嗯 。

**阿** **妈** 走吧，妈妈赶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去追队伍吧 …… **司马春秋** 您先走，阿妈，让我看着您先走。

**阿** **妈** 孩子，你先走，还是“妈妈送儿上战场” 〔司马春秋回身，阿妈隐去。

**司马春秋** 这笔钱，在我身上……保存了好久，多少次想交给 连里，又怕不收。后来，你家里失火了，我才 ……

**刘方年** 支部曾把这笔钱带给了许姐，她 … … 又寄回了连队。 现在，应该归还原主了。(取出钱)

**司马春秋** 请收下吧，连长!这不是我的贡献，是先辈对甘巴 拉的关怀。

刘方年 一代又一代，割不断的一 片深情。(收起钱)连里先 替你保存，日后你考军校会用得着的……我等你们 回来!冲锋号，为烈士的后代司马春秋送行!

〔军号嘹亮。

〔司马春秋下。

〔江一舟上。 **刘方年** 又走了 一个。

**江** **一** **舟** 连长，你回宿舍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有我盯着。 **老兵甲** 连长你休息一 下吧!

**战士乙** 连长—

**刘方年** (摇头)你们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吧 … … 〔两战士下。

**刘方年** 大风，断水，大雪封山，真够热闹的，都让我赶上了。

**江** **一舟** 这在咱甘巴拉，不是平常事吗?二十九年，不就是这 么过来的吗?话说回来，你今年也是有点儿不顺，大

嫂两次进藏，头一回没个机会团聚，二一回，面也没 见上 ……

**刘方年** 现在没精神扯这些。

**江一舟** 一码是一码。像电视机一样，多频道，按一个台，出

一个节目。我再给你侃一遍大嫂二次进西藏 …… 〔 暗 转 。

〔老兵甲、乙等几个战士，欢天喜地地提着一只篮子 吵嚷着上。篮子里有不少好吃的。

老兵甲 (掏一把)枣儿，好家伙，赶上鸡蛋大了! 战士乙 哎，真有鸡蛋!

众战士 大家平分。 ……对，谁也不能多拿。 ……我光要枣

儿就行了。 ……还有大花生哪! 〔肖剑尘上。

肖剑尘 别都抢光了，还得给阵地上的同志留一部分呢。人

家张老师主要是给连长送来的。 **众战士** 对、对、对，给连长留出一份来。

〔许兵南陪张罂兰上。她正在给许兵南缝衣扣。

**张罂兰** (接肖剑尘的话尾)剑尘，你可别甜着嘴还不领我的 人情。

**肖剑尘** 哪能!大嫂，你一来，这休整营地就过节了。 **众战士** 对、对、对。

**张罂兰** 又不是初一，又不是十五。

**肖剑尘** 我们这儿就有这个特点：在阵地上重大节日都值班， 回到休整营地来，哪天有空哪天就过节。 一会儿指

导员还来呢。 **众战士** 对、对、对。

**老兵乙** 可惜呀，连长没下来。

肖剑尘 (捅一下老兵乙)你少给我假机灵。

张罂兰 (难过)我这心是又不敢提起来，又不敢放下去。天

天就这样过日子，这就是你们的军嫂…… 〔江一舟拿一份电报纸，高兴地跑来。

**江一舟** 嫂子，来了，连长来了。 **众战士** 啊?连长来了?

**张罂兰** (迎上去急着问)真的……是他? **江一舟** 从阵地上来电报了。

〔战士们围上来。

江一舟 (念电文)“罂兰：一年前家遭大火，你来西藏报灾求 助，正逢我带兵上山，未能解你当时大难。这回你不 远千里二次前来探望，又遇我在阵地值勤，更不期大 雪提前封山，我无法下去。你两次进藏，我们终不得 相聚，这不能不叫人遗憾!罂兰，你我的老人，怀中 幼子，家中一切事务，只能有劳于你，心中愧疚…… 然而身不由己，万望体谅再三。方年即日。”

张罂兰 (把电报接过来，片刻)一舟，我半年没有看见方年的 来信，因此才抛下一家老小，再来西藏。现在，我甚 至怀疑他是否还在世上 ……

江一舟 大嫂，你真的想过头了。这不是他刚刚发来的电报 吗?

**张罂兰** 电报，谁不能发?

**江一舟** 大嫂，退一万万步说，就是有这样的事，我们敢瞒着 您吗?

**张罂兰** 你们是一起轮班上山值勤的，现在，你们回来休整， 怎么不见他刘方年?

**江一舟** 大嫂，甘巴拉的规矩，阵地上必须保持一名连队主

官。指导员在山上，连长就得在山下；现在，连长在 山上，指导员就在山下了。

**张罂兰** 我要听到他的声音，我有话要跟他说。 〔司马春秋上。

司马春秋 江一舟，团部总机告诉说，这场大雪来得突然，电 话线路多处中断。指导员冒着大雪去团部，请团里 给大嫂想办法。

**张罂兰** (望着江一舟)这是为什么?

**江一舟** 别着急，大嫂，指导员这不已经去了吗?请你再忍耐 一下。

张罂兰 忍耐，有谁能知道这两个字在我身上的分量!从我 们结婚，我肩上的负担一天比一天加重。 一年前的 大火，把个家烧得片瓦不存，我又在艰难中苦撑起 来。孩子出生，没有人带，我一要给学生上课，二要 背孩子下地种田。把孩子放在田边，不一会儿听不 到他的哭声，我赶回来找他，他……已经滚到了沟 里。我抱起孩子，比孩子哭得还要伤心。我是个女 人，我希望我的丈夫能在我的身边，哪怕是帮我一丁 点儿，我也还算是有个依靠。我是三十多岁的女人， 我能有多大的承受力?我的青春在哪儿?我的爱情 在哪儿?我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又在哪儿?都说是要 做奉献，到底是谁在做奉献?军功章上有他的一半， 也有我的一半，他的一半是荣誉，我的一半呢?是什 么?我实在是承受不住了，到此为止吧!(欲下，被

战士们拦住)

**江一舟** **他娘的!**

〔电话铃声响。

〔江一舟接电话，众战士围在他身边。 〔另一侧团政委出现。

**团政委** 我是雷达团王政委，你是江一舟吗?

江一舟 报告政委，我是志愿兵江一舟。刘方年连长的妻子 张罂兰同志两次进藏，都没能与她的丈夫团聚。现 在，我们的大嫂要求跟连长通一次电话，可是线路又 多处故障……我们连全体士兵，请求首长的帮助，让 大嫂和连长直接说句话!

**众战士** 我们请求首长!

**团政委** 谢谢你，江一舟同志，谢谢甘巴拉士兵对干部的理解 和支持。你们赵指导员已经向我说了这些情况，我 将努力通过军区总机，绕地区，跨兵种，设法接通刘 方年。请转告张罂兰同志，再耐心等一等。

**江一舟** 嫂子，等吧!

**众战士** 我们跟你一起等!

**团政委** 军区总机，军区总机，我是雷达团政委，02号，请接转 长途台。

**第一个接线员** 我是军区总机，我是军区总机，请接转长途 台，请接转长途台。我是1327,我是1327。

**第二个接线员** 军区长途台呼叫我们，明白。我是日土军线 1089,1089,谷玛线路复杂，请听好。

**第三个接线员** 谷玛明白。日咯则，日咯则，你听到了吗?请 接转坎东，我是1427,我是1427。

**第四个接线员** 这里是坎东，本地区线路正在抢修，请绕转陆 军军用专线。我是1155,请问你要哪里?

〔一系列询问声：“要哪里?”、“要哪里?”……

〔一系列回答：“雷达一连。”、“雷达一连。”……

第五个接线员 这里是武警87652部队，请问，你要哪里?什 么?这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怎么这么弱?你声音 大点儿，大声，我听不清!

**团政委** 请接甘巴拉雷达一连，雷达一连。我是西藏雷达团 政委，谢谢你了!

第五个接线员 好家伙，绕了半拉西藏，几千公里，经过多少 总机，这个电话创了纪录了……首长，你说话，要接 哪里?

**团政委** 请接甘巴拉雷达一连，叫刘方年连长接电话。

**第五个接线员** 雷达一连吗?听到了吗?好家伙，同志，咱们 是只闻其声，没机会见人哪……别唠了，有超级长途 要你。

〔刘方年千呼万唤始出来，全然已无英雄色。 〔张罂兰百感交集心如焚，眼泪早已洗容颜。

〔电话铃骤然震响，战士们抢着递给张罂兰。 **张罂兰** (接过就喊)我是张罂兰!你是刘方年吗?

**刘方年** 喂!喂!我是刘方年。罂兰，快讲话!你快讲话! **张罂兰** 方年，你还活着?

**刘方年**什么?我听不清! **张罂兰** 你……还活着 … …

〔线路中断。 **接线员们** 线路中断!

**刘方年** (撕心裂肺地大喊)罂兰，罂兰，你说话，你说话!

〔强烈的音乐涌起。 〔刘方年疾首扼腕。 〔张罂兰泣不成声。

〔全体接线员、团政委、干部、战士们，都泥塑般伫立。

张罂兰 你活着，方年……是的，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我就知 道了他还活着……我是要跟你说：家里的事情，有政 府，有乡亲们，你就放心吧!我，作为你的妻子，那半 边天我能撑起来。不要怪我有时说气话，方年，我死 也跟你死在一起，你听见了吧?(对战士们)你们听 见了吗?

**众战士** 军嫂!

**刘方年** 罂兰，我作为父母的儿子，作为你的丈夫，作为孩子 的爸爸，欠得太多……我有生之年， 一定要补偿，罂 兰……

**张罂兰** 方年，什么都别说了，我心甘情愿。 **众战士** 亲人!

〔舞台高处，走出阿妈、许姐，并肩站在张罂兰身边。

〔音乐再次燃起它热烈、神圣的颂歌之火。 〔 暗 转 。

**江一舟** 怎么样?跟前几遍讲的没有出入吧?

**刘方年** 一字不差，原版，装在我心里哪!你说这张罂兰，怎 么一见我的面，打从上回是一听见我的声音，她的心

立马就软，怎么理解?嗯? **江一舟** 嗯?是啊，怎么理解?

**刘方年** (忽侧耳听，敏感地)不对，油机的声音不对。 〔战士乙跑上。

战士乙 报告连长，油机的温度已经到了顶点，水，马上就烧 干了!

江一舟 方年，实在不行，向团部发电报吧，请求解除我们甘 巴拉战备值班任务。实事求是，油机一停，报告都发 不出去了。

刘方年 甘巴拉二十多年优质情报的历史，二十七条进出西 藏的航线要从我们头上通过，我们已经保障了二十 多万架次……雷达天线每分钟转六圈，已经转了二

十八年，今天—— 〔战士丁上。

战士丁 报告连长，指导员的急电。(将电报交刘方年) 〔刘方年看电报。

**战士乙** (惊喊)看!下山找水的同志们，回……回……来了! 〔战士甲等跑上。

**战士甲** (喊)下山找水的同志们回来了! 〔众战士上。

〔许兵南、肖剑尘、司马春秋互相扶上。三人立正，站 成一排。水，摆在他们面前。

**许兵南** 报告连长，战士肖剑尘等三人，下山取水归队。

**刘方年** (上去抱住)了不得!了不得!这水，现在是咱们的 命!(松开三人，后退，激动地)同志们，我们这个地 方，的确是太艰苦。刚才，我收到赵指导员发来的一 封电报。(念)“阵地值班全体官兵：大桥损坏，断水 已三天，想必困难重重。在此严重时刻，特抄录江泽 民主席对驻藏部队的勉励：‘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 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 ……同志们，我想和你

们一起高喊：艰难困苦 …… " **全** **体** (合) ……都在云雾间!

**刘方年** (接着念)“休整营地全体同志和你们在一起。指导

员赵同芳。” 〔众战士鼓掌。 〔许兵南晕倒。

**刘方年** 许兵南!

〔众人扶起，有战士舀来水。

**刘方年** (接过水杯)兵南，喝一口，你喝一 口。

**许兵南** 不，不，我在路上……喝过了……我现在，一点儿都 不渴 …… (将水杯推给肖剑尘)

〔肖剑尘将水杯递给江一舟，江一舟又传给司马春 秋，司马春秋传给刘方年，刘方年又给了身边的战 士。战士们每人一口，依次传递，最后又回到许兵南 手中。

〔许兵南默默地把水倒入水桶。 〔这时，警铃声大作。

**刘方年** 一等警报!把水全部倒进油机水箱，把许兵南抬进 宿舍。一号班进入岗位!

〔几个战士欲抬许兵南。他摆手，急站起。 **刘方年** 各就各位!

〔全体战士如一群猛虎奔上阵地，散开，有的带耳机， 有的端标图板。

〔远处。许兵南举起望远镜瞭望山间。 **刘方年** 什么情况?

**司马春秋** 8563 国际航班偏离航线。雷达已经看不到目标， 8563失去引导。

**刘方年** 甘巴拉呼叫指挥所，甘巴拉呼叫指挥所! 〔一位少将和参谋急上。

参 谋 这里是指挥所，这里是指挥所，请讲。

刘方年 报告首长，8563国际航班偏航飞行，目标丢失，本雷 达阵地已经看不到它!

参 谋 (向少将报告)8563国际航班在拉萨机场东南方向五

十公里处、四千二百米高度上消失，现在雷达已经看 不 到 它 。

**少** **将** (对话筒)甘巴拉注意，你们一号班，现在是在指挥室 里，还是在阵地上?

**刘方年** 我们一号班已经站在了阵地上。

**少** **将** 很好。按照平时训练要领，实施目力观察，进行直接 引 导 。

**刘方年** 是。(转对战士们)按照分工，目力观察，搜索目标! **肖剑尘** (首先发现)飞机在右前方，在山谷里飞行。

**刘方年** 右前方观察。

**江** **一** **舟** 目标高度4100,在我们阵地脚下。 **刘方年** 方位!

**战士甲** 070 。 **刘方年** 距离!

**许兵南** (仍举着望远镜)距离，0050……(摇晃) **战士们** 许兵南 ……

**刘方年** (厉声)注意跟踪观察!(对话筒)甘巴拉报告，8563 距离机场五十公里，高度4100,方位070。

少 将 8563注意，8563注意，现在听我指挥，请你立即上升 高度，注意左侧山峰，改飞270度，改飞270度。(转 换口气)甘巴拉继续观察，连续报告。

**肖剑尘** 8563把雅鲁藏布江当成了机场跑道!

**江一舟** (紧张)飞机离江面只有二百五十公尺，高度正在继 续下降……(惊呼)他妈的要完蛋!

少 将 8563,8563,下面是雅鲁藏布江，不是跑道，拉起来，你 拉起来!

肖剑尘 山，两边儿都是山，你偏一点儿就碰上了!

**刘方年** 地形复杂，遇上强气流，也没救!

〔 沉 闷 。

**许兵南** (从望远镜里看见)8563拉……拉起来了 …… **参** **谋** 8563已经接近正常高度，正在进入正常航线。

少 将 甘巴拉一号班同志们，我要建议，予以通令嘉奖。谢 谢你们，是你们的挽救，又一次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重 大空难。最先发现8563偏航并及时报告这一情况 的同志是哪一位?请通报姓名。

**刘方年** (对司马春秋)自己说。 **司马春秋** 上士，司马春秋。

**少** **将** 司马春秋同志，你的声音很像我二十年前在青藏公 路上牺牲的一位老战友啊……

**司马春秋** 报告首长，我们正是踏着烈士的足迹，走上了甘巴 拉雷达阵地。

**许兵南** 这是谁的声音? **刘方年** 指挥所司令员。

少 将 我们知道你们正在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 可是，这是祖国的需要。你们时刻记住吧，祖国需 要!根据上级指示，很快要在甘巴拉安装制氧机，要 修建加固营房，还要为天线加防风罩。请多保重，你 们辛苦了，确实辛苦了!

**众战士** 为人民服务! 〔群山回荡。

少 将 这五个大字，由你们在甘巴拉阵地上喊出来，何其壮 哉!(庄严敬礼，与参谋同下)

〔许兵南再次晕倒。 **众战士** 许兵南!

**肖剑尘°** (抱起)兵南!

**刘方年** 快，背回宿舍去。(看)不行，往山下抬，快! **许兵南** 不，连长，屋里闷，我想在阵地上待会儿……

**刘方年** 兵南，你找水冻着了，可能是急性肺水肿。降低点儿 高度，空气就多 一 点儿。要不，就没治了 ……听话



**许兵南** 别照顾我了，连长，我感觉已经不行了。 **肖剑尘** 不，兵南，你姐姐在等你。

**许兵南** 姐姐?她 … … 的信 … … 刚来的信 …… (掏出信递给 肖剑尘)

〔许姐在舞台一侧出现。

许 姐 兵南，姐姐告诉你，通过法院，事情已经妥善解决，我 分得了应得的部分财产，主要的是得到了公道。现 在，我将重新起步。我要感谢部队的关心，我要谢谢 肖剑尘大哥，是他让我懂得了自己的价值，给了我生 的勇气……他好吧?问候他，如果我早认识他多好 啊，甘巴拉上的人真好……随信退还给部队一千元 人民币，特别要替我谢谢大家。兵南，我想你，乡亲 们也都听说你要回来探家了。回来时，你一定要穿 军装 …… (隐去)

**许兵南** (拉住肖剑尘的手)替我去看看她 ……

**肖剑尘** 兵南，这封信，留给我吧。

**许兵南** 拜托了。我死了，就把我留在甘巴拉。我舍不得你 们，我怕到别处不一定遇见这么多……好人 …… (闭 目 )

**众战士** 许兵南 —

**肖剑尘** 他还有一个月就该回去探家了，他不能死!(悲痛欲

绝 )

**刘方年** 把眼泪留住，那也是珍贵的水。准备升旗! 〔战士们列队。

〔肖剑尘单腿跪在许兵南身边。

刘方年 许兵南同志留下了，他将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甘巴拉 人去和种种艰难作殊死的斗争。他是一位伟大的士 兵，根据他生前的志愿，我们将追认许兵南同志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为此，我们以一个军人的仪式，欢迎 这位永远十九岁的青年战士长驻高山!冲锋号!

〔号音拔地而起，其间有枪声五响。

**刘方年** 升起我们亲爱祖国的旗帜!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映照着军人严峻的容颜、祖国 的锦绣河山。

**尾** **声**

〔甘巴拉雷达阵地。 〔舞台空空，极静。

〔刘方年身着没有军衔的军服上。他的身影里是疲 倦，目光里是坚毅和留恋。已经是中尉的司马春秋 和老兵江一舟及众战士默默地上。

**刘方年** (发现了大家) ……

**江一舟** 啥时候下山，雷达营营长同志? **刘方年** ……

**战士甲** 还能回来看看我们吗，营长同志? **刘方年** ……

**司马春秋** 还有什么交待的吗，营长?

**刘方年** 司马春秋，甘巴拉第十八任指导员同志，麻烦你一件 事：在许兵南的墓旁给我留一席之地，日后我去了， 跟他埋在一起。

**司马春秋** 老连长，你不会死!

**刘方年** 傻话……哦，对不起，我又声儿高了。

**司马春秋** 没关系，我们都习惯了。你一低声，我们听着倒难 受 ……

**刘方年** (感到气氛压抑， 一个有力的转身，当年的风采跃然

再现)江一舟! **江一舟** 到 !

**刘方年** 新任连长何时抵达本站? **江一舟** 已经走上甘巴拉阵地!

**刘方年** 司马春秋! **司马春秋** 到 !

**刘方年** 请站到指导员的位置上去。其他全体听我的口令： 立正——

〔战士们列队。

**刘方年** (整完队后，大声喊)报数! **众战士** **一，二，三，四** **……**

〔肖剑尘走上。

〔队伍整齐肃立。

〔肖剑尘和刘方年正面相对，目光中汇集了多年风尘 岁月。

刘方年 (虎啸般)立正——(跑到肖剑尘、司马春秋面前)报 告，连长肖剑尘同志、指导员司马春秋同志，前任连 长刘方年集合队伍完毕，请讲话。

〔肖剑尘猛然上前，抱住刘方年。二人紧紧拥抱。 **肖剑尘** (后退，问队列)年龄!

**众战士** (依次)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三…… **刘方年** (已经站于排尾)三十四!

**肖剑尘** 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听甘巴拉雷达连连长讲话，他 说：“国歌里唱的什么?‘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 的长城'。这唱的不是过去，也不仅是未来，而是现 在。”今天，我从雷达学院毕业归来，再次看见你们， 我的战友……你，头发全脱了；你，右心室肥大；你，

牙齿全掉了……然而，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可以告慰 自己的是：我们把对于祖国的忠诚，留在了世界最高 人控雷达站。我们可以无愧地说，在人民需要的时

候，我们把自己的血肉——

**众军人** 筑进了我们共和国新的长城! 肖剑尘 冲锋号!

〔冲锋号响彻云霄，荡激群山。

**—** **—** **剧** **终**

**我家住在大山里**



黄伟英

人 物

六 爷——山里的老汉。

六奶奶——山里的老太太，六爷妻。 炳德 — — 六爷的大儿子。

炳 仁——六爷的二儿子。 玉 秀——六爷的女儿。

大嫂 — — 炳德的老婆。 小 儿——炳德的儿子。

桂花、瘸子、虎头、秋兰、队长、铁子、马先生。

一伙演戏的青年、一群刘家岭的汉子、几个兽医、几 个老人、几个小伙子、几个姑娘、众社员。

**时** **间：**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 **地** **点：**辽西的大山里。

**第** **一** **章**

〔雄浑凝重的山影。 〔 山 歌 响 起 ：

“ 一座座山来一道道岔，

一块块石头下钻出一朵朵花。 一阵阵山风送来一支支歌，

一条条石板路连着那一家又一呀家 …… ”

〔画外音：“我家住在大山里。那儿的山真高真多，峰 连峰、岭连岭，就像一片凝固了的狂涛怒浪。那一户 户青石小房，就如同一个个小贝壳。我家祖祖辈辈 就生活在这片山海之中。那是个平静又平静的小山 村。我家像许多家一样，有爷爷、奶奶、我爹、我娘， 还有叔叔、姑姑 …… "

〔 灯 亮 。 〔 冬 天 。

〔 农 家 小 院 。

〔玉秀那时候只有十来岁，正在踢毽子。 〔大嫂在猪圈边喂猪。她怀孕了。

大 嫂 (唤猪)喽——喽喽 … … 〔炳仁走着戏曲台步上。

炳 仁 (叨咕着锣鼓点儿)呛……呛呛呛……哐才哐才哐才

… … 才不愣登才!(亮相)

玉 秀 好哇，好哇!二哥唱戏啦!

炳 仁 妹子，二哥给你带来好东西了。 玉 秀 啥好东西?

炳 仁 (学戏曲道白)你来看哪 …… (从兜里掏出一粒山枣) 玉 秀 山枣!(抢过来)咋就一个?

**炳** **仁** 这儿还有呢!(从兜里又掏出一 大把)

玉 秀 快给我，快给我!

**炳** **仁** (收回山枣)我钻雪棵子好不容易捡的，你也不谢谢 我?

**玉** **秀** 嗯 … … 我给二哥做双鞋。

**炳** **仁** 1你会做?

**大** **嫂** 玉秀的手巧着呢，她脚上的鞋就是她自己个儿做的。

**炳** **仁** 嘿，俺妹子中啊!好，(学戏曲念白)小妹，接了—— (递山枣)

**大** **嫂** (笑)老二，一个正月了，戏还没唱够?

**炳** **仁** 闹正月、玩二月，今晚还要到刘家岭演戏呢。哎，嫂 子，他们让我在《老俩口学大寨》里加个动作，让我转 个身，把手绢甩出去，来个“卧鱼儿”——我练练，你 看中不中。(掏出手绢，唱二人转，唱男声又唱女声， 还加过门儿)“大寨红旗迎风摆，

贫下中农干起来， 誓将山区面貌改。

有一对儿革命的老夫妻， 要把那山河重安排。

老头说——

咱要把一穷二白的帽子甩…… ”

看着啊，就这块儿——“帽子甩……”(转身，扔手绢， 一个翅趄)

大 嫂 (笑)老二呀，你都二十好几了，总没个正形，咋说媳 妇儿呀?我昨晚还做了个梦，梦见你拜花堂，新媳妇 儿那个俊哟……

**炳** **仁** 这梦该我做。哎，嫂子，饭好没? 大 嫂 才多咱哪?“老阳儿”还那么高呢。

炳 仁 上刘家岭得走十好几里地呢，还得化妆……有剩饭 没?

**大** **嫂** 我去给你燧两个饼子。(进屋) 玉 秀 二哥，我也跟你去刘家岭看戏。 **炳** **仁** 好，领你去!

**玉** **秀** 嫂子，也给我通两个饼子。(进屋) **炳** **仁** (又练刚才的动作，唱)

“老头说 —

咱要把一穷二白的帽子甩…… ” (转身，扔手绢，差点儿摔倒)

〔六爷背粪筐上，见炳仁的样子，板起了脸。

六 爷 哼 !

**炳** **仁** (惧怕)爹 …… (忙进屋)

六 爷 成天唱咧咧的，像个啥!是庄稼人吗?(把粪倒粪堆 上，用锹平整粪堆)

〔炳德、队长、铁子上。铁子扯着一根广播线。炳德 好奇地看着他们，好奇得有些发呆。

**铁** **子** ( 向幕后喊)就钉在那棵树上……往高，再往高…… 好咧!(把线往屋里扯去)

六 爷 这是干啥?

队 长 六叔，安广播线啦，咱队自办广播。 六 爷 啥广播?

队 长 就是……就是一家安一个喇叭，你坐屋里就能听见

老远老远的人说话。 六 爷 那有啥用?

队 长 那用处可大啦!咱们沟里几十户人家，哩哩啦啦五 六里地，我这当队长的跑得过来吗?有了这玩艺儿， 就好比把我的嘴安在你们耳朵底下啦，有个大事小 情儿的，我在队部一招呼，你们在家里炕头上就听见 啦!

炳 德 哟，那么神?

六 爷 扯啥外国六!(背粪筐下)

铁 子 炳德大哥，这线就从房檐下扯屋里去了? 炳 德 中，中。

队 长 哎，铁子，安完他家你就收工吧，明天再安别人家。 (下)

〔铁子扯广播线进屋。

炳 德 (抬头看广播线)就这么细的铁丝儿，能把队长的嘴 拴俺家来……人真他妈的贼精八怪，咋琢磨的…… 〔大嫂从屋里出来。

大 嫂 哎，你来。 炳 德 干啥呀? 大 嫂 你来嘛。 炳 德 啥事儿?

大 嫂 昨晚，我做了个梦……

炳 德 又是梦!你总做梦，睡觉就好好睡呗……

大 嫂 你听着嘛!我梦见啊，我生了个双棒儿。我就愁了， 俩孩子可咋伺弄呀?

**炳** **德** 双棒儿好，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 〔铁子从屋里出来。

炳 德 安完啦? **铁** **子** 嗯哪。

炳 德 队长的那张嘴就进俺家啦? 铁 子 还得安个喇叭呢。

炳 德 喇叭俺家有，炳仁没事儿总吹。 铁 子 不是那个喇叭。(下)

炳 德 (追问)那是啥喇叭?

大 嫂 哎、哎，人家跟你说话呢。咱家的小米子不多了，你

该张罗换点儿。 炳 德 换小米子干啥?

大 嫂 人家不是要坐月子嘛! 炳 德 噢 … …

大 嫂 还有鸡蛋、红糖、芝麻…… 炳 德 芝麻?

大 嫂 啊，做芝麻盐儿呀!

〔六奶奶上。她背着一个口袋，扛着一个筐，很累的

样子。 **大** **嫂** 娘!

**六奶奶** 这是十五斤小米儿，三十个鸡子儿，还有二斤红糖、 二斤芝麻。

**大** **嫂** 娘，你快歇歇吧。(欲接东西) **六奶奶** 可别，当心你的身子。

**大** **嫂** (对炳德)哎，你真是个木头疙瘩，还不如娘疼我呢!

**炳** **德** 老娘们儿生个孩子还算事儿呀?真是的 … … (拿东 西进屋)

六奶奶 刚才在半道上，我遇见一股子旋风，上柱天下柱地 的，总围着我旋哪、旋哪，也不知是哪个没投胎的冤 鬼。呸，真不吉利!呸呸!(连连吐几口吐沫，与大 嫂进屋)

〔一伙男女青年拿着乐器上。 **青年甲** (喊)炳仁，炳仁!

**青年乙** (喊)哎，该走啦!

〔炳仁嘴上叼半个饼子，边扣衣服边从屋里出来。 **青年甲** 哎，炳仁，那个转身练得咋样啦?

**炳** **仁** 没问题，手拿把掐，瞧好吧!

**青年甲** 哎，秋兰，你跟炳仁练练，别到台上抓瞎。 **秋** **兰** 哎。来，炳仁，练练。

**炳** **仁** 好 !

〔众青年用嘴伴奏，炳仁与秋兰连唱带扭地演起来。 炳 仁 (唱)“大寨红旗迎风摆，”

秋 兰 (唱)“贫下中农干起来，” 炳 仁 (唱)“誓将山区面貌改。”

秋 兰 (唱)“有一对儿革命的老夫妻， 要把山河重安排。”

**炳** **仁** (唱)“老头说——

咱要把那一穷二白的帽子甩 …… " (做“卧鱼儿”身段)咋样?

〔众笑，鼓掌喝彩。

〔六爷又背一筐粪上。众哑然。六爷横暖他们一眼。 炳 仁 (无所知地)到时候，你们把那个过门儿拉长点儿，哒

哒啦哒哩嘀哒……我就……(起身又做动作，见六 爷)爹……(不知所措)

〔 众 笑 。 六 爷 滚 !

〔炳仁与众人下。

〔玉秀从屋里跑出来。 玉 秀 二哥，二哥!等等我! 六 爷 你干啥去?

玉 秀 看戏去!(跑下)

六 爷一个丫头家，跟着疯啥 …… (又去平整粪堆) 〔 灯 暗 。

〔画外音：“叔叔那天到刘家岭演戏去了，一连演了三 个晚上。戏演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几天之后， 我们家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 …… ”

〔 灯 亮 。

〔还是那座小院。

〔大嫂一边簸米，一边唤鸡。 大 嫂 咕——咕咕 ……

〔六奶奶从屋里出来。

六奶奶 哎哟!我不是说了吗，你歇着、你歇着。(去接簸箕) 大 嫂 娘，没事儿，俺中。

六奶奶 (簸米)咋样?就这几天吧?

大 嫂 嗯……他总在里面蹬啊踹的，俺怕 ……

六奶奶 不碍事，都这样。我怀炳德那功夫，他就像在里边打 把式，那个折腾哟!

大 嫂 昨晚俺做了个梦，梦见这孩子一生下来就会走，就会

喊娘，眼见着长啊……正这工夫，院里鸡窝闹黄鼠狼 子，炳仁吵吵八火地把俺给吵吵醒了。

**六奶奶** 唉，老二真二虎。我不让他去抓黄鼠狼子，他偏去

抓。那东西能抓吗?那东西迷人哪，要是把它得罪 了，家宅不宁啊。

〔玉秀引桂花上。

**玉** **秀** 桂花姐，这就是俺家。(进院)这是俺娘，这是俺大 嫂 。

**桂** **花** 大姨，大嫂…… 六奶奶 姑娘，找谁呀?

桂 花 俺 …… (不好意思) 玉 秀 娘，她找我二哥。

**六奶奶** 噢，找俺家老二呀。他没在家，又疯去了，成天唱啊、

扭啊，也不着家。 大 嫂 妹子，进屋坐吧。

玉 秀走，桂花姐，俺给你泡山枣水喝。 桂 花 不了，俺在这等他 ……

**六奶奶** 找他有啥事儿呀? **桂** **花** 没、没啥事儿…… **大** **嫂** 来，进屋坐吧。

〔炳仁唱二人转声音传来： “一轮明月照西厢，

二八佳人巧梳妆 …… " 玉 秀 我二哥回来啦!

〔炳仁唱咧咧地上。

**炳** **仁** (唱)“三请张生来赴宴，

四顾无人跳粉墙 …… "

玉 秀 二哥，你看谁来啦? 炳 仁 (一愣)你 ……

大 嫂 快让她到屋里坐吧。

炳 仁 不用，不用……桂花，走，咱到外边去……(欲领桂花 走 )

六奶奶 哎，你回来! 炳 仁 娘 … …

六奶奶 这姑娘是哪儿的呀? 炳 仁 刘家岭的，叫桂花。 六奶奶 找你干啥?

炳 仁 不干啥 ……

大 嫂 娘，你就别问了。 炳 仁 桂花，咱走。

六奶奶 上哪儿去呀?人家大老远来的，也不让屋里坐坐。 大 嫂 娘哎，你就别操这份心啦!

〔炳仁和桂花下。

玉 秀 (喊)桂花姐，你可来呀!

六奶奶 这像个啥哟!大天白日的，领着一个姑娘家满山沟 子瞎逛……

大 嫂 娘，炳仁也该找媳妇儿啦!

六奶奶 找也没这么找的呀，姑娘家家的自己跑上门来……

玉 秀 二哥在刘家岭演了三天戏，桂花姐天天去看，还到后 台找过我二哥呢。她还领俺去捡山枣。那儿的山枣 可多了，把雪扑拉开，一层，红红的，可劲儿捡。

六奶奶 我看这桂花姑娘气色不正。 大 嫂 模样怪俊的。

六奶奶 丑妻近地家中宝，俊，说不定是祸呢……

〔六爷背粪筐上，把粪倒粪堆上。

**六** **爷** 队上咋还不来收粪哪?都这么一 大堆了。

**六奶奶** 不是刚收过三天嘛。

**六** **爷** 再不收就没地场堆了 …… (用锹平整粪堆)

〔六奶奶、大嫂、玉秀进屋。

〔队长与铁子上。队长脖子上、肩上、胳膊上挂着好 多广播喇叭，铁子抱着一台扩大器。他们从院外经 过 。

〔炳德上。

**炳** **德** 队长，你那滴溜蒜挂的是啥呀?

队 长 这就是广播喇叭。哪，你拿一个。 炳 德 ( 拿一个喇叭)这就能听见你说话?

铁 子 (放下扩大器)炳德大哥，你把那天我挂在你家的线

头接这上 …… (示范)这么接……哎，安这上就中了。 炳 德 啊，啊。

队 长 你等着，我们这就去安扩大器， 一会儿我就说话。 炳 德 哎，俺等着，俺等着。

〔队长和铁子下。

〔炳德拎着广播喇叭进屋。

〔一个瘸子领一群汉子气势汹汹地上，人人手拿各种 棍棒工具。

瘸 子 (喊)张炳仁，你给我滚出来!

〔众人跟着叫骂。 六 爷 咋的啦?

瘸 子 操他娘的!张炳仁拐走了我老婆!桂花，你也给我 滚出来!

六 爷 咱家没人干那缺德事儿!

**瘸** **子** 你是张炳仁的啥人? **六** **爷** 我是他爹。

瘸 子 好哇，老杂种!你儿子拐走了我老婆，给我打! 〔汉子们呼喊着冲进院子。

〔炳德冲出屋来，后面跟着六奶奶、大嫂、玉秀。

炳 德 干啥?(顺手操起镐把)咋的?欺负俺家没人哪?拼 命谁不会呀!(冲上去)

〔汉子们也挥起了家什。 六 爷 住手!

〔众人都停住了。

六 爷 炳仁呢，炳仁呢?啊?那犊子哪儿去啦? 六奶奶 走了……

六 爷 他上哪儿去啦? **六奶奶** 他 ……

六 爷 说 !

**六奶奶** 他和一个叫桂花的姑娘走了……

**瘸** **子** 那是我老婆!是我用一百斤小米子换的!

六 爷 这位兄弟，你别着急。我儿子真拐走了你老婆，那他 就不是我儿子!你打、你杀，随你!走，我跟你去找 他，抓住他，由你处置!(领着瘸子和那伙汉子下)

六奶奶 唉，炳仁哪，你昨晚不该抓那只黄鼠狼子啊，你是被 黄鼠狼子迷住了。我早说过，那东西碰不得，你就是 不信……黄大仙儿，你饶了俺炳仁吧!(跪下)黄大 仙儿，你行行好吧……(磕头)

大 嫂 娘 … … 玉 秀 娘 … …

六奶奶 (哭)我看那女人气色就不正嘛，归齐是鬼气呀 … …

〔队长的广播声：“社员们，广播接好了，听见我说话 没?听见没 …… "

炳 德 (一愣)哎?队长的嘴真进俺家啦?队长，俺听见啦

…… (跑进屋子) 〔玉秀也跑进屋。

**六奶奶** 炳仁哪，炳仁，你可缺了大德啦!干啥拐人家的媳妇 儿呀……

**大** **嫂** 娘，兴许没那事儿……

**六奶奶** 人家都找上门来啦，丢人哪……

[炳仁、桂花被五花大绑地推上。六爷、瘸子及汉子 们上，还跟来好些看热闹的人。

〔炳德从屋里出来，玉秀也出来了。 〔炳仁、桂花被推倒在地。

**六** **爷** 丢人现眼的东西!(捡起镐把欲打炳仁)

〔炳德、玉秀等人拦六爷，六爷挣脱开，仍要打炳仁。 **桂** **花** 不怨他!(用身子挡住炳仁)

**瘸** **子** 骚货!臭养汉老婆!你还腆脸护着他!(揪起桂花， 打她嘴巴)

**炳** **仁** 桂花!(欲起身，被人按住) **瘸** **子** 说，还偷汉子不?

桂 花 你打死我，我也不跟你!一百斤小米子就能买个大

活人哪?呸! 瘸 子 你 …… (又打)

炳 仁 瘸子，有种你打我!是我拐了她!是我 ……

瘸 子 我也饶不了你!(夺过身边人的铁锹，欲打炳仁) 炳 德 (拦)干啥?还想动真格的?

六奶奶 别打呀!炳仁，快给这位兄弟磕头，求求他……

炳 仁 不求他!让他打死我吧!

六奶奶 大兄弟，他是被黄鼠狼子迷了心窍，你行行好，我替 我儿子给你跪下了……(欲跪)

六 爷 (推开六奶奶)你起开!兄弟，你打吧!打死他，是除 了个祸害，我绝不怪你!谁让俺家出了这么个孽种!

瘸 子 (扔下铁锹)大叔，看来你是个明事理的人……穷人 家，娶个媳妇儿容易吗?你就看着办吧。(扯起桂 花)走，家去算账!

桂 花 (挣扎)炳仁，俺乐意跟你过呀!炳仁…… 炳 仁 桂花……(爬起，追，倒地)桂花呀……

〔瘸子与那伙汉子架着桂花下。 〔六奶奶、大嫂、玉秀去扶炳仁。

六 爷 都给我起开!(抡镐把上前) 玉 秀 (扑向六爷)爹!

大 嫂 (拽六爷)爹! 炳 德 (拦六爷)爹!

六 爷 你不要脸，俺老张家还要脸哪!混蛋，孽障!我没你 这个儿子!

〔队长的广播声：“噗噗。喂，社员们，听说张炳仁拐 了人家的媳妇儿，人家找来了。乡亲们，这可丢了咱 村子的人啦!咱可不能护短，咱要帮人家把张炳仁 抓住!真他娘的缺八辈子德啦!”

炳 德 (冲屋里喊)已经抓着啦!队长，你就别嚷嚷啦! 六 爷 你们松开我!(挣扎着要扑向炳仁)

〔炳德抱住六爷，大嫂、六奶奶也上前去拦。 六奶奶 炳仁，你咋还不快跑?等死啊!

玉 秀 (去给炳仁解绳子)二哥，快跑吧!

六 爷 我没你这个儿子!看我不“消”死你!放开我 … … 〔炳仁逃下。

〔六爷挣脱开，撞倒了大嫂。 大 嫂 哎哟 … …

炳 德 你咋的啦?咋的啦? 玉 秀 嫂子……

**六奶奶** (对六爷)死鬼!你凶个啥哟?她有身子 … … 〔正要追下去的六爷站住了。

**大** **嫂** (趴在地上)俺不中啦 … … 〔灯暗。

〔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画外音：“我就这样来到了人间。我的出生也没消 除爷爷对叔叔的憎恨，他一直不认我叔叔是他的儿 子。村里人都说爷爷这是‘义举’,都骂我叔叔‘缺 德’。从那以后，叔叔就自己过了。”

〔追光下出现炳仁懒散疲惫的身影，正喝着酒。

〔画外音：“叔叔去刘家岭找过几次桂花，都被一阵乱

棍打回。后来，听说桂花投河死了。听到这个消息

后，叔叔狠狠地喝了一回酒，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

省。从那以后，酒再也没离开过我的叔叔。渐渐地，

人们似乎忘记了那个会唱‘蹦蹦戏'的叔叔了，都管

他叫酒篓子。打从我记事起，就见叔叔怀里天天揣 .

个酒瓶子，想起来就凋一 口 …… " 〔玉秀上。

玉 秀 二哥，你咋总喝酒呀?

炳 仁 、(喝着酒)唉，这酒啊，吧嗒吧嗒是辣的，吧嗒吧嗒又

是甜的，吧嗒吧嗒它又变苦的了，再吧嗒吧嗒就睡着

了 ……酒，好哇 …… (调一大口酒) **玉** **秀** 二哥……

**炳** **仁** (唱)“八月里哟桂花儿香， 花香随风飘呀飘过墙。

郎我有心摘了去，

墙边的恶狗乱汪汪，

咬我的手、咬我的腿，

咬烂了我的那个青鞋帮。

哎哎哎哎呀…..… ”

〔灯暗。

**第** **二** **章**

〔画外音：“转眼，我已经六、七岁了，能跟奶奶一块儿 搂柴火、捡蘑菇了。我爱跟奶奶在一起，她会讲 ‘古'。我就是从奶奶讲的‘古'里认识了我的家乡。”

〔 灯 亮 。 〔 秋 天 。

〔大山里，鸟儿啁啾。

〔六奶奶背柴筐上，小儿跟着。

六奶奶 (放下柴筐)小儿，知道不?这条沟叫棋盘沟。 小 儿 棋盘沟?

六奶奶 古时候，八仙里头的张果老和吕洞宾在这儿下过棋。 小 儿 棋盘在哪儿呢?

六奶奶 (指)那——那块大石头。 〔小儿爬上那块石头。

六奶奶 对。那上边不是有好多道道吗 那就是棋盘。 小 儿 … … 这是啥棋呀?

六奶奶 谁知道呢?小儿，你要是能看出是啥棋，你就是半个 仙人喽 ……

〔小儿看着那棋盘。

六奶奶 小儿，看见没?那儿，河边的那块石头叫姜公石。

小 儿 ( 望去)就是那块大碰子?

六奶奶 对。老老年间，姜太公在那钓过鱼，就是用的直钩 钩。他成年到头地钓啊、钓啊，后来，文王遇见了他， 他就当上了大官儿!

小 儿 真的吗?

六奶奶 那可不。那个碰子上还有姜太公“偎估”的脏沟印儿 呢 。

小 儿 姜太公咋上咱这来了?

**六奶奶** 咱这地场好呗!多清静，有山有水的……走吧，要晌 午了，该家去了。(背柴筐)

〔小儿又爬上一块大石头。

**六奶奶** (大惊)哎，下来、下来，快下来! 小 儿 这有山枣，俺给姑姑采山枣。

**六奶奶** 小儿，听话，快下来!

〔小儿爬下石头。

**六奶奶** 这是佛磬石，是弥勒佛丢下的磬儿，碰不得的…… 〔一阵锣声和喊声传来。

〔队长和两个社员押着炳仁上。炳仁脖上吊着几穗 苞米，手拿一锣。

炳 仁 (边敲边喊)我是贼，我偷了地里的苞米 ……

六奶奶 炳 仁 … … 炳 仁 娘 … …

六奶奶 你咋又偷粮食?

炳 仁 我……嘿嘿，换酒喝 …

队 长 对你这样没皮没脸的家伙，就得狠狠收拾!喊哪! 敲哇!

炳 仁 (边敲边喊)社员同志们，我是贼!我偷了地里的粮

食，我没脸没皮，屡教不改 …… (下) 〔两社员随下。

队 长 六婶子，他总偷，实在没法子 …… (下) **六奶奶** 唉，报应啊，报应啊……

小 儿 奶奶，你说啥?啥报应?

**六奶奶** 当年，就是你下生的那天，你叔叔就是在这佛磬石下 被刘家岭的人抓住了。他胆子也忒大了，在佛磬石 下边还敢干那事儿，做孽呀 ……

小 儿 奶奶，俺叔叔干啥事了?

**六奶奶** 他……小孩子家，别啥都打听……唉，报应啊 … … (跪下磕头)佛爷，饶了俺家老二吧，他当初是被黄鼠 狼子迷住了 … … 小儿，你咋不磕头?快磕头、快磕 头。多磕头，它会给你消灾解难，保你一辈子平平安 安。快跪下呀 ……

〔小儿跪下了。 〔灯暗。

〔画外音：“奶奶给我讲了好多好多的故事。我上学 以后，曾把这些故事跟我的同学讲过。令我不解的 是，我的同学也给我讲了许许多多类似的故事，也发 生在他们的家乡。山里的故事，都是一样的吗?”

〔灯亮。

〔院子里。

〔玉秀已是大姑娘了，她正在晾衣服。六奶奶在往筐 箩里搓苞米，小儿坐在她身边。

小 儿 讲啊，奶奶，后来呢?

六奶奶 后来呀， 一个道士看见那书生脸上有妖气，就在书生

家的门框上贴了一道符…… **小** **儿** 啥叫符?

**六奶奶** 就是驱鬼避邪的东西呀。

**玉** **秀** 娘，别讲那些迷信的东西了。

**六奶奶** 啥迷信?都是真的!你姥姥给我讲的。你姥姥还能 唬我?

**玉** **秀** 小儿才这么大，给他讲这些不好。

小 儿好，就好!人家爱听嘛!讲啊，后来呢?

六奶奶 后来，那个鬼看见门框上有符，就再也不敢来缠磨书 生了。书生的身体就好了，后来还当上了大官儿。

小 儿 后来呢?

**六奶奶** 哪还有后来呀，后来他就娶妻生子，过好日子呗，成 天吃猪肉炖粉条子……小儿呀，长大了，看见好看的 姑娘可要当心啊，那兴许就是鬼变的。她迷人哪，几 天就把你折腾死了……

小 儿 那姑姑也好看，也是鬼变的吗? 玉 秀 该死的小儿!

六奶奶 你姑姑可不好看。鬼变的姑娘比你姑姑要好看得 多，可俊哩!

小 儿 奶奶，真的有鬼吗?

**六奶奶** 那可不咋的。有好些鬼呀，就在世上游荡，谁碰上谁 倒霉。你二叔就是碰上了鬼 … …

小 儿 (害怕了)奶奶 ……

**玉** **秀** 娘，看你把小儿吓的。小儿，咱不听了。走，进屋。 小 儿 不，我听嘛!我听嘛!

玉 秀 真是的，害怕还听。(进屋)

**六奶奶** (搂住小儿)咱小儿不怕。咱小儿长大后积德行善，

就遇不着鬼 ……

〔六爷背粪筐上，将粪倒粪堆上，又用锹去平整。 六 爷 又攒了这么一堆了，队上咋还不来收粪?

六奶奶 队上也不是给你一个人开的，别人家没粪，能单给你

一家派人派车?(收拾起筐箩，进屋)

六 爷 (平整粪堆，见有石头蛋子，捡起)谁把石头蛋子扔这 里啦?

〔小儿偷笑。

六 爷 又是你!小崽子。(扔掉石头)地是能糊弄的吗?

(又捡起一块石头扔掉)地是能糊弄的吗? 小 儿 ((捡起石头蛋子)爷爷，它多像驴粪蛋呀! 六 爷 去!地是能糊弄的吗?

〔大嫂挎小包裹从屋里出来。

〔炳德扛一袋粮食从院外进来。 炳 德 你上哪儿去?(放下口袋)

大 嫂 俺不是跟你说了嘛，昨晚儿俺做了一个梦，梦见掉了 一 颗牙。

炳 德 做梦掉牙——就是真掉牙能咋的?

大 嫂 俺掉的上牙，还淌血呢，疼死了。俺担心俺娘，她身 板儿不好……

炳 德 秋收大忙的，家里外头活儿有的是，你咋还…… 大 嫂 明儿一大早俺就回来。

〔六奶奶从屋里出来。

六奶奶 你就让她去嘛，家里有我跟玉秀呢。 大 嫂 小儿，走，跟娘上姥家去。

小 儿 上姥姥家喽!上姥姥家喽! 〔大嫂领小儿下。

〔广播里的队长声：“噗噗。社员们注意啦，把个人的 事儿都撂一撂，听我说个事儿…… ”

〔炳德向屋里奔去，又回来，扛起粮食进屋。

〔队长的广播声：“这个事儿呢，就是防盗问题。今天 又抓住了张炳仁，这个酒篓子，又偷地里的粮食换酒 喝，一共偷了三十八穗苞米，一个高粱头。不整治他

是不中了，队里定了，要罚他的工分，罚他的口粮 ……"

**六** **爷** 唉，败家的!(背起粪筐欲下) **六奶奶** 你还干啥去?该吃饭啦。

**六** **爷** 我再去捡一筐粪。(下) 〔炳德从屋里出来。

**炳** **德** 二弟这下可毁了。罚他口粮，他可吃啥呀?

**六奶奶** 偷了罚，罚了还得去偷，这可咋整啊?唉，造了孽啦。 沟里人都膈应他，连我见了人都脸红……我咋生了 这么个儿子?我前世干啥了?(进屋)

〔炳仁上，向院里探头探脑。 **炳** **仁** 哥，哥……

炳 德 炳仁。

**炳** **仁** 爹在家没? 炳 德 没 。

炳 仁 (放心了，嘻皮笑脸地进院)哥，嘿嘿……(从身后亮 出一个口袋)借俺一点儿粮呗，断顿儿啦 … …

炳 德 刚入秋你就借，啥时候是个头啊?

炳 仁 你总不能眼看你兄弟扎脖儿吧?哥!

炳 德 唉……(接过口袋，进屋) 炳 仁 多搔点儿!(唱起小曲)

“一出门看见一个牛下蛋， 一拐弯儿看见一匹马抱窝； 炕洞子里泥鳅吱哇哇叫，

哈巴狗下了个呀噘嘴骡 …… "

〔玉秀从屋里出来。 玉 秀 二哥。

炳 仁 妹子，二哥给你采了这么多山枣，给。(从兜里掏出

两把山枣，递过去)

玉 秀 (接过山枣)二哥，往后别喝酒了，看你都成啥样了? 炳 仁 唉，不喝酒，活着还有啥意思……

〔六奶奶从屋里出来，后跟着炳德，他拎着半口袋粮

食 。

炳 仁 娘 … …

**六奶奶** 我说你就不会学学好?

炳 仁 娘，俺咋的也没咋的呀，就是顺手拿地里一点儿粮 食。一秋打多少粮食啊，还在乎俺拿那么一点点儿



炳 德 (把粮食递给炳仁)给。

六奶奶 这粮食你再不能拿去换酒喝了。

炳 仁 哎，不换。(拎拎口袋)哥，就这么点儿，赶上喂家雀 儿了。

六奶奶 是我让的。你快走吧，要是让你爹碰见了，你一粒粮 食也拿不去。

炳 仁 嘿嘿，那就下回 …… (下) 玉 秀 我二哥也够可怜的了。

六奶奶 唉，我前世一准是做了孽啦，要不咋生下了这么个现 世报 ……

〔虎头背六爷急上。

虎 头 快、快……(放下六爷)

炳 德 爹 … … **玉** **秀** 爹 … …

**六奶奶** 老头子，你咋的啦?

虎 头(喘着粗气)那王八石上有块牛粪排子。老爷子爬上

去铲，还没等够着呢，这不，摔下来了。 **六奶奶** 哎哟，这是何苦哟……

〔虎头用袖头擦汗，玉秀递手绢给他。玉秀去照看六 爷，虎头收起了手绢。

六 爷 粪筐，俺的粪筐…… 虎 头 俺去给你取来。(下)

六 爷 哎，就便把那块牛粪排子铲下来。那牛粪排子好大

哟…… 〔 灯 暗 。

〔画外音：“就为了一块牛粪排子，爷爷的腿摔折了。 他瘫倒了好长时间，炕上尿、炕上拉。奶奶伺候他， 天天为他洗刷被褥…… "

〔 灯 亮 。

〔 小 屋 里 。

〔六爷围大被靠英子坐在炕上。六奶奶在擦炕，刷被 粪便弄脏的褥子，不时在身边的瓦盆里“投”抹布。

**六奶奶** 那块牛粪排子是金子?值得豁出命去?你不知道你 老了?腿脚不中了?

六 爷 捡了一辈子粪，俺还没见过那么大的牛粪排子呢

六奶奶 中啦，别提你那粪啦。等你好了，俺再也不让你捡粪 了!

六 爷 (从英子里抓一把苞米粒)没粪，你吃啥? 〔六奶奶端盆要去倒脏水。

六 爷 别糟践了，倒粪堆上!

**六奶奶** 粪早叫队上收去了。粪堆没了，别惦记你那粪堆了。 ( 下 )

六 爷 粪堆没了?粪堆没了?(手抓着英子里的苞米“哗

哗”响) 〔灯暗。

〔画外音：“后来，爷爷能下地了，能拄着棍子走动了。 日头好，他就坐在院门口的大青石上，望着山坡上的 牛羊和车道上的骡马，满脸的惆怅和焦虑 …… "

〔灯亮。

〔六爷拄着棍子，走到粪筐前，拎起来看看，又拿起粪 叉……

〔歌声传来：

“牛在前面走哇， 我在后面跟；

马在前边行啊， 我在后面寻。

庄稼汉子啥是宝哟?

牛粪马粪赛过黄金 … … " 〔小儿骑根树条跑出院外。

小 儿 冲啊!杀啊!

六 爷 小儿，有屎有尿家来拉!

〔小儿呼喊着跑下。

六 爷 唉，没粪，能打粮食吗?庄稼人，指啥呀…… 〔 灯 暗 。

〔画外音：“这辈子，爷爷不知捡了多少粪。粪压弯了 爷爷的脊梁，滋养了坡上的庄稼……那天早上，爷爷 上厕所，忽然倒在粪坑边，头就磕在粪缸前的石板上

” ....

〔 灯 亮 。

〔小院里。

〔炳德从屋里出来，大嫂紧跟出来。 大 嫂 哎、哎，小儿他爹……

炳 德 啥事儿呀? 大 嫂 你过来。

炳 德 俺要尿尿!

大 嫂 急个啥呀?听俺说完嘛。 炳 德 好，你快说、你快说。

大 嫂 昨晚儿，俺做了个梦……

炳 德 哎呀，又是你那梦!(欲走开)

大 嫂 (扯住炳德)这个梦可不吉利呀!俺梦见咱家的房梁 折了，房倒屋塌……

炳 德 俺要尿裤兜子啦!(进厕所) 大 嫂 哎，听人家说完哪……

〔厕所里传来炳德的惊叫：“哎呀!爹 …… ” 大 嫂 咋的啦?尿脖半儿拉啦?

〔炳德将六爷从厕所里拖出来。 大 嫂 哎呀!爹 … …

炳 德 爹，你醒醒，醒醒啊……

〔六奶奶、玉秀、小儿从屋里跑出。

六奶奶 老头子，你咋的啦?老头子，你倒是说说话呀…… 玉 秀 爹 … …

小 儿 爷爷 ……

炳 德 娘，爹死啦……

六奶奶 啊?(哭)老头子哎 …… 小 儿 奶奶，爷爷笑呢。

六奶奶 ……啊?老头子，你笑啥呀?

〔炳仁探头探脑地上，拎着一个空口袋。听到院里有

哭声，觉出异样，急进院。 **炳** **仁** 咋的啦?咋的啦?

六奶奶 哎，炳仁哪，你爹他死了呀，唉……(哭)

**炳** **仁** 死了?(上前去，小心地)爹，爹……(突然跳开)他动 弹了!

〔众人也一惊。

炳 德 爹，爹……(去推)爹都硬啦! 炳 仁 那……啊，是风吹他的衣裳。

六奶奶 (哭起来)唉，老头子，你走了，扔下一家人可咋办哪? 俺那天呀……

**炳** **仁** 娘，别哭了，死了就埋了吧……

**六奶奶** 你……你这个不孝顺的儿子!你爹死了，你也不哭 两声!

**炳** **仁** 爹 … …

**玉** **秀** 二哥，你就给爹磕个头吧。

〔炳仁看看六爷，转身走出院子，仰天长叹一声。看 见手中口袋，转身又回来。六爷突然抬起右手右脚，

吓得家人惊叫躲开。炳仁急逃下。 **炳** **德** 诈尸啦!

**六奶奶** 老头子，要走你就走吧，可别吓唬俺们 …… 〔六爷的手和脚落地。

〔一家人仍不敢上前。 小 儿 (害怕)娘……

**大** **嫂** 小儿，别怕，别怕 …… (紧紧地搂住小儿，哆嗦着)

〔队长的广播声：“噗噗。喂、喂，张炳德、张炳德，你 听见没?”

**炳** **德** 哎，听见啦!听见啦!

〔队长的广播声：“张炳德啊，你今天跟车去各家收

粪。咋整的?这个月的粪咋这么少?” **炳** **德** 娘，我……

**六奶奶** 咋的?你爹死了，你还想去干活儿呀?你有心没心? **炳** **德** 队长让的嘛 … …

**六奶奶** 把你爹发送了，你再去干活儿……老头子呀 …… (扑

向六爷，恸哭) 炳 德 爹呀 … …

〔一家人又都哭起来。 〔 灯 暗 。

〔一阵悲凉的唢呐声。

〔一束光打在粪筐和粪叉上。 〔歌声传来：

“天上的月亮圆了又缺了， 地上的花儿开了又谢了； 坡上的草绿了又黄了，

桌上的油灯亮了又灭了。

人活世上风一阵啊，

刮累了，该歇歇了…… "

〔画外音：“我爷爷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多么 简单的一生啊!我从没见爷爷笑过，我至今也没明 白，爷爷死的时候，为什么会满面笑容呢?也许，就 在他死前的一刹那，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呢?

满满的一筐粪吗?” 〔 灯 暗 。

**第** **三** **章**

〔画外音：“爷爷走了，我们家似乎没什么变化。一家 人还是那么忙忙碌碌，那么平淡无奇。不过，奶奶却 明显地消瘦了，苍老了，腿脚也不那么灵便了。我再 也不能跟奶奶满山走了，只好跟姑姑。姑姑虽然不 会讲‘古',可会唱歌，唱得那才好听呢。”

〔 灯 亮 。 〔 冬 天 。 〔 山 中 。

〔玉秀和小儿在打柴。

玉 秀 ( 唱)“这一条河啊，那一条河， 河上漂来一群鹅。

最好看的那就是我，

一声一声叫哥哥…… " 小 儿 姑姑，这雪里头有山枣!

玉 秀 (捡枣)这么小啊! 小 兒 这还小?

玉 秀 (望着鹰岭)小儿，鹰岭上的山枣一定又大又好。 小 儿 (也望去)哎呀，那么高，咋上去呀?

玉 秀 小儿，你长大了，能上鹰岭给姑姑采山枣吗?

小 儿 能!我采多多的，姑姑吃不了，就泡水喝。 **玉** **秀** 那你就快长大吧，长成大小伙子。

小 儿 (发现一只兔子)兔子!兔子!(追下) **玉** **秀** 小儿，别乱跑!

〔 虎 头 上 。 虎 头 玉秀!

玉 秀 虎头……干啥?

虎 头 看!(拿出一个手绢小包) 玉 秀 啥 ?

虎 头 山枣啊!你不是最喜欢山枣吗? 玉 秀 俺有!(亮出刚捡的山枣)

虎 头 你那是刚捡的。看俺的。(打开手绢)俺留了一冬 了，知道你把存的山枣都吃光了，俺才给你拿来。瞧 瞧，保存得多好!

玉 秀 (故意不屑地)哼，那么小!

虎 头 这还小?俺是挑最大的留的。

玉 秀 这还算大呀?鹰岭上的山枣才大呢。 虎 头鹰岭?(望去)

玉 秀 有人跟我说了，等今年秋天，他要上鹰岭给我采山 枣，又大又甜又新鲜!

虎 头 他是谁?

玉 秀 那你就管不着了。

〔虎头一把抓住玉秀的胳膊。

玉 秀 你干啥?哎呀，疼死了!快松开，松开!

虎 头(没松手，把手绢一抖，山枣散落)这手绢…… 玉 秀 啊，我的手绢!(抢)

虎头(把手绢收起)秋天，我上鹰岭!我给你采又大又甜

又新鲜的山枣! 玉 秀 你敢吗?

虎头你等着，秋天! 玉 秀 俺不信。

〔虎头猛地搂住玉秀，吻她。 玉 秀 别……叫人看见……

〔小儿上。 小 儿 干啥呢?

虎 头 (松开玉秀)等着吧，秋天!(下) 玉 秀 该死的虎头……

小 儿 虎头坏!虎头欺负你! 玉 秀 小儿，回家别瞎说。

小 儿 俺告诉奶奶，虎头咬你。

玉 秀 死小儿，你要是瞎说，姑姑就不跟你好了……好小

儿，听话，啊，刚才的事儿，不许跟旁人说。 小 儿 嗯，俺不说。

玉 秀 (望着鹰岭)秋天，秋天 …… 〔灯暗。

〔画外音：“姑姑可爱吃山枣了，还爱喝山枣泡的水。 一到秋天，好多小伙子都向我姑姑献殷勤，送来又圆 又大的山枣。甚至在大冬天里，也有人到雪棵子底 下去捡山枣，笑嘻嘻地送给姑姑。可姑姑偏偏不要， 总拿鹰岭上的山枣把他们顶回去。姑姑长得太好看 了，小伙子们干眼馋，鹰岭是那么好上的吗?姑姑等 待着秋天。可秋天太遥远了，现在刚刚开春儿 …… " 〔灯亮。

〔 灶 间 。

〔大嫂在烧火，拉着风匣。

〔炳德从里间出来，睡眼惺忪。

炳德(伸懒腰)啊 — — 真是春困秋乏呀，这觉总也睡不够



**大** **嫂** 都怪你!

**炳** **德** 怪我?我咋的啦?

**大** **嫂** 人家做梦，梦见小儿娶媳妇了，生了个大胖小子，可 招人稀罕了，还会叫奶奶呢!俺正要抱他，你一脚把 俺给蹬醒了。

炳 德 唉，你呀!小儿才多大，你就想当奶奶了，真是的!

〔玉秀从另一侧里间出来。 玉 秀 嫂子，俺来。(要烧火)

大 嫂 俺来吧。

**玉** **秀** 你快去答对小儿吧，他也该起来上学啦。

〔大嫂进里屋。玉秀烧火。

〔六奶奶从另一侧里间出来。

**玉** **秀** 娘，你夜里总叨咕啥呀?怪吓人的。

**六奶奶** 唉，你爹那死鬼总回来缠磨我，让我跟他去。 **炳** **德** 今晚，我给爹烧点儿纸。

六奶奶 他倒没提缺钱花。活着的时候，他也不好花钱。唉， 他是让我过去跟他做伴儿呀，他一个人在那边太憋 闷 。

〔队长的广播声：“噗噗。喂、喂，都起来了吧?张炳 德、张炳德!”

炳 德 哎，俺听着呢!

〔队长的广播声：“队里的两匹马趴蛋了，你吃完早饭

到公社兽医站去请大夫…… "

**炳** **德** 哎，知道啦!……牲口趴蛋了，地咋种啊?

**六奶奶** 唉，当初盖牲口棚那咱，我就跟队长说过，那地场原 来是土地庙，哪能盖牲口棚呢?整天让牲口踩土地

爷的脑瓜子，土地爷能干吗? **玉** **秀** 娘，你那是迷信。

**六奶奶** 迷信?这不，报应来了不是?病了俩大牲口，俩呀!

唉，报应啊…… 〔 灯 暗 。

〔画外音：“就在那天，我爹干了一件大事，是他一生

中最荣耀的事情…… " 〔 灯 亮 。

〔 牲口棚前 。

〔几个社员围着死牲口。

社员甲 哎呀，不中啦，没一点儿热乎气儿啦! 社员乙 哎，哎，这个也蹬腿儿啦。

社员丙 牲口是半拉家呀!这不踢蹬了吗?

〔队长急上。 队 长 咋样啦?

社员甲 队长，俩全死啦!

队长啊!(扑过去，束手无策)眼看要种地了，这可咋整啊 ……完啦，完啦!天塌了呀，天塌了呀!(哭)

社员乙 队长，队长……

队 长 这可咋整啊?完啦，毁啦!(哭喊着跑下) 社员丙 队长、队长，你别走哇……

社员乙 唉，生产队这下可没招儿治啦!

**社员丙** 这死牲口咋整? **社员甲** 剥了，分马肉!

**社员乙** 它们为咱种了一辈子地呀，唉…… 〔 炳 德 上 。

**社员甲** 炳德，来帮咱把这俩牲口抬出来。 **炳** **德** 俺还得上兽医站去呢。

**社员乙** 上兽医站干啥?

炳 德 队长一早在广播里说的，你没听见? **社员丙** 牲口都死啦，你还去兽医站干啥?

炳 德 死啦?(去看死牲口)这可咋整?这可咋整?(蹲在

*一旁)*

**社员甲** 来呀，搭把手，把牲口抬出来。 炳 德 这可咋整?这可咋整?

社员甲 咋整?你去告诉嫂子和面，今儿个吃马肉包子!

炳 德 去你的!人家心里没着没落的，你还有心闹嘻哈

……不中，俺还得上兽医站…… **社员乙** 你去干啥呀?让兽医来收马骨头?

**炳** **德** 队长让俺去的嘛! **社员乙** 这牲口不是死了吗?

**炳** **德** 那你说，俺今儿个干啥?俺能干呆着?你们给俺工 分儿?

〔几个社员面面相觑。

**炳** **德** 哼，真是的。有能耐你们在广播里给俺派派活儿!

队长让的嘛。(下) 〔 灯 暗 。

〔幕外音：“那天，我爹还真请来了好几个兽医。我爹

可露了脸了!” 〔灯亮。

〔还是牲口棚前。

〔有人喊：“分马肉啦— ”

〔社员甲在剥马肉，社员乙拿着秤。男男女女的社员 们拿盆拎筐地等着分马肉，其中有炳仁、大嫂。

**社员丙** 好长时间没见荤腥了，这回可得解解馋。 **大** **嫂** 一口人分多少?

**社员丙** 两头大牲口呢， 一 口人咋也能分上二三斤。

**炳** **仁** 我那份可以不要，谁拿酒换?谁换?一斤酒就中



**社员甲** 排队，排队。

**社员丙** 俺先来的，先给俺约 ……

〔炳德引几个穿白大褂的兽医上。 **兽医甲** (见状大惊)都停下!停下!

〔众社员愕然。

〔几个兽医上前去看死马，议论着。

〔众社员呆呆地看着。 **兽医甲** 去，把它埋了!

**社员甲** 咋的啦?埋了不可惜了啦? **社员丙** 就是嘛，这是肉哇!

〔众社员附和。

**兽医甲** 你 们 不 要 命 啦 ? 这 马 肉 不 能 吃 ! 这 两 匹 马 死 于 鼻

疽!知道不?鼻疽!再晚 一 步就他妈的闯大祸啦! (指炳德)是他救了你们!这马肉吃了，说不定死几 口子呢!

〔社员们更加愕然，望着炳德。

**炳** **仁** 死就死呗，早死早托生。

**兽** **医** **甲** (瞪炳仁 一 眼)谁愿死谁就吃!愣着啥呀?还不把它 埋 了 !

**社** **员** **甲** 来吧，搭把手，把它抬走吧。

〔几个社员去抬死马。

**兽** **医** **甲** (对一个兽医)老赵，你跟他们去，让他们深深地埋! **炳** **仁** 远远地抬，深深地埋，别让死马蹦出来 … … (下)

〔一兽医与抬死马的众人下。 〔社员们散去。

〔几个兽医开始在牲口棚里喷药。炳德呆呆地看着 他们。

**大** **嫂** 他爹，还愣着干啥?家去吧。

**兽** **医** **甲** (握炳德的手)同志，多亏你及时报告疫情，要不这一 带的牲口就危险了。谢谢你啦!

**炳** **德** (木然半天) … … 还是队长，人家的话，得听!

〔灯暗。

〔画外音：“队里死了两匹马，种地少了两付犁杖。眼 看过了大满，就要到芒种了，队长急红了眼 …… "

〔灯亮。

〔屋子里，油灯闪闪。

〔炳德靠着柱脚在抽烟。柱上挂着广播喇叭。大嫂 在 一 旁摇纺车纺线。

〔小儿跟玉秀进屋来。玉秀在纳鞋底儿。

小儿(喊叫着)“胖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

〔队长的广播声：“噗噗 …… ”

炳 德 (喝止小儿)消停点儿，广播来啦!

大 嫂 小儿，来，坐娘这儿。你爹要听队长分派活计啦。

〔队长的广播声：“哎，各家注意啦。队上的情况大家 都知道了，死了俩大牲口，犁杖出不齐，眼下有一多

半地没种上，急死人啦 …… ” 炳 德 唉，当队长的，也够糟心的啦!

〔队长的广播声：“咋整呢?只能是人拉犁啦!学大 寨嘛，人定胜天嘛!对不?”

炳 德 也只有这个招啦!

〔队长的广播声：“下边，我念一下人名，念到谁呢，谁 就去犁杖组，明天就上套!”

**玉** **秀** 上套?把人当牲口啦? **炳** **德** 你别吱声!

〔队长的广播声：“于广才、李贵发、张老黑、张大脑 袋、王玉堂，还有他儿子王立本儿、吴嗑巴 …… "

玉 秀 都是“四类”呀!

炳 德 听着，还差一个呢。

〔队长的广播声：“最后一个呢，就是张炳德。”

玉 秀 大哥，把你跟“四类”伙在一块堆儿了，拿你当啥了? 大 嫂 小儿他爹，咱可不能干哪!

炳 德 吵吵啥?老娘们儿家家的，瞎搅和个屁!人家队长 还不会安排呀?

〔队长的广播声：“我安排张炳德的意思呢，就是让他 当那啥—— 犁杖组的组长。张炳德呀，你可得带头 哇，听着没?”

**炳** **德** **哎** **!**

玉 秀 带啥头哇?这是捏软瓜呢!我去找队长，干啥呀?

熊人哪!(欲下)

炳 德 回来!不听队长的，听谁的?啊，都不去拉套，那地

咋种?来年你喝西北风啊? 〔灯暗。

〔人拉犁的剪影。 〔歌声传来：

“土里刨食的庄稼汉哟， 脸朝黄土背朝天。

汗珠子换来苗出土， 心里有 一个丰收年。 盼啊、盼啊、盼啊，

盼了今年盼来年。 庄稼不收年年种，

死命去干哟，死命去干 … … "

〔画外音：“抢在芒种前，队里到底把地种完了。就在 犁杖豁完最后一根垅的时候，爹吐了一 口血，重重地 摔倒在地头上。爹病了…… "

〔灯亮。

〔屋子里。

〔炳德躺在炕上，大嫂在给他喂药，旁边守着六奶奶 和玉秀 。

大 嫂 唉，这几天我就做梦啊，梦见长虫长脚，在屋里乱爬， 还冲我呲牙咧嘴的，归齐应在这儿啦!

六奶奶 你爹那死鬼昨晚又回来啦，跟我说，咱家有灾，让我 跟他去躲躲，我还骂了他。唉，那死鬼，说的还挺灵 的 。

玉 秀 啥呀?俺大哥这是累的!拉了十几天犁杖，啥好体 格受得了哇!

〔炳仁上，又拎着一条口袋。 **炳** **仁** 哥，咋样啦?

炳 德 没事儿，养两天就好啦。

**炳** **仁** 你是叫队长当猴儿耍啦!他看你实在，就让你去拉 犁杖，要你的命哪!那犊子……

〔队长拎着几包药上。

〔炳仁忙咽下话头，躲一旁。 **六奶奶** 队长，来啦?

**大** **嫂** (搬凳子)队长，坐。 队 长 炳德兄弟，咋样啦? 炳 德 没啥 …… (欲起身) 队 长 快躺下!快躺下!

玉 秀 队长，俺大哥这是活活累的，队上得管!

队 长 管!管!唉，兄弟呀，苦了你啦，你比那伙“四类”还 能干呢。你咋不悠着点儿呢?

炳 仁 我哥是那号人吗?这你也不是不知道。 炳 德 你不是让俺带头吗，俺咋能不带头呢。

队长 地种上了，你立了大功了，全队大人小孩都叨咕你的 好处呢。今年学“毛著”积极分子、批林批孔标兵，全 归你了。你还有啥要求?队上啥啥都依你。

炳 德 俺 … …

队 长 说吧说吧，敞开说。

炳 德 俺……(看着柱上吊着的广播喇叭)也让俺在喇叭里 说说话，中不?

队 长 (不解)唔 ……

炳 德 不中啊?

队 长 中!中中!

炳 德 (来了精神)真的?(起身) 队 长 嗯，真的。

炳 德 走，这就去。(欲下炕) 大 嫂 (去扶)他爹 ……

炳 德 (推开大嫂)不碍事。(下炕) 〔队长扶炳德下。

**六奶奶** 这是中了哪股子邪气啦!

大 嫂 他咋偏要在广播里说话?他要说啥呀?

玉 秀 我大哥这是咋的啦?他该管队长多要点工分儿!

炳 仁 不要工分儿也该要点粮食……嫂子，嘿嘿，我又断顿 了 …… (亮出口袋)

**六奶奶** 你呀，总拿粮食换酒喝，谁供得起呀! 炳 仁 嫂子 … …

〔大嫂接过口袋。

**六奶奶** 不给他!俺们还不够吃呢! 大 嫂 .给他一点儿吧。(下)

玉 秀 二哥，你别再换酒喝了。

炳 仁 不换不换，这回保证不换。 **六奶奶** 你有那个记性?

〔队长的广播声：“噗噗。社员们注意啦，今天，咱们 犁杖组的组长，学‘毛著'积极分子、批林批孔标兵张 炳德同志要跟大伙说说话，大伙都听着点儿。”

〔大嫂拎半口袋粮食上。

〔炳德的广播声：“嘿嘿，俺也能在广播里说话了 ….."

大 嫂 哎呀，真是小儿他爹的动静!

〔炳德的广播声：“俺也没啥说的。嘿嘿，这东西，大 老远就能听见，咋琢磨的呢?”

〔队长的广播声：“炳德兄弟，说吧，说吧。”

〔炳德的广播声：“那俺就说啦。噗噗 … … 说啥呢? 噗噗，小儿他娘，你把鸡窝门关好喽，听见没?”

大 嫂 哎，这就关，这就关!(下) 玉 秀 我的大哥呀!

六奶奶 (冲喇叭喊)炳德，你喊一声娘! 炳 仁 唉 … … (拎口袋，哼唱小调)

“有一个扛活的名叫二傻， 东家说啥他应啥。

东家说芝麻是西瓜，

他就说芝麻不是芝麻， 西瓜不是西瓜，

只有那芝麻才是西瓜 … … " 〔灯暗。

〔画外音：“我爹自打那次在广播里说过一 回话以后， 精神了许多，病也很快地好了。他还是天天听广播， 按喇叭里的安排去劳作、去思考明天。很快，秋天到 了。秋天，正是姑姑盼望的季节 … … ”

〔灯亮。 〔山中。

〔玉秀和小儿在采山枣。 小 儿 姑姑，这儿山枣多!

玉 秀 (捡山枣)唉，都这么小。小儿，鹰岭上的山枣能有这

三个大，信不?

〔小儿和玉秀向鹰岭望去。

玉 秀 小儿，等你长大了，如果喜欢一个姑娘，那姑娘有啥

要求，你都要答应，都要去办。 小 儿 为 啥 ?

玉 秀 为啥?因为你喜欢她嘛!(唱)

“走过坡来翻过岗，

我家就在小河旁。

你别看我关着门，

也别看我关着窗。

只要你心里有个我呀， 你就会长出金翅膀，

飞到山顶，飞到天上。 想着我的小伙子哟，

会给我摘下圆圆的月亮…… "

〔 虎 头 上 。 虎 头 玉秀!

玉 秀 你……干啥呀?

小 儿 不许你再咬我姑姑! 玉 秀 小儿 ……

虎 头 秋天来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秋天再说。 玉 秀 俺忘啦 ……

虎 头 你忘了?那好，我告诉你，今天我就上鹰岭，给你摘

又大又甜又新鲜的山枣!(欲下) 玉 秀 虎头……

虎 头 “想着你的小伙子，会给你摘下圆圆的月亮”。 玉 秀 别去了，虎头。

虎 头 我虎头说话算话，为了你，我啥都敢干! **玉** **秀** 虎头，有你这话就中了 ……

虎 头 你都等我快 一 年了，我 一 定要让你吃上鹰岭的山

枣!(下) 玉 秀 虎 头……

小 儿 姑姑，虎头叔真的会上鹰岭吗? 玉 秀 会的，他是个勇敢的小伙子。

小 儿 我也是勇敢的小伙子!(爬上一块石头)姑姑，你看， 虎头叔真上鹰岭去了。

玉 秀 虎头 … … (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虎头哥!(跑下) 小 儿 姑 姑 ! ( 跑 下 )

〔一阵锣声和炳仁的喊声传来。

〔队长和一社员押炳仁上。炳仁脖上又挂着苞米、手 拎着锣。

炳 仁 (边敲边喊)我叫张炳仁。我不是人，我是屡教不改 的贼，年年偷地里的粮食。乡亲们，小心我呀!我是 贼 ……

队 长 歇会儿，歇会儿!他娘的，都是你害的我们，走这么

远的路。(坐下)

〔那个社员也坐下了。

炳 仁 可不，累死人了……(欲坐下)

队长 你给我站着!娘的，你还想歇着?有人路过，你就 敲，就喊!

炳 仁 队长，我嗓子都哑了，腿也酸了 …… 队 长 该!谁让你偷粮食!

〔一阵驴铃铛响。 〔有人唱歌：

“山路弯弯驴铃铛响， 闺女回门来看娘。

筐里一块离娘肉， 肉离娘身还想娘。 嗯哎哟，依儿哟，

路长她怪她的郎…… "

〔炳仁望着远处。 队 长 看啥呢?

炳 仁 那——新媳妇儿回门……

队 长 你喊哪!你敲哇! 炳 仁 我 … …

队 长 噢，你怕叫那新媳妇儿听见哪?闹了归齐你也怕寒 确?给我喊!给我敲!

炳 仁 我是贼 …… 队 长 大点儿声!

炳 仁 (喊，敲)我是贼!我偷队里的粮食……

〔铁子跑上。

铁 子 队长、队长 … …

炳 仁 (又敲又喊)我叫张炳仁!我不是人 …… 铁 子 别他娘的敲啦喊啦，出人命啦!

队 长 咋的啦?

炳 仁(仍敲仍喊)我去年偷，今年偷，年年偷 ……

队长(对炳仁吼)你给我停下!(对铁子)说，咋的啦? 铁 子 虎头、虎头打鹰岭上摔下来啦!

队长他上鹰岭干啥?吃饱了撑的? 铁 子 他去采山枣 ……

炳 仁 山枣?他采山枣干啥?

队 长 没你的事!虎头他人呢?

铁 子 死啦!摔得跟血葫芦似的!

队 长 啊?这……唉，又少了一个壮劳力! 〔 灯 暗 。

〔画外音：“虎头死了，死得很惨。姑姑始终没能吃到 鹰岭上的山枣。虎头死去的那几天，姑站天天哭，哭 成了泪人。她后悔不该让虎头上鹰岭。可后悔又有 什么用呢?村里人开始议论我姑姑了 …… "

〔黑暗中，一束光照亮玉秀，她茫然地走着。

〔追光中现出几位老人，对玉秀指指点点。 **老人甲** 那是妖精，不是好货。

**老人乙** 唉，白有一副好长相，祸祸人哪…… **老人丙** 啧啧，看上去就是个狐狸精!

〔老人们消失。现出几个小伙子。 小伙甲 那货，谁敢要?

小伙乙 虎头真他娘的“彪”。

小伙丙 色胆大如天嘛!(一声口哨)

〔小伙子们隐去。现出几个姑娘。

**姑娘甲** 那个骚货来啦! **姑娘乙** 看她那样，浪的! **姑娘丙** 呸!不要脸!

〔姑娘们消失了。 〔玉秀捂脸哭泣。 〔灯渐亮。

〔六奶奶走过来。

**六奶奶** 唉，你呀……我前世没修好，生了个糟心的儿子，如

今又摊上了你这么个闺女，让人家戳脊梁骨……玉 秀哇，离开这儿吧，远远地离开吧!这沟里，你咋呆 呀……唉，我前世做了啥孽呀，生了你这么个狐媚人 的丫头，活拉把虎头给害死了。虎头，多好的小伙子 呀!你呀 ……

**玉** **秀** 娘啊，你别说啦……(哭)

**六奶奶** 我这就给你托媒人去。不管啥人家，你就嫁过去吧



〔 炳 仁 上 。

炳 仁 娘，不能就这么把玉秀嫁出去。玉秀是朵刚开的花 呀……

六奶奶 不嫁出去，她咋在这儿待?全村子谁不讲究她!她

不像你，她是个闺女家，她还要脸哪!(下)

炳 仁 妹子，玉秀……

玉 秀 二哥，俺错了吗?俺错了吗?

炳 仁 妹子，你……唉!(掏出酒瓶子，喝一口) 〔玉秀抢过酒瓶子，喝酒。

炳 仁 你不能喝!你不能喝呀，一沾酒，人就毁啦!

玉 秀 (呛得难受)……俺要嫁人，远远地嫁，离开这儿 … … (哭)

〔炳仁隐去了。

〔玉秀跑向山坡，对着鹰岭跪下了。 〔高高的鹰岭被夕阳抹红了山尖尖。

玉 秀 虎头哥，都是俺不好，俺害了你呀……你不要怪俺， 不要怪俺，你想找个好姑娘，俺也想找个能疼俺的小

伙呀……虎头哥，来世吧……(磕头) 〔 灯 暗 。

〔 灯 亮 。

〔一阵吉庆的唢呐声，由近而远。 〔炳仁、小儿跑上，跑上高坡。

小 儿 (喊)姑姑—

炳 仁 (喊)妹子 — —

〔山谷回声：“姑姑—-”“妹子—— ”



〔画外音：“姑姑就这样出门了，嫁到更远更远的山沟 去了。她再也没回来过。”

〔炳仁和小儿久久地望着远方。 〔鹰岭血红。

〔歌声传来：

"丫头丫头哎你心太高， 想得太高你够不着。

找个男人你就嫁了吧，

烧火做饭再生个胖小小 … … " 〔 灯 暗 。

**第** **四** **章**

〔画外音：“爷爷死了，姑姑远远地嫁人了，家里冷清 了许多。奶奶让叔叔搬回来住，我爹我娘也乐意让 他回来，可叔叔不干，他说自个儿过挺自在的。其 实，家里人是想拢拢他的心，好再找个女人，成个家。 男人咋能一辈子打光棍儿呢?据说，叔叔也真动过 心思 …… "

〔 灯亮 。 〔碾道。

〔大嫂在推碾子，快推完了。

〔秋兰背半袋高粱，拎簸箕上。

**秋** **兰** 嫂子，压面呢?

大 嫂 啊，你也压面哪，她婶儿? 秋 兰 不，俺压点儿高粱破子。

大 嫂 俺这就利索了。(忙收拾)

秋 兰 不忙，不忙……唉，看你们日子过得那么“入作”,俺 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儿，俺就想起俺那个死鬼 … …

大 嫂 唉，死了死了，想他他也回不来，何苦哇。多想想孩 子吧。

秋 兰 寡妇舍业的，真难啊!工分少，队上不给口粮，这还

是借的呢。不压破子，更不够吃啦! 大 嫂 慢慢就好了，等你孩子大了……

秋 兰 那得等到驴年马月哟!

大 嫂 熬吧，总会熬出头的……(收拾完，拎口袋，拿簸箕)

俺走了，她婶儿。(下)

〔秋兰将高梁铺在碾盘上。 〔队长上，路过碾道。

秋 兰 (犹豫了一下)哎，队长，俺那口粮……

队长啊，弟妹呀。(回来)你那口粮早晚会给你，急啥呀? 秋 兰 俺都断顿啦 … …

队长这不是有高梁嘛。

秋 兰 俺这是打孩子他舅家借的。 队 长 借啥呀?没吃的你找我呀!

秋 兰 你早就答应把口粮给俺，可到如今你也没 … … 队 长 不是已经给你五十斤了嘛。

秋 兰 五十斤够吃几天的?早没了。

队 长 慢慢来。一块儿给你，我怕社员有反映。欠口粮款 的又不是你一户，光给你，不是太显眼了吗?(凑近 秋兰)

秋 兰(躲开，抽泣)你占俺一次便宜，才给五十斤粮，你也 太……

队 长 一次五十，十次不就是五百……(又凑近她，动手动 脚 )

秋 兰 (躲)叫人看见!

队 长 ……今晚儿，给我留门。

秋 兰 不中!不中!俺小宝都七岁了，啥都懂了。 队 长 我晚点儿去，等你那小崽子睡了……

秋 兰 不中!

队长 明天，我叫保管给你约一 百斤苞米，咋样?

秋 兰 俺……俺担心你老婆知道了……

队 长 那个老娘们儿，你就当没她!晚上留门啊 …… (下) 〔秋兰哭泣。

〔远远传来炳仁唱的小调： “ 一呀一更里有月牙， 月牙刚出来，

怀抱着金莲等秀才。 哪里去吃酒?

哪里去打牌?

哪里去贪恋人家女裙钗 …… " 〔秋兰听着，若有所思。

〔炳仁唱咧咧地上。

炳 仁 ( 唱)“倒叫奴家闷在心怀，

一等也没来， 二等也没来。

桃花粉面落下泪来， 哭坏了女裙钗 …… ”

(从怀里掏出酒瓶子，周一口，又唱) 二呀二更里有月牙，

月牙往上发……”(走去)

秋 兰 (见他要离去，终于下了决心)炳仁兄弟 ……

炳 仁 啊，于嫂……(唱咧咧地欲下) 秋 兰 炳仁兄弟!

炳 仁 啊?于嫂，有事儿?

秋 兰 俺……俺腰疼，想请你帮帮俺 ……

炳 仁 中啊!(去推碾子)俺这闲烂肉也派上用场啦! 秋 兰 你帮俺，俺也得请你喝盅酒……

炳 仁 得啦!你寡妇舍业的，喝你的酒，黑了心哪! **秋** **兰** 俺是真心想请你喝酒呢。

**炳** **仁** 请俺干啥?俺一个二流子，谁不烦哪?算了吧! 〔碾子吱咀咀响。

秋 兰 ……俺当姑娘那咱，可爱看你演戏啦。你扮相俊，唱 得又好。哎，你忘了?俺俩一块儿演二人转《老俩口 学大寨》……(哼唱)

“大寨红旗迎风摆，

贫下中农干起来…… "

**炳** **仁** 唉，都过去喽……(腰里的酒瓶子落地)

秋兰(捡起酒瓶子)炳仁兄弟，往后，你不会不喝酒，好好

过日子?你要是往好了过，准不比旁人差。

炳 仁 唉，光棍儿一个，混吃等死吧。 〔碾子吱咀衄响。

**秋** **兰** 你就不想找个媳妇儿?

**炳** **仁** 上哪儿找哇，就我这德行。 **秋** **兰** 俺给你介绍一个中不?

**炳** **仁** 别逗我了! **秋** **兰** 真的!

〔碾子吱咀咀响。

**秋** **兰** (低头用茗帚往碾盘里收着粮食，跟着碾子转)那个

女的跟俺一样，也是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 **炳** **仁** 我怕人家挑我，一提准黄。拉倒吧!

秋 兰 不，她不挑你，她对你知根知底。只要你赶明儿个不 喝酒，好好过日子，她就乐意跟你过……

炳 仁 是谁呢?(停住了推碾子)

秋 兰 她……她寡妇一个人，净受欺负。她受够了，她要找 个信得着的男人……(伤心地侧过身去)

炳 仁 (明白了)于嫂 ……

秋 兰 人家有名呢，人家叫秋兰…… 炳 仁 秋兰 ……

秋 兰 今晚儿，你到俺家，一准去呀!俺请你喝酒 只能

喝这一回啦! 炳 仁 哎 !

秋 兰 快推碾子呀!

〔碾子吱咀衄响。 〔灯暗。

〔画外音：“那天晚上，叔叔真到于寡妇家去了。临去 前，他还跟我爹借了一身干净衣裳…… "

〔灯亮。

〔秋兰家门前。

〔炳仁上，犹豫着，几次想推门。 〔队长上，打着手电。

队 长 那是谁?(手电照向炳仁) 炳 仁 队长，是俺……

队 长 噢，酒篓子。你上这干啥来了? 炳 仁 俺 ……

队 长 又要偷东西? 炳 仁 不，不是……

〔六奶奶上。

队 长 (上下打量炳仁)哟，也像个人儿似的啦……噢，你他

娘的要占于寡妇的便宜? 炳 仁 不是，是她叫我……

队 长 你这个没脸没皮的贼!你啥都偷哇!明天，我游你

的街! 炳 仁 我……

六奶奶 队长啊，可别呀!俺求求你，这事儿可不能嚷嚷出去

呀!他倒没啥，可让于寡妇咋见人哪? 炳 仁 娘 … …

六奶奶 炳仁，你跟你哥借衣裳归齐是为了这事儿呀!夜进

寡妇门，你，你缺德呀!你呀…… 炳 仁 娘，不是。我跟她……

六奶奶 你喝酒，你偷粮食，可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呀!人 家要为她死去的丈夫守节呢!

队 长 六婶子，你领他走吧，这事儿就当我没看见。 炳 仁 我咋的啦?我咋的啦?

队 长 哈!你还想参翅儿?我这是给你面子!要不咱就斗 愣斗愣，看我不整出你的胰子来!

**炳** **仁** 你!

**六奶奶** 炳仁!走吧，走吧，走哇!你坑了一个桂花，还想坑 一个呀?

**炳** **仁** 我……这身衣裳我不还我哥了，我换酒喝!(下) **六奶奶** 队长，这事儿……

队 长 六婶子，你放心，这事儿，了啦! **六奶奶** 哎，这就好!这就好!(下)

〔队长四处看看。 〔秋兰从屋里出来。

**秋** **兰** 你 … …

队 长 嘿嘿，咱不是说好了吗? 秋 兰 你走，你走!(张望)

队 长 等谁呢?等酒篓子呢吧?(稍顿)咋不吱声啊? 秋 兰 (索性)就是等他!咋的?

队 长 熬不住啦?要跟那个二流子?你也太不值钱了，就 那货，你也干?世上的男人都死绝了?

秋 兰 俺乐意!俺不想让你再来缠磨俺!俺要有个男人!

俺要像模像样地过日子! 队长 嘿嘿，他让我打发走了!

秋 兰 啊?……张炳仁，你个囊囊臆!完蛋货!俺瞎了眼 哪 …

队 长 还是跟我吧!

秋 兰 明天给我口粮!

队 长 给，保证给……(搂过秋兰) 〔 灯 暗 。

〔画外音：“叔叔的又一次浪漫史，就这样结束了。他 照样喝酒，照样偷粮食被游街。我们家其他人也是 一样，我娘照样做她的梦，我爹照样听他的广播，我 奶奶照样叨咕她的那些神神叨叨的话。只是少了爷 爷背粪筐的身影，少了姑姑吃山枣的笑模样…… 日 子就这么过去了，我一天天长大了。在我十三岁那 年，奶奶病倒了，整天昏昏迷迷地躺在炕上…… ”

〔 灯 亮 。

〔小屋里。六奶奶躺在炕上，大嫂守在旁边。

六奶奶 (呓语) ……死鬼，你滚!你滚!俺不跟你去，你别老 来缠磨俺!死鬼呀!你走吧，走吧 ……

大 嫂 娘……娘 … …

〔六奶奶安静下来。

〔小儿放学回来。 小 儿 娘 。

**大** **嫂** 嘘，小点儿声!

**六奶奶** (呓语)死鬼，你咋又来啦?滚 …… **大** **嫂** 娘，爹走了，走了。

〔六奶奶又静下去。

小 儿 娘，你累了，俺烧火吧。

大 嫂 俺小儿真懂事儿。娘不要紧，娘就是这命，经磕打。 只要小儿赶明儿个出息了，娘累死也心甘情愿。娘 昨晚儿做了个梦，梦见你中了状元，骑着高头大马， 戴着乌纱帽，帽上还有两个花翅儿，红红的。

小 儿 娘，你都做三四回这样的梦了。 大 嫂 这梦吉利呀!

小 儿 娘，你放心，俺一定好好念书。 大 嫂 好，快去做作业吧。

〔小儿下。

〔炳德领马先生上。

**炳** **德** 马先生，这就是俺娘，病了好些天了，不见好。 马先生 好，我看看，我看看。(上前为六奶奶摸脉)

六奶奶 (呓语) ……死鬼，你又来啦?走吧，走吧，看在咱一

辈子的情分上，你别叫俺去，俺不去呀……

炳 德 娘，马先生给你瞧病来啦。 马先生 ……哦，我明白了。

炳 德 马先生，我娘她……

马先生 (念念有词)黑云四合无祥瑞，前世有罪今有罪，若想

一朝得平安，除非黄金入了柜。人生阳世，鬼游阴 间；人入阴而为鬼，鬼入阳而为祟。老太太的病，鬼 气缠身之故也。

炳 德 那咋整?

马先生 病入膏盲，不可救药。 炳 德 啥 ?

马先生 唉，难哪。

大 嫂 (端来水碗)马先生，你喝水。

炳 德 马先生，都说你是神医，求求你了。俺再给你二十斤 小米子。

马先生 嗯……得找一对儿三十年原配雌雄，就是 一 公 一母 两只兔子。取公兔心，母兔肝，瓦焙研碎，用五年前

霜雪水送服；再寻常青蒿一束，灸其太阳…… **炳** **德** 灸其 … …

**马先生** 就是熏她的太阳穴。这几味药弄不来，老太太的命 就难保了。

**炳** **德** 俺想法儿，俺想法儿。(对大嫂)去，再给马先生拿二 十斤小米子。

大 嫂 哎(下) 〔炳仁上。

炳 仁 (到炕边)娘 ……

炳 德 兄弟，马先生说了，娘还有救。让抓两只一块儿过了

三十年的公兔母兔，拿出公兔心、母兔肝…… 炳 仁 嗯?(向马先生)这是你说的?

马先生 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否则华佗再世也无力回天。

炳 仁 放你娘的狗臭屁!兔子活三十年?成精啦?再说 了，满山找兔子，你知道哪只是活了三十年的?啊?

**马先生**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更何况，孝可感天。你们没去 找，咋说找不着?

炳 德 马先生还说，用五年前的霜雪水……

**炳** **仁** 操!拿穷人开心咋的?五年前?今年的雪都化没 啦 !

**马先生** 惟其难，才治大病嘛。 **炳** **仁** 你告诉我，哪有?

炳 德 兄弟，你别跟马先生急歪。弄不着这些，弄把蒿子还

中 吧 。

炳 仁 啥蒿子? 炳 德 常青蒿。

**炳** **仁** 常青蒿?(向马先生)这也是你开的方子? **马先生** 是呀。

**炳** **仁** 你吃错药啦?蒿子还有常青的? **马先生** 我说过的，这药是难配嘛。

〔大嫂拎小米袋子上。

**大** **嫂** 咱家就这点儿小米子了。

**马先生** 我就不客气啦。(欲接小米袋子) **炳** **仁** 你放下!哥，你叫这老犊子骗啦! **马先生** 老弟，你咋出口不逊呢?

炳 仁 去你妈的吧!你这老绝户!当我不知道你那两把刷 子?你有能耐，你那俩儿子咋年轻轻就死啦?如今 没人养活你，你就四处蒙人!

马先生 我是他请来的。我出方子，信不信由他，你凭啥恶语 伤人?

**炳** **仁** 我伤人?(从怀里掏出酒瓶子)我他妈的还“消”你 呢!(举起酒瓶子)

马先生 哎，肝火大伤身…… 〔炳德与大嫂拦炳仁。 〔马先生欲拎小米袋。

炳 仁 你敢拿!妈拉巴子的，骗病人，黑了心哪! 〔马先生没敢拎 ·米袋，逃下。

炳 德 他真唬人?

**炳** **仁** 那咋的。西沟赵寡妇肚里长个瘤子，他硬说是怀孕， 害得赵寡妇投了河!

炳 德 也是呢，那公兔子母兔子是没法去淘弄…… 炳 仁 这些小米子给我吧。(去拎米袋)

炳 德 我操他马先生，我还白给他三十斤黄豆呢!

炳 仁 哎呀你呀，你也太好熊了!这小米子我不要了，我去

找他姓马的! 炳 德 你去干啥?

炳 仁 我去把黄豆要回来! 炳 德 算啦，算啦。

炳 仁 不中!不能便宜了那老犊子!我要回来算我的，我 正愁没东西换酒喝呢!(下)

六奶奶 (呓语)死鬼，你咋又来啦?俺说了，俺不去，俺不去

呀…… 炳 德 娘 … … 大 嫂 娘 … …

〔队长的广播声：“噗噗。哎，各家各户注意啦。上边 来人了，要开社员大会，一家来一个主事的，谁不来 也不中，不来就扣工分…… "

**炳** **德** 我得去队部开会了 …… 〔灯暗。

〔画外音：“那天的社员会，是我们山沟里的一件大 事。上边来人传达文件，说是要落实什么‘责任制'。 很快，土地就承包给各家各户了，乡亲们都说是‘分 地’,就像老辈人说土改时一样。那以后，广播喇叭 也不响了 …… "

〔 灯 亮 。

〔 院 子 里 。

〔大嫂在喂猪。

大 嫂 (唤猪)喽……喽喽 … … 〔炳德从屋里出来。

炳 德 广播喇叭也不叫唤了，这心里总像缺点儿啥。 大 嫂 人家都开始种地了，你也该张罗张罗啦!

炳 德 种啥呀?

大 嫂 你是当家的，你咋还问俺?家里的活儿够俺忙活了，

炕上还有个病人，外头的事俺不管。(进屋)

炳 德 唉，真是的，种啥呢?种啥呢? 〔队长打犁杖上，从院外路过。

炳 德 哎，队长啊，队长……

队 长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是队长了，往后，啥事儿 也别找我!

炳 德 那，那广播也不响了，种啥呀? 队 长 啥种啥?

炳 德 地呀!地里种啥呀? 队 长 你愿种啥就种啥呗! 炳 德 我愿?那中吗?

队 长 中中。如今乱了套了，胡整去吧!

〔炳仁上，见队长，故意挺胸昂头挡住队长的去路。 队长欲躲开他。

炳 仁 (拨开犁杖)哎，别挂着我! 队 长 你 … …

炳 仁 咋的?还想跟我扬棒?小心点儿吧，今年大秋，我就 偷你家地里的粮食!

炳 德 炳仁，你这是干啥? 〔队长欲下。

炳 德 队长，你这是去种啥呀? 队 长 我种谷子!(下)

炳 德 对，我也种谷子，种谷子……

炳 仁 哥，你跟他学啥呀?如今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啦! (唱起来)

“我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我是那皇上的二大爷八面威风。

谁个敢来把我碰一碰，

我就让他爹生疮、娘生疗，

生了个小孩儿屁眼儿没窟窿 ….."

(唱咧咧地下)

〔炳德点着烟袋，深思着。 〔大嫂急忙从屋里出来。

大 嫂 哎，娘又喊上啦，你快来看看! 〔 灯 暗 。

〔画外音：“奶奶的病一天比一天大发了。爹着急，娘 也着急，可又没有办法。突然一天，奶奶竟然自己坐

了起来，人也变得精神了 …… ” 〔灯亮。

〔小屋里。

〔六奶奶从炕上坐起来。

〔炳德、大嫂、小儿围上去。 大 嫂 娘啊，你可醒过来啦!

炳 德 娘，你总算好了。唉，这些天，可把俺们急坏啦! 小 儿 奶奶!

六奶奶 哦，小儿!你爷爷先头还问我呢：小儿咋样啦?我

说：小儿长高了，可招人稀罕啦!他又说：得让小儿 去捡粪，别瞎了庄稼 ……

大 嫂 娘，你真的总看见俺爹?

六 奶 奶 总看见，总看见。你爹那死鬼，也不去托生，总操着 我，也让我去。唉，真没法子，去就去吧。

**大** **嫂** 娘，你说的啥呀?咱不去。

**六奶奶** 俺是该去了。总让你爹缠着也不是个事儿。俺今儿 个就去。

炳 德 娘，你现在好好的……

**六奶奶** 唉，俺知道，俺挺不过今天啦。去，把俺那身装老衣

裳拿来。 大 嫂 娘 … …

六奶奶 快去拿嘛!省得你们给我穿，怪费事的……去拿呀， 不是早准备好了吗?(竟能下炕了，像没病一样) … … 那俺自己去拿。

炳 德 娘，你别……(对大嫂)你去拿吧。 〔大嫂下。

六 奶 奶 (对炳德)你去，把炳仁找来。

炳 德 哎。(下)

六奶奶 小儿，来，叫奶奶稀罕稀罕……

小 儿 (害怕)奶奶 …… (走到六奶奶身边) 六奶奶 (搂住小儿)小儿，奶奶走了，你想不? 小 儿 想……(被搂得太紧，挣脱开)

六奶奶 奶奶要走了，再也不能稀罕你了。来，小儿，叫奶奶 亲亲……(向小儿走去)

〔大嫂拿装老衣裳上。小儿躲到大嫂身后。 大 嫂 娘 … … (递衣裳)

六奶奶 (抖开衣裳)唉，临了临了，还穿了身新衣裳……(自 己穿)

〔小儿胆怯地靠着大嫂，大嫂也胆怯地搂着小儿。

〔六奶奶穿好了装老衣裳，黑黑的，又宽大又呆板，怪 疹人的。

**六奶奶** 还挺合身的呢。小儿，来，让奶奶搂搂你……(向小 儿走去)

小 儿 奶奶，别……(躲到大嫂身后)

大 嫂 娘，小儿胆小……(自己也害怕)

六奶奶 小儿，奶奶要去找你爷爷了，再也看不着你了，叫奶

奶稀罕稀罕吧……(仍向小儿走去) 小 儿 奶奶 …… (转身跑下)

六奶奶 这孩子……老大家里的，你来……

大 嫂 (害怕)娘，你没事儿吧?俺该烧火了。俺给你擀面 条，长寿面……

六奶奶 唉，连你也怕俺了……要不俺咋不乐意跟你爹那死 鬼去呢，一去，跟你们就生分了……老大家里的，咱 们娘俩婆媳一回，处得也怪好的，这个就给你吧……

(褪下腕上的银镯子)给，拿去吧，好赖是个念想儿 ……拿着哇!

大 嫂 娘 … … (接过镯子)

〔炳德、炳仁上。 炳 仁 娘 。

六奶奶 老二呀，娘要走了，去找你那个死爹。唉，你爹到如 今还不认你。那个倔巴头哟，十条忙子也拽不回来。 娘去跟他说说，让他认了你。

炳 仁 认不认能咋的。(掏出酒瓶子，喝)

六奶奶 你也别怪你爹，谁让你干那缺德事儿呢!还在佛磬

石下边，佛爷能不怪罪吗?我替你烧了多少香啊! 炳 仁 还说那些干啥?桂花早死啦!(喝一口酒)

**六奶奶** 桂花……她不能去托生，她心里有你。我这次去，说 不定能遇见桂花，要是遇见了，我就认她做儿媳妇儿



**炳** **仁** 娘……(哭，忍住，喝酒)

**六奶奶** 娘知道你心里难受……你总喝酒，喝就喝吧。男人 心里不好过，不靠酒，靠啥呀?我这还有口柜，还有

这被褥啥的，你都拿去吧，拿去换酒喝吧。 炳 仁 娘 …… (哭出声来)

六奶奶 玉秀呢?玉秀哇，自打你出门以后，咋不回来看看娘

呢?你这丫头哇 …… 炳 仁 娘 … …

六奶奶 好啦，好啦，没啥事啦，俺该走啦。俺去跟你们那死 爹说，你们都挺好的，就别回来啦……唉，小儿也不 让我亲亲……

炳 德 (喊)小儿!小儿!这个小崽子 ……

六奶奶 算啦。告诉小儿，上坟时去哭几声，叫几声奶奶，奶 奶能听着……(凄然而留恋地环顾)唉，住了一辈子 了，怪舍不得的呢……(自己上炕躺下)死鬼，别叫 了，俺这不是来了嘛 … … 唉，你这死鬼哟 … … 唉 … … ( 死 去 )

炳 德 娘，娘……(跪倒)娘 … … 炳 仁 (跪倒)娘 … …

大 嫂 (跪倒)娘 … … 〔灯暗。

〔烧纸的光亮，纸灰如冥钱飘零。 〔一个女人在哭，如诉如歌：

“她六婶儿呀，她六娘， 她三姨呀，她三姑，

阎王爷瞎眼珠，

世上恶人坏人有的是， 为啥让你走上黄泉路? 你受了 一 辈子苦哇，

你没享过一天福…… "

〔画外音：“奶奶就这样走了，走向了她一生都认为存

在的另一个世界。其实，那就是一座坟。”

〔灯亮。

〔坟丘边。

〔炳仁喝着酒。

炳 仁 娘，俺喝着你的酒啦，你给俺的那口柜俺卖了 … … 你 看着桂花，就让她快去托生吧，给咱家当媳妇儿，没 劲、没劲 ……

〔 小 儿 上 。

小 儿二叔，俺爹让你回去。

炳 仁 回去?嘿嘿，回哪儿去?人哪，早早晚晚都得上这儿 来!(喝酒)

小 儿 二叔，你咋总喝酒呢?酒多辣呀!

炳 仁 辣?这不是辣，这是苦和甜兑的，活着苦，梦着甜



小 儿 那你也总做梦吗?像俺娘一样?

炳 仁 你娘那哪是梦啊，那是活着……小儿啊，别问啦，长 大你就知道了 ……

(唱)“啥是好哟，啥是坏? 啥是福哟，啥是灾?

啥是梦哟，啥是醒?

啥是犯混哟，啥是耍乖? 长大你就知道了，

满脸的褶子说得明白。 啥是恨哟，啥是爱?

啥是奸哟，啥是呆? 啥是生哟，啥是死?

啥是欢乐哟，啥是悲哀? 长大你就知道了，

满脸的褶子说得明白 …… " (向黑暗中走去)

〔 灯 暗 。

〔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狂风大作，树影摇曳。

〔画外音：“我果真长大了。我考上了高中，考上了师

范大学。临告别家乡的那天，我终于登上了鹰岭。 姑姑，鹰岭上并没有你渴望得到的山枣啊……我站 在鹰岭上，望着那下这片辽阔雄浑的山海，啊，这就 是生我养我的家乡 …… ”

〔 追 光 。

〔六爷出现，背着粪筐。

**六** **爷** 庄稼人，不指粪，指啥呀……

〔六奶奶出现；拿着簸箕。 六奶奶 死后，人变成鬼哟……

〔炳德出现，靠着挂着广播喇叭的柱子。 炳 德 别吵吵了，广播来啦 ……

〔大嫂出现，摇着纺车。

大 嫂 俺昨晚儿，又做了一个梦 …… 〔炳仁出现，喝着酒，唱小曲。

炳 仁 (唱)“喝一杯呀又一杯， 喝得昏天地黑，

看咱醉不醉 …… "

〔玉秀出现，捡一粒山枣。  玉 秀 鹰岭上的山枣又大又甜又新鲜 ……

〔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那片凝重深沉的大山。

〔出现小儿长大后的身影。他踏上山路。

〔画外音：“我家住在大山里。我是大山的儿子。我 身上流淌着祖辈和父辈们的血。我终于走出了大 山。我看到了山外的世界。可我还是回来了，回到 了生我养我的大山里。我看见又一群山里的孩子长 大了，他们成了我的学生。站在他们面前，我感到一 种责任，也感到一种神圣。他们不会像我的祖辈和

父辈们那样生活了，不会了。因为大山已经告别了 昨天，正向明天走去 …… ”

〔 歌 声 传 来 ：

“ 一座座山来一道道岔，

一块块石头下钻出一朵朵花； 一阵阵山风送来一支支歌，

一条条石板路连着那一家又一呀家 … … " 〔 灯 暗 。

**——剧** **终**